



古代文苑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巴蜀书社

译注 何志冰
审校 何志冰

新序
说苑选译



77834 Z12
163

古代文学史话
——译丛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新序

说苑选译

译注
曹亦冰

审校
倪其心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成都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图：梅定开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新序说苑选译

曹亦冰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3.125

字数18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12 22/26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_的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新序》、《说苑》是西汉刘向编撰的两部历史故事集。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是汉朝宗室,楚元王刘交的第四代孙,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刘向20岁时,以通达能文入选,献赋数篇,擢谏大夫。后因献神仙方术之书,试验不灵,以欺君罪入狱,由于其兄援救,幸免于死。元帝时,擢宗正。他敢于进谏,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专权误国,因而遭受弘恭、石显等人迫害,两次下狱,免官多年。成帝时,改名为向,任光禄大夫,官终中垒校尉,故后世称其为“刘光禄”、“刘中

垒”。成帝河平中，他受诏领校中秘书，负责校勘整理皇家所藏先秦古籍及汉朝以来的图书，编定篇目次第，并撰写“叙录”，后又将所有“叙录”汇集成《别录》一书。是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目录学和校雠学的专著。《别录》全书已佚，今存清人辑本。他的其它著作，今存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新序》、《说苑》、《列女传》等，另有《五经通义》及辞赋三十三篇，亦大多亡佚。

《新序》、《说苑》是刘向领校中秘书时编撰的两部分类历史故事集。据刘向《叙录》说，他在校勘中秘书、自己所藏以及民间所传《说苑杂事》时，删除其中与《新序》重复的篇章，再予编辑，“别集以为百家后，今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又据《郡斋读书志》载，《新序》成书于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说苑》成书于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大概可知这两部书原存旧编，刘向重加整理编撰，有所补充，先成《新序》三十篇，后成《新苑》二十篇，其内容是百家传记所载各种言行事迹；其目的大致是“以助观览”（《汉书·刘向传》）、“欲以为法戒”（曾巩《说苑序》），所以其体例是以内容分类编次。但今存两书，都已散佚。《新序》仅存十卷即十篇。《说苑》

则经北宋曾巩搜集，又得高丽足本，大体恢复二十卷即二十篇原貌。

总体地说，《新序》、《说苑》原是两部供帝王阅览的政治历史故事的类书。它们从记载虞舜夏禹到秦汉史传的各种古籍中选择了可供参资的言论事迹，写作短文，编为故事，“以类相从”，撰次成书。这一特点，从《说苑》和《新序》类目便可见出。《说苑》二十卷，共二十类，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新序》类目是：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崇文总目》指出，两书所载，“春秋事尤多，汉事不过数条”。今存《说苑》共八百四十五章，秦事仅二章，汉事仅十章；《新序》共一百八十三章，秦汉事不过十五章。可见两书主要提供先秦政治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事例。因此，今天看来，两书既具有文献价值，又具有文学价值。

《新序》、《说苑》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史料的保存，即提供了许多可供整理先秦古籍时使用的历史材料。两书所采史事，见于今存先秦两汉著作的，约三十种。其中，多见于《左传》、《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

· 外传》、《史记》以及《孔子家语》；至如《尚书》、《论语》、《公羊传》、《国语》、《战国策》、《大戴礼记》、《礼记》、《易经》、《管子》、《文子》、《谷梁传》、《孟子》、《庄子》、《商君书》、《吴子》、《春秋繁露》、《列子》等书，也间有可见。以两书与上述各书所载同一事例参校，有同有异。其出入之间，或可用作事证，或可用来校勘。而最有文献价值的是两书保存了若干佚失文献和先秦诸子佚说。例如道家《伊尹》、小说家《尹子说》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久已亡佚。但《说苑》在《君道》、《臣术》二篇中载有伊尹论政四则，很可能就是《伊尹》的佚文。又如《说苑·建本》中载有“魏文侯问元年于吴子”，或即所谓吴起传《春秋》之说；《政理》中载有“成王问政于尹逸”，或即史载墨家尹佚之佚说。象这样的例子，在《说苑》、《新序》中还是不少的。

《新序》、《说苑》虽然不是虚构的创作，但由于刘向编撰的主要目的是劝诫，因此不仅特别注重思想内容、不甚注意史实考核，而且颇有改编之处，时有评论之语。不少篇章，谋篇修辞也相当讲究，常常采取寓言手法，有的篇章略有魏晋小说意味，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较之先秦诸子载籍，两书在故事的编撰和材料的取舍上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与他书相较，对于凡是符合儒家思想观点及道德标准的材料，一般不多改动。如《新序·节士》中的“齐大饥”章，略同于《礼记·檀弓下》“嗟来之食”的故事。《说苑·君道》中的“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章，近似于《吕氏春秋·重言》中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再如《说苑·臣术》的“晏子侍于景公”、“齐侯问于晏子”、“晏子朝”、“景公饮酒”等，与《晏子春秋》“杂”、“问”、“内篇”等基本相同。

二是有些篇章虽与他书所载略同，但往往在史实的叙述中加入评论，以突出其主题思想。如《新序·杂事》“楚王问群臣”章，略同《战国策·楚策》“狐假虎威”的寓言；而篇末加评语：“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说明臣威君予的道理。《说苑·建本》“宁越”章，略同《吕氏春秋·博志》中的宁越成材的故事。篇末说：“夫走者之速也，而过二里止，步者之蹉（迟）也，而百里不止。今宁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说明工夫不负有心人的观点。

三是有的故事内容散见于他书，而两书的作者则加以收集编排，所以更显得完整。如《新序·节士》“曹公子喜时”章，在《左传》则分载于成公十

年、十三年、十六年三处。又如《说苑·政理》中的“鲁国之法”章，故事情节则散见于《孔子家语·致思》和《淮南子·道应训》等篇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以外，《说苑》、《新序》二书中有的篇章则是刘向自己根据史料撰写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当与作者的编撰思想有关。

《新序》、《说苑》的编撰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大致是以儒家仁政为主，而杂以王霸大略。这与成书于汉成帝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刘向身为汉室宗亲，楚王后裔，深切关怀汉王朝命运。他生当汉武帝鼎盛之后，经历汉宣帝中兴之时，目睹汉王朝国势衰颓的趋势，目睹上层统治集团的奢侈腐朽，痛感政治腐败，兼并剧烈。对于社会矛盾的尖锐，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意图借助先秦至汉世的历史故事，提供政治兴亡的历史镜鉴，以期讽君劝臣，达到整顿朝政、匡救时弊的目的。两书按类设目，就是要通过所列各类故事，告诉帝王将相及士大夫们应当怎样为君作臣当士民，应当怎样振兴汉帝国，应当怎样治理百姓、处理邦交等等。正由于刘向的选择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因此两书所选史事，反映了封建社会政治的若干侧面，揭露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的某些愿望情

绪。纵观两书，可以发现《说苑》、《新序》在思想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民本思想。《新序·杂事》“哀公问孔子”章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对君主与百姓之间关系作这样的阐述，正是战国以来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申。《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章，借管仲之口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认为统治者对百姓要宽厚仁爱，布德施惠。《新序·杂事》“梁尝有疑狱”章，写梁国有一件疑难官司，梁王拿不定主意，请教陶朱公，受到启发，认识到对可定可不定的罪案，可以一律免罪；凡可奖可不奖的赏赐，应当一概奖赏。刘向对此深为感慨：“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缙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他觉得统治者对百姓应象春风那样温暖人心，象雨露那样滋润人心。这都表明他对民本思想是极为看重的。

二，轻徭薄赋。《新序·杂事》“赵文子问于叔向”章，记载叔向对晋国六家的中行氏一家最先灭亡的论断：“中行氏之为政也，以苛为察，以欺

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斲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明确指出苛政重敛必亡。《说苑·权谋》“楚庄王欲伐陈”章，记叙了庄王对于能否攻打陈国的形势分析：陈国可以攻打，是因为陈国虽是个小国，却蓄积很多。而蓄积多，则赋税必定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必定怨恨。至于陈国的城郭高大，沟壑很深，只能证明百姓势必疲惫不堪。果然，楚国很快取下陈国。作者借这个故事，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即赋税的轻重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存亡。所以，要国家富强，必须轻徭薄赋，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三，禁欲戒奢。刘向为了使这个问题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在《新序》书中特撰一卷，名为《刺奢》。而在《说苑》中，除卷二十《反质》专门谈戒奢外，卷一《君道》、卷二《臣术》、卷四《立节》、卷五《贵德》、卷七《政理》、卷八《尊贤》、卷九《正谏》、卷十《敬慎》、卷十三《权谋》、卷十四《至公》、卷十七《杂言》，都有许多篇章倡谈戒奢。二书中列举了大量正反事例，说明统治者奢侈腐化，势必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指出“赋敛厚则民怨谤诅”，统治者就会随着人民怨恨情绪的增长而损身亡国。《说苑·反质》“晋平公为驰逐之车”章，讲平公制造一辆供追逐游玩的

华丽车子，“立之于殿下，令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一顾”。平公大怒。田差却回答说：“臣闻说天子者以天下，说诸侯者以国，说大夫者以官，说士者以事，说农夫者以食，说妇姑者以织。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是以不敢顾也。”尖锐指出奢侈必然亡国。至于两书用了不少篇章来颂扬晏子等人崇俭爱民，其目的也无外乎是用古人的高尚品德来劝诫统治者禁欲戒奢。

四，辨别贤佞忠奸。《说苑·臣术》一卷，是专门倡导做臣子的正道。为了让皇帝分辨忠奸真伪，刘向提出“人臣有六正六邪”的区别，指出“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说苑·正谏》“景公饮酒”章，记述景公夜间到三个大臣家去追求同饮共乐，结果分别被文臣晏子、武将司马穰苴严正而又委婉地拒绝。最后，景公受到宠幸梁丘据的歌颂欢迎，后者对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刘向借此在篇末评论说：“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感慨齐景公并不英明。然而辨认贤佞，并不容易。《新序·杂事》“楚共王有病”章和《说苑·君道》“楚文王有疾”章，记载的事例性质都相同，都是引述了楚国君主在用人上的悔悟：“筦饶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

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这种进贤能退谗佞、有过而改之的作法，正是刘向所倡导的。

五，尊贤礼士。《说苑·尊贤》“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章，明确指出：“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也，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新序·杂事》“燕易王时国大乱”章，具体而生动地叙述了燕昭王师事郭隗、广招贤才的故事：“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乐毅之策，得贤之功也。”这样的评论和记叙，从古代“人君”的角度阐明了“尊贤礼士”的重要。作者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能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六，强调劝谏。在《说苑》中，刘向撰有《正谏》一卷，并在“《易》曰”章归纳了五种劝谏方法：正谏、降谏、忠谏、戇谏、讽谏，旨在强调劝谏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新序·杂事》“昔者周舍事赵简子”章为例。在这一章中，刘向生动记述了赵简子的谗臣周舍死后，朝廷议事，赵简子每逢听到大夫们一片唯唯诺诺的应命之声时，心中非常难过。他感叹地说：“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王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过也。故人君不闻其非及闻而不改者亡，吾国其几于亡矣！”刘向借赵简子对周舍的表彰，强调劝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无疑也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此外，《新序》、《说苑》在思想和道德的修养上，在外交和战争上，在礼仪和音乐上，还保存了许多含有丰富政治经验与生活经验的典故和名言。今天看来，这些典故名言，仍然是不乏教益的见解。当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新序》、《说苑》中也有不少消极的东西。例如，“多口多败”、“多事多患”、富贵有命、灾异灵变的封建迷信观念等等。这些东西，是今天的读者阅读二书时需要加以注意和批判的。

《新序》、《说苑》大多借助历史故事阐述思想观点，读来生动具体，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一般说来，二书在艺术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采取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来阐发主题思想。如《说苑·正谏》“孟尝君将西入秦”章，客人借木梗之患的寓言故事，阐发了不能西入秦国的道理，折服了刚愎自用的孟尝君。又如《新序·杂事》“楚王问群臣”章，借“狐假虎威”的寓言故事，阐发了“北方畏昭奚恤”的缘由：“北方非畏

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借助寓言阐发思想，具有深入浅出、入情入理的功效。这样不仅可以使文辞简炼，而且还增强了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是多用贴切生动的比喻表达思想。如《新序·杂事》“魏文侯出游”章以路人因爱其毛、“反裘而负刍”为喻，说明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应该适度，不能为满足一时增加“钱布”收入的奢望就横征暴敛。否则，百姓将会骚动不安，统治者的宝座也不能坐稳。两书所用比喻，有明喻，如《新序·杂事》“昔者周舍事赵简子”章，以“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为喻，说明“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新序·杂事》“楚威王问于宋玉”章，以“曲高和寡”为喻，说明宋玉“瑰意奇行”不被“世俗之民”理解。《说苑·建本》“晋平公问于师旷”章，以“炳烛之明”，比喻“老而好学”。有暗喻，如《说苑·政理》“齐桓公出猎”章，用愚公舍驹的荒唐故事作比，暗喻齐国“狱讼之不正”。又如《说苑·政理》“宓子贱为单父宰”章，用“钓道”作比，暗喻“治民之术”。有的步步设比，如《新序·杂事》“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章，最初用“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为喻，说明庸俗之辈不应掺杂在贤才中；进而用“方内而圆缸”作比，以

喻宰相应谨守门内，不能留宿宾客；最后用“三人共牧一羊”作比，以喻国家应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有的整体为比，言此意彼。如《新序·杂事》“扁鹊见齐桓侯”章，从头至尾皆写神医扁鹊三番五次想给齐桓侯治病的事情，可是由于齐桓侯讳疾忌医，屡次拒绝，结果病入骨髓而死。此章用“讳疾忌医”为喻，说明作为一个君主应该“从谏如流”，及时改正过错，否则，会导致灭亡。又如《说苑·谈丛》“梟逢鸠”章，通篇是鸠与梟的对话，是个寓言故事，以梟因声恶而东徙为喻，说明要想得到生存，必须克服自己固有的缺点，以适应环境。

三是注意通过对话或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精彩而简短的对话是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法。如《新序·杂事》“晋大夫祁奚老”章，“晋君问曰：‘孰可使嗣？’祁奚对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仇耶？’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后来晋君又问祁奚说：“‘孰可以为国尉？’祁奚对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两段短短的对话，使祁奚“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的贤臣性格跃然纸上。又如《说苑·贵德》“武王克殷”章：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土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

这段对话，展现出君臣四人不同的性格：周武王的处事审慎，姜太公的爱憎分明，邵公的果断爽快，周公的宽厚仁慈。作者刻画人物的思想性格，除了使用描写对话的方式外，还注意用描写人物的举止和服用的方式来表现。如《新序·节士》“原宪居鲁”章：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瓮牖，揉桑以为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赣闻之，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冠桑叶冠，杖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衽襟则肘见，纳屣则踵

决。

原宪的贫寒和子贡的阔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原宪安贫乐道的性格和子贡以富为荣的思想是随着他们的穿戴及言语神态表现出来的。与《战国策》、《史记》等的史传作品相比较，两书有的篇章的描写成分更多。例如关于秦始皇诛嫪毐的故事，《说苑·正谏》“秦始皇帝太后不谨”章的叙述描写就较《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为详。《说苑》所载，不仅叙述了嫪毐的宠因、作乱的缘由以及作乱平乱的情况，还生动描写了齐客茅焦进谏的过程及结果。其中写到：“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趋）相过耳。使者趣之。”皇帝怒不可遏，茅焦故意磨蹭，使者惶恐催促，三人神态各异，形象突出。

《新序》、《说苑》由于博采群书而成，加之流传混淆，因而各章风格不一，成就有异。但是整体地看，两书的艺术也有大体一贯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是从先秦史传相承而来的纪事风格和从诸子议论发展而来的政论风格。前者叙事简洁，结构讲究，对话传神，描写点睛，随事见人，寓理于事，故事有趣，言辞有味，富有文学创作风采；有的篇章略具魏晋小说意味，历来颇受称道。后者言辞锐

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譬喻寓意，富于想象，含义清楚，入情人理，佳者近似政论哲理小品，读来往往耐人寻味，所以成语格言，时时可见，沿用至今。正因如此，两书虽属汉代政治伦理的教诫性类书，原供统治者阅览使用，但在今天读来，不仅可以了解封建社会政治伦理，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而且可以欣赏小品，玩味艺术，益智健神，陶冶情操。

本书力求选入思想内容比较健康、故事性较强，或寓于哲理、发人思索及沿用至今的成语故事。选文依据《四部丛刊》本《新序》、《说苑》，参考、汲取了近人整理成果；如张国铨的《新序校注》，赵仲邑的《新序选注》，赵善诒的《说苑疏证》，向宗鲁的《说苑校证》等等。原文的校勘，除改正者在注释中说明，一般不多出校。由于水平限制，本书会有许多疏漏错误，恳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曹 亦 冰

1988年9月15日



新 序 (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钧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目 录

前 言	1
-----	---

新 序	
孙叔敖埋两头蛇	1
祁奚举贤	2
一狐之腋	6
三人成虎	9
甘茂攻韩	12
狐假虎威	18
楚人献鱼	21
邹忌答难	25
讳疾忌医	29

反裘负刍	33
无盐女	36
请从隗始	43
曹刿请盟	48
楚瓜梁灌	53
陶朱公断疑狱	57
勿忘在莒	61
网开三面	64
吏苛甚于虎狼	67
叶公好龙	70
后生可畏	73
和氏之璧	78
宛春谏卫灵公凿池	82
香居谏齐宣王止大室	85
季子让国	88
挂剑	93
哭秦庭	96
古之良史	101
终身食鱼	104
养志忘身	106
晏子解骖	110
嗟来之食	113
唇亡齿寒	115

烛之武退秦师	120
司马错论伐蜀	125
说苑	
禹泣罪人	133
剪叶戏封	135
诽谤之情	138
国有三不祥	141
楚文王戒申侯伯	144
弦章辞鱼	147
公孙支让百里奚为上卿	151
晏子拒赐	156
晏子辞浮	159
子路私馈	164
桥梓之道	167
曾子有罪	170
炳烛之明	173
君子不可以不学	175
以百姓为天	178
赵襄子忍辱	180
无功不受禄	183
曾子辞赐	185
申鸣	187
杞梁	192

在德不在险	197
爱屋及乌	200
齐桓公过燕	203
于公为狱吏	205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209
巧诈不如拙诚	212
晋文公入国	215
介子推不受禄	218
秦穆公失骏马	222
楚庄王绝缨尽欢	225
桑下饿人	228
赵氏孤儿	233
染指	240
愚公之谷	242
耳闻不如目见	245
悬牛首买马肉	248
齐桓公礼九九	251
不胫而走	254
宗卫遇逐	257
贫穷者骄人	260
大德毋逾闲	264
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	267
田忌奔楚	270

苏从谏楚庄王	274
木吏之患	27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80
茅焦说秦王	283
荆文王受笞	290
景公三移酒	294
握发吐哺	298
齿亡舌存	302
孙叔敖为楚令尹	305
管仲弃酒	308
闾丘先生说齐宣王	310
蘧伯玉荐公子皙	314
祁奚救叔向	319
霍虎	322
唐且使秦	326
越使诸发	331
晏子使楚	334
秦使造命	337
毋择献空笼	340
武王犯三妖	343
百世之谋	346
王孙贾善谋	349
郑太子忽辟齐婚	352

楚弓楚得	355
咎犯荐仇	357
楚令尹子文族人干法	359
泉逢鳩	363
弥子瑕爱于卫君	365
孔子之宋	368
齐大旱之时	371
起死回生	374
裸葬	380



孙叔敖埋两头蛇（卷一《杂事》一）

本文记述孙叔敖幼年埋两头蛇的故事，赞扬他稟性仁爱，为了他人生存，宁肯牺牲自己。其事显然出于传说，涉及迷信，而旨在劝善积德。描写赤子之心，天真可爱，生动有趣。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①，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

“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②，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③，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④，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还是幼儿的时候，出外游玩，看见一条两头蛇，就杀了它而且埋掉了。回到家后，小声哭泣起来。他母亲问起他哭的缘故，孙叔敖回答说：

“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刚才我见到它了，害怕自己就要离开妈妈死去了。”他母亲说：

“那两头蛇现在在哪里？”他说：“我怕别人再见到它，就杀了它并且埋掉了。”他母亲说：“我听说有阴德的人，上天一定会降福于他。你是不会死的。”等孙叔敖长大后，被任命为楚国令尹，虽然还没有着手治理，楚国的百姓就都相信他是个仁德的人了。

①孙叔敖：春秋时楚人，为楚庄王令尹。 ②向者，刚才。 ③阴德：暗中施恩德。 ④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最高的官职，相当于宰相。

祁奚举贤（卷一《杂事》一）

本文记述祁奚荐贤的故事，赞美他唯贤是举，不徇私情，外举不避仇，内举不回亲。他的高尚品德，至今不乏教益。

晋大夫祁奚老^①，晋君问曰^②：“孰可使嗣^③？”祁奚对曰：“解狐可^④。”君曰：

“非子之仇耶^⑤？”对曰：“君问可，非问仇也。”晋遂举解狐。后又问：“孰可以为国尉^⑥？”祁奚对曰：“午也可^⑦。”君曰：

“非子之子耶？”对曰：“君问可，非问子也。”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⑧。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⑨。《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⑩。”祁奚之谓也。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回亲戚，可谓至公矣。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⑪。”祁奚有焉。

①大夫：古代官职。位于卿之下，士之上。祁奚：晋大夫，后任中军尉。老：此指年老退休。②晋君：晋悼公，姓姬名周。③嗣：继承。④解（xiè械）狐：晋国大夫。⑤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⑥国尉：官名。⑦午：祁午，祁奚的儿子。⑧君子：古代指有才德的人。

⑨比：勾结。⑩“《书》曰”句：见《尚书·洪范》。偏：不公正。党：偏私。王道：统治天下的道路。荡荡：广大。⑪“《诗》曰”句：见《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意思是：因为他是个具有才德的人，所以他推举的人也和他一样具有才德。

晋国大夫祁奚到了退休的老年，晋国国君问他说：“谁能够接替您的职务呢？”祁奚回答说：“解狐可以。”国君说：“他不是您的仇人吗？”祁奚回答说：“您是问谁可以接替我的职务，而不是问我的仇人是谁。”于是晋国就提拔了解狐。后来晋国国君又问祁奚说：“谁可以用来做国尉？”祁奚回答说：“祁午可以。”国君说：“他不是您的儿子吗？”祁奚回答说：“您是问谁可以做国尉，而不是问我的儿子是谁。”君子认为祁奚真能够推举优秀的人了。推荐他的仇人，不是要巴结；举荐他的儿子，不是想营私。《尚书》上讲：“不偏不党，王道荡荡。”就是说祁奚这样的人。他推荐族外人，不回避仇人；推荐族里人，不回避自己的亲属，可真称得上最公正了。只有自己优秀，才能推举他的同类。《诗经》上讲：“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正是具有这种品德的人。

一狐之腋 (卷一《杂事》一)

本文记述周舍生前为赵简子的诤臣与死后深为赵简子怀念的故事，高度评价了诤臣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深刻体会到唯唯诺诺之臣再多，也比不上一个周舍。文中引用“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来赞美周舍，增强了行文说理的形象性，由此成为成语典故，

昔者周舍事赵简子^①，立赵简子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曰：“夫子将何以令我^②？”周舍曰：“愿为谔谔之臣^③，墨笔操牍^④，随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⑤。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得也。”简子悦之，与处。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厚葬之。三年之后，与诸大夫饮，酒酣，简子泣。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简子曰：“大夫反，无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⑥。众人之唯唯^⑦，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王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自周舍之死后，吾未尝闻吾过也。故人君不闻其非及闻而不改者亡，吾国其几于亡矣，是以泣也。”

①周舍：赵简子的家臣。赵简子：赵鞅，春秋时晋国的卿。 ②夫子：对男子的尊称。 ③谔谔（è è）：直言净谏。 ④牍（dú读）：古代用来写字的木片。 ⑤司：通“伺”，窥察。 ⑥腋（yè夜）：胳肢窝。此指狐狸腋下的皮毛。 ⑦唯唯：应诺声。

从前，周舍在赵简子的门下做事。一次他在赵简子的门外，站了三天三夜。赵简子派人出来问他说：“先生有什么要指教我吗？”周舍说：“我愿意做一个直言诤谏的臣子，拿着墨笔，操着木简，跟随在您的后面，专门窥察您的过失，并且写下来。这样每天都有记载，一月就会见效，一年就会有收获。”赵简子对周舍的回答很满意，就让他跟自己在一起。没过多久，周舍不幸死了，赵简子用厚礼埋葬了他。三年之后，有一天赵简子和大臣们在一起饮酒。正喝得高兴的时候，赵简子突然哭了起来。大夫们都站起来，走了出去，说：“我们都有了死罪，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呀！”赵简子说：

“大夫们回来吧，你们没有罪。从前我的朋友周舍说过这样的话：‘一百张羊皮，也比不上一片狐腋下的皮毛。’众人的唯唯诺诺，比不上一个周舍的直言诤谏。从前殷纣王昏庸无道而国家灭亡，周武王喜欢直言而国家昌盛。自从周舍死了以后，我还不曾听人说起过我的过失。所以一个国君听不到人说起他的错误，以及听了也不改正的，必将亡国。大概我们的国家快要灭亡了，因此我才哭泣。”

三人成虎（卷二《杂事》二）

本篇通过庞恭预防被谗见疑而终于不免的遭遇，指出了谣言诽谤可以挑拨离间的原因和后果，提醒君主不可掉以轻心。庞恭所举“三人成虎”的生动比喻，已成为说明谣言惑众及讹传成真的成语典故。

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①，谓魏王曰^②：“今一人来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庞恭曰：“夫市之无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③。今邯郸去魏远于市^④，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庞恭自邯郸反，谗口果至，遂不得见。

魏国大夫庞恭将陪同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做人质，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来说集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庞恭说：“有两个人来说，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会怀疑了。”庞恭又说：“有三个人来说，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相信了。”庞恭说：“集市上没有老虎是很明白的了。然而三个人都说

①庞恭：战国时魏国大夫。质：人质。用作动词。邯郸（hándān含单）：赵国国都。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西南。②魏王：即魏惠王，名罃，谥惠。③成：形成。

④去：距离。

有老虎，就变成真有老虎了。如今邯郸距离魏国比集市远得多，将来议论我的人也定会超过三个，希望大王明察。”魏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等到庞恭从邯郸返回魏国的时候，果然有许多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庞恭终于没有再得到魏王的召见。

甘茂攻韩 （卷二《杂事》二）

本篇通过甘茂的遭遇，也是揭示谗言诽谤的挑拨离间，但是甘茂的预防成功了，其原因就在秦武王的明智。然而秦武王死后，甘茂仍然遭到谗害。这就进一步显示出根除谗害，必须排除佞臣。

甘茂，下蔡人也^①。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②，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③。樗里子及公孙子^④，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数攻韩。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⑤，其道乎韩之宜阳^⑥。”欲使甘茂伐韩，取宜阳，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请约魏，与伐韩。”令向寿辅行^⑦。甘茂既约，魏许甘茂，还至息壤^⑧，谓向寿曰：“子归言之王，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名为县，其实郡也^⑨。今王倍数险^⑩，行千里攻之，难。昔者，曾参之处郑^⑪，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

①甘茂：战国时楚国下蔡人。事秦武王，任左丞相。下蔡：地名，在今安徽凤台县。②武王：秦国国君，名荡。③樗（chū初）里子：秦惠王异母兄弟，名疾。因居渭南阴乡之樗里，故号樗里子。为人滑稽多智，号称“智囊”。伐赵、楚有功，被封为右丞相。④公孙子：秦国王室贵族。⑤客车：有顶盖帷帐的车。此句是秦武王打算出兵攻韩的借口。⑥宜阳：韩国城邑，在今河南境内。

⑦向寿：秦国大夫。⑧息壤：战国时秦邑。⑨郡：古代行政区划名。周制，县大于郡，一县有四郡。⑩倍：通“背”，负担，承受。⑪曾参：字子舆，孔子学生，鲁国人，以孝闻名于天下。

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①，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②，逾墙而走^③。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也，不若曾参；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参之母之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④。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⑤，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⑥，文侯示之谤书一筐。乐羊再拜稽首曰^⑦：‘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也^⑧。樗里子、公孙子二人，挟韩而议^⑨，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韩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阳，五月而宜阳未拔。樗里子、公孙子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⑩。”王曰：“有之。”因悉起兵^⑪，使甘茂将，击之，遂拔宜

①顷然：一会儿。 ②杼(zhù柱)：织布梭子。 ③逾：越过。走：逃跑。 ④特：只，仅。 ⑤乐羊：魏国著名将领。中山：国名。 ⑥反：返回。 ⑦稽首：古时叩头至地的跪拜礼。是九拜中最恭敬的一种礼节。 ⑧羁(jī基)旅：在外作客。 ⑨挟(xié协)：夹持。议：议论。 ⑩息壤在彼：指秦武王在息壤对甘茂的许诺。 ⑪悉：全，都。

阳。及武王薨^①，昭王立^②，樗里子、公孙子谗之，甘茂遇罪，卒奔齐^③。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谗乎^④？

甘茂是楚国下蔡人。他西行进入秦国，多次立功。到了秦武王时，被任命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孙子都是秦王室的公子，他们的外戚家是韩国。秦国多次攻打韩国。秦武王对甘茂说：

“我想乘容车到周王室去，这条路经过韩国的宜阳。”想要派甘茂去攻打韩国，夺取宜阳，以便打通通往周王朝的道路。甘茂说：“请让我邀约魏国，一同攻打韩国。”武王命令向寿辅助甘茂一起去魏国。甘茂完成了邀约，魏国应允了甘茂的请求。当他们回到息壤时，甘茂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大王，魏国接受我的邀约了，但是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向寿回去后就把甘茂讲的话禀告了武王。武王亲自到息壤迎接甘茂，问他什么缘故。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个大县；名义上是县，实际

①薨(hōng 轰)：死。古代称王侯之死为薨。 ②昭王：即秦昭襄王，名则，一名稷，秦武王的异母弟。 ③卒(zú 足)：终于。 ④毋(wú 无)：不。

上是郡。如今大王要经受许多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它，是很艰难的。从前，曾参在郑国居住的时候，因有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死了人，有人去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他母亲照样织她的布。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又来告诉她，他的母亲说：‘我儿子是不会杀人的。’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讲。他母亲扔下梭子，走下织布机，越过院墙逃走了。曾参有他的贤良和他母亲对他的信任，但是当有三个人怀疑他时，他的母亲也就害怕了。现在我的贤良比不上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又赶不上曾参的母亲对曾参的信任，怀疑我的人更不只三个。我恐怕大王也会扔掉织布梭子的。魏文侯命令乐羊率军攻打中山，经过三年的时间，终于攻克。乐羊回来后，谈论自己的功劳，魏文侯把一箱子诽谤他的书信拿给他看。乐羊拜了两拜，跪下叩头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主君的力量。’现在我是个寄居秦国的旅客，樗里子、公孙子两个人挟有对韩国的私心而议论我，大王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这样一来，大王欺骗了魏国，而我也将要遭受韩国的怨恨。”武王说：“我不会听信他们的。”于是就派甘茂去攻打宜阳。可是打了五个月，宜阳还没有被攻克。樗里子、公孙子果然对派甘茂攻打宜阳产生了争议。武王召回甘茂，想要停止战争。

甘茂说：“大王在息壤许下的诺言还在那里吧。”
武王说：“有这样的许诺。”秦武王因此把所有的兵力全都调动起来让甘茂率领，去攻打宜阳，终于攻克了宜阳。等到武王死后，昭王即位，樗里子、公孙子就谗害甘茂。甘茂蒙受了罪名，终于逃奔齐国。所以不是极为圣明的君主，又有谁不听信谗言呢？



狐假虎威 （卷二《杂事》二）

江乙讲述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寓言，揭示狐狸的狡猾，讽刺老虎的糊涂，是为了说明大臣的权威是建立在国家的权力基础上的；指出国君应明察权臣威望的实际，必须掌握大权，不被迷惑。“狐假虎威”已沿用为成语，通常用来比喻依仗别人的势力作威作福。

楚王问群臣曰①：“吾闻北方畏昭奚恤②，亦诚何如③？”江乙答曰④：“虎求百兽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⑤，天帝令我长百兽⑥，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⑦。以我为不信⑧，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见我无不走⑨。’虎以为然⑩，随而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⑪，带甲百万⑫，而专任之于昭奚恤也⑬。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⑭，犹百兽之畏虎⑮。”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①楚王：即楚宣王，非姓，名熊良夫。②北方：指当时中原各诸侯国。昭奚恤：楚国的贵族，名将。③诚：果真。④江乙：魏国人，在楚国作官，善于辞令。⑤毋（wú无）：不。⑥长（zhǎng掌）百兽：做百兽的首领。

⑦逆：违背。⑧不信：不实。⑨走：逃跑。⑩然：是这样。⑪方：见方，方圆。⑫带甲：指披铠甲的士兵。⑬专任：专一委任。⑭甲兵：指军队。⑮犹：如同。

楚王问群臣说：“我听说北方各国害怕昭奚恤，确实情况究竟怎样？”江乙回答：“老虎寻找各种野兽做食物，捉到了一只狐狸。狐狸说：‘您是不敢吃我的。天帝命我做百兽的首领，现在您吃掉我，这是违背了天帝的命令。如果认为我不可信，我为您走在前面，您跟随在我的后面观察一下，各种野兽见了我没有一个不逃跑的。’老虎认为它说得很有道理，就跟随在狐狸后面走，野兽见了它们都逃跑了。老虎不晓得野兽是由于害怕自己才逃跑的，反而还以为是害怕狐狸。如今大王的国土方圆五千里，拥有百万军队，而您专权委任昭奚恤统领。北方各国并不是惧怕昭奚恤，他们实际上是惧怕大王的武力，犹如百兽害怕老虎一样。”所以做臣子的能够使别人害怕他，这是由于人们害怕国君威力的缘故。如果国君不任用他，那么他的虎威也就消失了。



楚人献鱼 (卷二《杂事》二)

渔夫贡献余鱼，楚王受到启发，于是疏散国库积贮的财粮，遣放后宫幽旷的宫女，换得了民心。这就是本篇的主题。至于全篇所指，实际是用献鱼作比喻，讽劝楚王实行仁政。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也。”左右曰①：“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②。盖闻囷仓粟有余者③，国有饿民④；后宫多幽女者⑤，下民多旷夫⑥；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⑦，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鱼⑧，厩有肥马，民有饥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此谕寡人也⑨。且今行之⑩。”于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独⑪；出仓粟、发币帛而赈不足⑫；罢去后宫不御者⑬，出而妻鰥夫⑭。楚民欣欣大

①左右：指侍从近臣。 ②仁人：有仁德的人。 ③盖：句首语气词。囷（quān群阴平）仓：粮食仓库。圆形的叫囷，方形的称仓。粟（sù速）：粮食的通称。 ④饿（è厄）：断食到了困乏的程度。 ⑤幽女：幽旷的女子，指幽禁后宫的宫女。 ⑥旷夫：成年而无妻的男子。 ⑦衍（yǎn限）：多余。府库：官府仓库。 ⑧庖（páo袍）：厨房。 ⑨谕：晓喻。 ⑩且：将要。 ⑪使：使者。恤：体恤，救济。鰥寡（guān guǎ关刮）：老而无伴侣的男子和妇女。存：抚恤。孤：幼年失去父亲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 ⑫帛：泛指财物。赈（zhèn震）：救济。 ⑬不御者：指未曾侍寝皇帝的宫女。 ⑭妻：以女嫁人。

悦①，邻国归之。故渔者一献余鱼，而楚国赖之，可谓仁智矣。

楚国有人向楚王献鱼说：“今天打鱼获得丰收，吃不完，又卖不掉，扔掉它又可惜，所以前来献给您。”楚王的侍从说：“多粗鄙啊！谢绝了吧！”楚王说：“你们不知道，这个渔夫可是位仁人！我听说国家仓库的粮食储存很多，国内百姓就会有挨饿的；君主的后宫幽禁着无数的宫女，百姓中就将有许多成年男人娶不到妻子；多余的财物积聚在国库里，国内就会有很多贫困的百姓。这些都是违背了治理人民的道理。所以君主的厨房里有肥鱼，马圈里有壮马，而百姓的脸上就会现出饥色。因此亡国的君主，把财物尽敛藏在国库里。我听说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但是还没能实行。这个渔夫知道了，大概是以献鱼来晓喻我吧。我今天就将实行它。”于是派遣使者去抚恤鳏寡，救济孤苦无依的小孩和老人；取出仓库中的粮食，发放财物，救济那些缺吃少穿的人；遣放后宫幽旷的宫

①欣欣：高兴的样子。

女，放她们出宫嫁给那些单身汉。楚国的百姓欢天喜地，非常高兴；邻近国家都来归顺。所以渔夫献了一次多余的鱼，而楚国上下都因此得到了好处，他可称得上仁爱聪明了。

邹忌答难（卷二《杂事》二）

本篇记述邹忌如何对付淳于髡等人的刁难，赞扬邹忌的才思敏捷，嘲笑了淳于髡等人的妄自尊大。迂阔的学究以为比喻是高深莫及的辞令，聪敏的邹忌立即抓住喻意，作出恰当的明确回答，有礼有理有力。而对话简洁，耐人回味，则是本篇的显著特点。

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宣王^①，宣王善之。邹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为王言琴之象政状及霸王之事^②，宣王大悦，与语三日，遂拜以为相。齐有稷下先生^③，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④，皆轻忌。以谓设以微辞^⑤，邹忌必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淳于髡之徒礼倨^⑥，邹忌之礼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补之以弊羊皮，如何？”邹忌曰：“敬诺^⑦！请不敢杂贤以不肖^⑧。”淳于髡曰：“方内而圆缸^⑨，如何？”邹忌曰：“敬诺！请谨门内，不敢留宾客。”淳于髡等曰：“三

①邹忌：战国时齐国人，齐威王时为相。鼓：弹奏。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名辟疆，齐威王之子。

②霸王：霸与王。春秋战国时，称拥有天下的人为王，诸侯之长为霸。③稷（jì）记：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齐国君主在此处设置学宫，招揽文学游说之士，讲学议论。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等都是稷下先生。④淳于髡（kūn坤）：战国时齐国学者，大夫。

⑤微辞：委婉之辞。⑥倨（jù巨）：傲慢。⑦敬诺：恭敬地表示赞同。⑧不肖：没有才德。⑨方内（rui锐）而圆缸（gāng刚）：形容两种事物互相抵触，格格不入。内：通“柄”，木棒。缸：指物具上装柄的空。柄是方的，空是圆的，是装不进去的。

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如何？”邹忌曰：“敬诺！减吏省员，使无扰民也。”淳于髡等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①。淳于髡等辞屈而去^②。邹忌之礼倨，淳于髡等之礼卑。故所以尚干将、莫邪者^③，贵其立断也；所以贵骐驎者^④，为其立至也。必且历日旷久乎^⑤，丝耗犹能挈石^⑥，弩马亦能致远^⑦。是以聪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贡曰^⑧：“回也^⑨，闻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从前，邹忌靠弹琴得见齐宣王，宣王很赞赏他。邹忌说：“琴是用来象征政治的。”于是就向宣王讲解了琴象征政治的情形以及建立霸王之业的事情。宣王很高兴，和他谈了三天，就拜他为齐国的宰相。齐国有一群稷下学宫里的先生，喜欢议论

①应响：指答语应声而作。 ②辞屈（jué决）：无话可说。 ③尚（shàng上）：崇尚。干将、莫邪：古代宝剑名。原本是一对夫妻的名字，传说夫干将铸剑，妻莫邪断发剪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二剑，锋利无比，一名干将，一名莫邪，献给了吴王。 ④骐驎（qí jì其冀）：千里马。 ⑤历日旷久：时日延续很久。 ⑥耗（máo毛）：耗牛。挈（qiè切）：提起。 ⑦弩（nú奴）马：劣马。

⑧子贡：端木氏，名赐，卫国，孔子学生。 ⑨回：颜渊，名回字渊，鲁国人，孔子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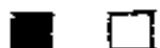
政事。邹忌做了齐国宰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类的七十二人，都轻视邹忌，以为他们假使说话语意微妙，邹忌必不能对答。于是他们就一同去见邹忌。淳于髡等人态度傲慢，邹忌则礼仪谦卑。淳于髡等人说：“白狐毛的皮衣上，补一块破羊皮，你看怎么样呢？”邹忌说：“我谨表赞同，请相信我不敢把没有才德的人混杂在贤良之中。”淳于髡等人说：

“方柄而圆孔，怎么样？”邹忌说：“我谨表赞同，请相信我在门户里小心谨慎，不敢擅留宾客。”

淳于髡等人说：“三个人一起牧放一只羊，羊得不到饲养，人也得不到休息，怎么办呢？”邹忌说：

“我谨表赞同，裁减官吏，节省人员，使冗官吏不骚扰人民。”淳于髡等人三次提问，邹忌都知道他们的涵义，对答迅捷，就象回声一样。淳于髡等人无话可说，只好离去。此时，邹忌显出倨傲，淳于髡等人则礼貌谦恭。所以世人推重干将、莫邪的原因，是珍贵这两把宝剑削铁如泥的锋利。珍视千里马骐骥的原因，是因为它奔走如飞的神速。如果一定要经历些日子，耗费长久时间，那么细细的牦牛毛也能提起石头的，劣马也能够到达很远的地方。所以聪明敏捷，是人的美好才能。子贡说：

“颜回这个人，听到一点就能推知很多。”这是赞美他的才思敏捷呀！



讳疾忌医 (卷二《杂事》二)

本篇通过齐桓侯拒绝扁鹊诊治以致病死的故事，劝诫人们：疾病必须及早医治；如果讳疾忌医，必定贻误治疗，加重病情，至于不可救药。

扁鹊见齐桓侯^①，立有间^②。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③，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为功。”居十日^④，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肌肤^⑤，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疾，在肠胃，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望桓侯而还走^⑥。桓侯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⑦；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⑧；在肠胃，大剂之所及也^⑨；在骨髓，司命之所无奈何也^⑩。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扁鹊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疾也，攻之于腠理，此事皆治

①扁鹊：古代名医。姓秦，名越人。齐桓侯：齐国国君，曰午。一作“蔡桓侯”。 ②间：一会儿。 ③腠(còu)理：皮肤。 ④居十日：过了十天。 ⑤肌肤：肌肉皮肤。 ⑥还：返回。 ⑦汤：汤药。熨(wèi)：用汤药热敷。 ⑧针石：治病用的石针。 ⑨大剂(jì)：清火的药剂。一作“火剂”。 ⑩司命：掌管人生死命运的神。

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矣^①。

扁鹊去见齐桓侯，站了一会儿，扁鹊说：“您有病了，在皮肤的纹理中，如果不医治，恐怕会严重的。”桓侯说：“我没有病。”等扁鹊离去后，桓侯说：“这是医生的喜功好利，想要医治没有生病的人，以此表现他医治的功效。”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说：“您的病已入肌肤里，如果不医治，就会加重的。”桓侯没有应声。扁鹊出去后，桓侯很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说：“你的病在肠胃里了，如果不医治，就会加重的。”桓侯听了没有应声。扁鹊出去了，桓侯更不高兴。过了十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望见桓侯就往回跑。桓侯派人去问他，扁鹊说：“疾病在皮肤纹理时，用汤药热敷就可以治好。疾病在肌肤里，用针炙药石也可以治好。疾病在肠胃里，用清火汤药还能治好。疾病在骨髓里，主管人命的天神也没有什么办法了。现在桓侯的病在骨髓里了，所以我没再请求给君主治病。”过了五天，桓侯身体疼痛，派人去寻找

^① 蚤（zǎo早）：通“早”，早也。

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桓侯也就病死了。所以良医治病，是从病在肌肤的时候就进行治疗。这类事情都是从小处就进行治理的。事情的祸祸，也象疾病般有各自皮肤纹理的地方，所以圣人要及早着手处治。

反裘负刍（卷二《杂事》二）

本文写魏文侯路遇行人反穿皮袄，从毛依附皮的道理，认识到“下不安者上不可居”的治国之道。实际上，“其里尽而毛无所恃”是一种比喻，“反裘而负刍”也是一种比喻，它们启发人们认识应用人事，都须辨别本末，固本正末。

魏文侯出游^①，见路人反裘而负刍^②，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③？”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邪^④？”明年，东阳上计^⑤，钱布十倍^⑥，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魏文侯出外游览，在路上看见一个行人反穿着皮袄，背着柴草。文侯说：“你为什么反穿着皮袄来背柴草呢？”行人回答说：“我是爱惜皮袄的毛。”文侯说：“难道你不知道皮袄的皮子全都磨掉了，皮袄的毛就没有地方依附了吗？”第二年，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君主。②反裘：古人穿皮袄本是皮朝里毛在外，这位行人为了保护皮袄，就将毛向里皮向外穿着。刍(chú锄)：柴草。负刍：背着柴草。③胡：为什么。④若：你。恃(shì是)：依靠，依赖。⑤东阳：古邑名。在太行山以东，广平县以北，战国时属魏国。上计：战国时，行至年终，地方官将本地全年的赋税收入的帐目向朝廷呈交称为“上计”。⑥布：古代一种货币。

东阳上交赋税总计钱币是往年的十倍，大夫们都来祝贺。文侯说：“这不是可以祝贺我的事情。这与那个行人反穿着皮袄背着柴草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为了爱惜皮袄的毛，不知道皮袄的皮子全都磨掉了，皮袄的毛就没有地方依附了。如今我的田地没有开拓扩大，士民百姓没有增多，而钱币增加十倍，一定是从士大夫那里取来的。我听说，下层不安定，上层就不能安居。所以，这不是可以祝贺我的事情。”

无 盐 女 （卷二《杂事》二）

本文通过无盐女毛遂自荐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貌丑而多才的奇特女子的形象。文中采用了夸张、对比、渲染、烘托等手法，人物性格鲜明生动。

齐有妇人，极丑无双，号曰无盐女^①。其为人也，臼头深目^②，长壮大节^③，昂鼻结喉^④，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衒嫁不售^⑤，流弃莫执^⑥。于是，乃拂拭短褐^⑦，自诣宣王^⑧，愿一见。谓谒者曰^⑨：“妾，齐之不售女也，闻君王之圣德，愿备后宫之扫除，顿首司马门外^⑩，唯王幸许之。”谒者以闻。宣王方置酒于渐台^⑪，左右闻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⑫。”于是，

①无盐女：钟离春，相传是战国时齐国无盐人，故称无盐女。无盐，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②臼（jiù就）头：脑袋长得象臼。臼：用石头或木头制成的舂米器具，中间凹下。③长壮大节：身材高大粗壮。节：骨节。④昂：向上翘着。结喉：喉咙长着骨结。⑤衒（xuàn炫）：炫耀。衒嫁：公开要求出嫁。⑥流弃莫执：象东西一样丢弃在路边也无人捡拾。⑦拂拭（shì拭）：掸掉尘土。短褐（shǎ hè树贺）：古代平民穿的粗布衣服。

“短”是“桓”的假借字，粗布衣。⑧诣（yì意）：到……去。⑨谒（yè叶）者：指齐宣王的报事官。⑩“愿备”二句：是愿意做宣王妃妾的委婉说法。司马门：宫廷的外门。⑪渐台：古台名。齐宣王建立，供享乐的场所。⑫强颜：厚颜，不知羞耻。

宣王乃召而见之，谓曰：“昔先王为寡人取妃匹①，皆已备有列位矣。寡人今日听郑卫之声②，讴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③。今夫人不容乡里布衣④，而欲干万乘之主⑤，亦有奇能乎？”无盐女对曰：“无有，直窃慕大王之美义耳⑥。”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⑦，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⑧，忽然不见矣。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⑨，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⑩：“殆哉⑪！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愿遂闻命。”无盐女对曰：“今大王之君国也，西有衡秦之患⑫，南有强楚之仇。外有

①妃匹：配偶。 ②郑卫之声：春秋战国时郑国和卫国的流行乐曲。 ③激楚：古代歌曲名。音调高亢凄清。遗风：传留下来的风气。 ④容：容纳。布衣：平民。

⑤干：求取。万乘之主：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国君。这里指齐宣王。 ⑥窃：私下。 ⑦隐：隐藏；谜语。此处有双关之义。 ⑧卒（zú足）：结束，完毕。 ⑨隐书：关于隐术的书。 ⑩拊肘：拍打胳膊肘儿。 ⑪殆（dài怠）：危险。 ⑫衡：通“横”，蛮横，残暴。

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①，壮男不立，不矜众子而矜众妇，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②，社稷不定^③，此一殆也。渐台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龙疏^④，翡翠珠玕^⑤，莫落连饰^⑥，万民罢极^⑦，此二殆也。贤者伏匿于山林，谄谀强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谏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浆流湎^⑧，以夜续朝，女乐俳優^⑨，纵横大笑^⑩，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秉国家之治^⑪，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于是，宣王掩然无声^⑫，意入黄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叹曰^⑬：“痛乎无盐君之言，吾今乃一闻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几不全！”于是，立停渐台，罢女乐^⑭，退谄谀，去雕琢，选兵

①春秋：指年龄。 ②山陵崩：喻帝王死亡。 ③社稷：土地神和谷神。这里代称国家。 ④琅玕(lánggān郎干)：美玉。龙疏：龙须草席。 ⑤翡翠：碧绿透明的美玉。珠玕(jī机)：珍珠。 ⑥莫落：通“幕络”，连绵缠绕。 ⑦罢(pí皮)：通“疲”，疲劳。 ⑧流湎(miǎn免)：指沉湎于酒。 ⑨俳優(pāi排)优：古代演滑稽戏的艺人。 ⑩纵横：恣意妄行。 ⑪秉：主持，掌握。 ⑫掩然：被遮盖似的。 ⑬喟(kuì快)然：叹息的样子。 ⑭女乐(yuè月)：唱歌跳舞的乐伎。

马，实府库，四辟公门①，招进直言②，延及侧陋③。择吉日，立太子，进慈母，显隐女④，拜无盐君为王后，而国大安者，丑女之力也。

齐国有位妇女，相貌丑陋，举世无双，号称“无盐女”。她的长相，脑袋犹如脊白，眼睛深深凹陷，身材高大，手脚粗壮，鼻子高翘，喉咙长结，脖子肥胖，头发稀疏，弯腰凸胸，皮肤漆黑。年岁已经三十，还没有人愿意娶她，公开要求嫁人嫁不出去，丢在路旁也不会有人捡。于是，她就料理整齐粗麻短衣，自己跑到齐宣王那里，希望见一见宣王。她对报事官说：“我这个人，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君王品德高尚，所以愿意来充当后宫的扫除人。我在司马门外叩头，只求大王开恩答应我。”报事官就把无盐女的话禀告了齐宣王。齐宣王正在渐台设宴饮酒，身边侍臣听说之后，没有一个不掩口大笑的，说：“这真是天下最厚颜的女

①辟：打开。公门：君主的宫门。 ②直言：指敢于直言进谏的人。 ③侧陋（lòu 漏），有才德而居于卑微的人。 ④隐女：善于说隐语的女子，此指无盐女。

子！”于是齐宣王就召见了她。对她说：“从前先王就为我娶了配偶，她们都已经占有各自位置了。我现在听郑国、卫国的乐曲，讴歌吟咏，感慨悲伤，发扬《激楚》中留传的风气。如今您不被乡亲邻里的平民百姓收容，却想要求兵车万辆的大国君主给你福禄，也有奇特的才能吗？”无盐女回答说：“没有。只是私下仰慕大王的美好品德罢了。”宣王说：“既然如此，您喜爱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无盐女说：“我私下曾经喜欢隐术。”宣王说：“隐术确实是我所希望的，试着做一下。”话还未说完，无盐女忽然就不见了。齐宣王十分惊奇，立刻打开《隐书》来读，回到宫里思索它，还是不能明白。第二天，又一次召见无盐女问她。无盐女却又不用隐术来回答了，只是翻着眼睛，咬着牙，举起手来，拍打胳膊肘儿说：“危险呀！危险呀！”象这样叫了四遍。宣王说：“愿意就此听听您的指教。”无盐女回答说：“现在大王统治国家，西边有强暴秦国的患害，南面有强大楚国的仇敌。国外有这样两个国家的危难，国内聚拢着奸臣，百姓都不亲附你。大王年已四十，儿子成年了还不立为太子；不怜惜儿子们，却只娇纵妇女，沉湎玩乐；依从自己所喜爱的，忽视国家所依靠的。一旦大王驾崩，国家就会不安定，这是第一种危

险。渐台高达五层，黄金白玉、琅玕珍宝、龙疏宝席、珍珠碧玉，一圈圈地缠绕、层层匝匝装饰，而齐国百姓极其疲惫，这是第二种危险。有才德的人隐藏在山林里，谄媚阿谀的人在大王身边逞强，邪恶诡诈之人在本国立足朝廷，正直敢谏的人不能通行进宫，这是第三种危险。大王沉溺酒浆，夜以继日，女乐俳优，放纵大笑。对外不建立诸侯的礼节，对内不主持国家的治理，这是第四种危险。所以说：‘危险呀！危险呀！’”宣王听完哑口无言，只想钻进地下去。他忽然抬起头来，长叹一声说：“痛心呀，无盐君的一席话！我今天竟然一下子听说自己的危险。我的危险差点不能保全国家！”于是立刻停止渐台行乐，放遣女乐，斥退谄媚阿谀的人，去掉雕琢饰物。挑选兵马，充实国库，四面大开宫门，招纳直言敢谏之士，包括那些地位卑微无名之辈。又选择吉日良辰，册立太子，敬奉慈母，显扬“隐女”，拜无盐君为王后，因而使齐国太平安定，是丑女的力量。

请从隗始 （卷三《杂事》三）

本文通过燕昭王求贤若渴和郭隗以“千金买骨”的游说故事，说明招募人材必须竭诚。不论大材小材，都尊重任用，就会令人相信，吸引来天下贤材。

燕易王时国大乱^①，齐闵王兴师伐燕^②，屠燕国，载其宝器而归。易王死，及燕国复，太子立为燕王，是为燕昭王^③。昭王贤，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④：“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⑤，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和国，以雪先王之丑^⑥，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⑦。”隗曰：“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⑧，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⑨：‘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用死马，捐五百金^⑩！’涓人对曰：‘死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期年千里马至者二^⑪。

①燕易王时国大乱：《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载，燕易王之子哙即位后，因听信苏代、鹿毛寿等人之言，让位于燕相之子，结果燕国大乱。②齐闵王：齐湣王，姓田，名地。③燕昭王：姬姓，名平。《史记·燕召公世家第四》载，燕昭王是燕易王之孙，燕王哙之子。④郭隗(wéi委)：战国时的燕国人。⑤孤：古代侯王的自称。⑥丑：羞耻。⑦得(dé)：必须。⑧求：一作“市”，买。⑨涓(juān捐)人：本指宫中洒扫清洁之人，此指侍臣、太监。⑩捐：抛弃。⑪期(jī基)年：一周年。二：或作“三”。

今王诚欲必致士，请从隗始。隗且见事^①，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②，邹衍自齐往^③，剧辛自赵往^④，士争走燕^⑤。燕王吊死问孤^⑥，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⑦。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⑧。乐毅之策^⑨，得贤之功也。

燕易王的时候，国家大乱。齐闵王发兵攻打燕国，屠杀燕国都城百姓，满载燕国的珍宝贵器而归。易王死后，到燕国都城收复时，太子被立为燕王，这就是燕昭王。昭王贤德，即位后自居谦卑，准备厚礼来招揽天下有才能的人。昭王对郭隗说：

①见事：被重用。 ②乐毅：战国时中山国灵寿（今河北东北）人，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 ③邹衍：战国时齐国人，著名的阴阳家。 ④剧辛：战国时赵国人。 ⑤走：奔赴。 ⑥吊：悼念死人。问：慰问。 ⑦乐轶轻战：意思是乐意追逐驰突，不以打仗为意。轶（yì逸）：车子超越。

⑧三晋：即韩国、赵国、魏国。伐：讨伐，攻打。 ⑨乐毅之策（cè策）：指联合秦、楚、韩、赵、魏五国兵力，共同攻打齐国的计策。策：同“策”。

“齐国乘我们国内大乱，前来袭击，攻破了燕国。我非常清楚燕国弱小，力量单薄，不能够报仇，但是如果能得到贤士，和他们一起治理国家，以便洗刷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愿望。先生您看哪一位够得上治国的贤才，我可以亲自侍奉他。”郭隗说：“我听说，古时有一位国君，用千金求买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有位侍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寻找吧。’国君就派他去了。这位侍臣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得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马已经死了。他就花了五百金买下了那匹千里马的骨头，回来禀报国君。国君大怒说：‘我寻求的是活马，死马怎么用？白白丢弃了五百金！’侍臣回答说：‘死马尚且用五百金去购买，何况是活马呢？天下人必定认为大王能够买马，千里马现在就要来了。’果然，不到一年，千里马就来了两匹。现在大王确实想招引贤士，就请从我郭隗开始。象我郭隗这样的人尚且被大王重用，何况比我郭隗更有才能的人呢？他们难道会认为千里很遥远吗？”于是燕昭王就为郭隗建造一座宫室，拜他为师。果然，乐毅从魏国前来，邹衍从齐国前来，剧辛从赵国前来，士人都争先奔赴燕国。燕昭王吊唁死者，慰问孤苦无依的人，和百姓同甘共苦，整整经历了二十八年，燕国殷实富强，士兵们乐意追逐驰突，不把作战打仗的

危险放在心上。于是就 用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等国共同策划，兴兵讨伐齐国。乐毅的计策，就是燕昭王得到贤士的功效。



曹刿请盟 （卷四《杂事》四）

本文记述了鲁庄公十三年，齐、鲁盟会于柯邑的事情。文章一方面赞美了曹刿不畏强暴、勇敢捍卫鲁国的领土，维护鲁国的尊严；而更称颂管仲雄才大略，将计就计，利用曹刿劫盟来改变齐桓公形象，以遵守可负的盟约来博取天下信誉，为成就霸业创造条件。

昔者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①。鲁大夫曹刿谓庄公曰^②：“齐之侵鲁，至于城下，城坏压境，君不图与^③？”庄公曰：“嘻^④！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刿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及会，两君就坛，两相相揖。曹刿手剑援刃而进，迫桓公于坛上，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仲曰^⑤：“然则，君何求？”曹刿曰：“愿请汶阳田^⑥。”管仲谓桓公曰：“君其许之。”桓公许之。曹刿请盟，桓公遂与之盟，已盟，搢剑而去^⑦。左右曰：“要盟可倍^⑧，曹刿可仇，请倍盟而讨曹刿。”管仲曰：“要盟可负，而君不负；曹刿可仇，而君不仇，著

①齐桓公：齐国君主。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鲁庄公：鲁国君主。姬姓，名同。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柯（kē科）：地名，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盟：立誓缔约。柯之盟，事见《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②曹刿（guī贵）：鲁国大夫，鲁庄公十年，辅佐鲁庄公于长勺打败了齐国军队。

③图：谋划。与（yú于）：疑问词。④嘻：感叹声。⑤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人。齐桓公的宰相，尊为“仲父”。⑥汶阳：春秋时鲁邑，故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⑦搢（biāo鏢）剑：弃剑。⑧要（yāo夭）：要挟，威胁。倍（bèi备）：背弃。

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①。为鄆之会^②，幽之盟^③，诸侯莫不至焉；为阳谷之会^④，贯泽之盟^⑤，远国皆来。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贡^⑥；北伐山戎^⑦，为燕开路^⑧。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尊事周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⑨，功次三王^⑩，为五伯长^⑪，本信起于柯之盟也。

①翕(xī吸去声)然：一致的样子。②鄆(juàn绢)之会：鲁庄公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鄆。鄆：春秋时卫国邑，故城在今山东濮县东。③幽之盟：鲁庄公十六年冬，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会盟于幽。幽：春秋时宋地，故地在今河南省考城县境。④阳谷之会：鲁僖公三年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阳谷：春秋时齐邑，故城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⑤贯泽之盟：鲁僖公二年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贯泽：春秋时宋地，在今山东曹县南。⑥菁(jīng精)茅之贡：楚国特产菁茅，按时进贡给周天子。菁：香草名，古代祭祀时用以缩酒。⑦山戎：古国名，古代北方民族，居于今河北省东部，春秋时常为齐、郑、燕国之患。⑧为燕开路：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求救，齐国国君桓公率军援救燕国，攻打山戎，直到孤竹而返。⑨一匡天下：使淫乱动摇的周朝天下巩固。匡：使乱变正。⑩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⑪五伯(bà坝)：即春秋五霸，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从前，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邑缔结盟约。鲁国大夫曹刿对鲁庄公说：“齐国进攻鲁国，到了城下，城池攻破，敌军压境，难道您不打算保卫吗？”庄公说：“唉！我活着还不如死！”曹刿说：“既然这样，那么大王您就对付齐国的国君，臣下我就对付齐国的臣子。”到了会盟的时候，两国国君登上盟坛，两国宰相互相作揖，曹刿手握宝剑，亮出锋刃，走了进去，在坛上逼近齐桓公，说：“城池攻破，大军压境，大王不打算进攻吗？”管仲说：“既然这样，那么您有什么要求呢？”曹刿说：“希望请齐国归还汶阳的田地。”管仲对齐桓公说：“您就答应给他。”齐桓公便答应了他的要求。曹刿请求结盟，齐桓公就与鲁国缔结了盟约。结盟后，曹刿弃剑就走。桓公身边的人说：“要挟缔结的盟约可以背弃，曹刿可以视为仇敌。请大王允许背弃盟约，起兵讨伐曹刿。”管仲说：“要挟缔结的盟约是可以不守信义的，但是国君却不能不守信义；曹刿可以视为仇敌，但是国君却不能视为仇敌，这样就会显扬信义于天下了。”于是齐国不背弃盟约。天下的诸侯很快地归顺了齐国。齐桓公主持鄆邑会合，幽地结盟，诸侯没有不到的。齐桓公主持阳谷会合，贯泽会盟，连远方的国家也都来了。齐桓公向南讨伐强大的楚国，因此楚国才向周王朝

敬奉菁茅的贡品；又向北讨伐山戎，替燕国开辟了道路。齐桓公三次使被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存，一次使断代的国家得以延续，尊奉周王朝，九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功德仅次于三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寻根追源，他的信义是从柯邑的盟约开始建立起来的。

楚瓜梁灌（卷四《杂事》四）

本文通过楚瓜梁灌的故事，称颂了梁大夫宋就以德报怨的情操。在这种思想行为的影响下，不仅避免了事端，平息了魏楚边境纠纷，而且增进了两国的友好。

梁大夫有宋就者^①，尝为边县令^②，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③，各有数。梁之边亭人劬力数灌其瓜^④，瓜美；楚人麻而稀灌其瓜^⑤，瓜恶。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楚亭人心恶梁亭之贤己^⑥，因往夜窃搔梁亭之瓜^⑦，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⑧，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就曰：“恶^⑨！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⑩。人恶亦恶，何褊之甚也^⑪。若我教子^⑫，必每暮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于是，梁亭乃每暮夜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⑬，则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

①梁：即战国时的魏国。魏惠王于公元前362年自安邑迁都大梁，故魏又称梁。宋就：魏国大夫。②县令：县长。③边亭：边境的基层行政组织。亭：乡以下的一种行政组织。④劬（qú渠）：勤劳。数（shuò朔）：屡次，不止一次。⑤麻（yǔ禹）：懒惰。⑥恶（wù误）：讨厌，憎恨。贤：胜过。⑦搔（sāo骚）：通“骚”，骚扰。⑧尉：古代武官名。⑨恶（wū乌）：叹词，表示惊讶不安的神态。⑩构：构成。⑪褊（biǎn扁）：气量狭小。⑫子：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您”。⑬旦：早晨。行：巡视。

梁亭也。楚令闻之，大悦，因具以闻楚王^①。楚王闻之，怒然愧^②，以意自闵也^③。告吏曰：“征搔瓜者^④，得无有他罪乎？此梁之阴让也^⑤。”乃谢以重币^⑥，而请交于梁王。楚王时则称说^⑦，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⑧：“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⑨：“报怨以德。”此之谓也。夫人既不善^⑩，胡足效哉^⑪！

魏国大夫有一位名叫宋就的，曾经做过边区的县令，与楚国邻界。魏国的边亭和楚国的边亭都种瓜，各有一定的数量。魏国边亭的人辛苦勤劳，时常浇灌他们的瓜田，瓜好；楚国边亭的人懒惰，很少浇灌他们的瓜田，瓜不好。楚国的县令因为魏国的瓜好，于是对自己边亭的瓜不好很生气。楚国边亭的人，内心憎恨魏国边亭的瓜比自己的好，因

①具：全部。 ②怒（nǐ逆）然：忧思的样子。 ③闵：可怜可悲。 ④征：追问。 ⑤阴：暗中。 ⑥重币：厚重的礼物。 ⑦时则称说：原作“时称则祝”，依贾谊《新书·退让》改。 ⑧语：谚语，俗语。 ⑨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春秋时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 ⑩夫：句首语气词。 ⑪胡：怎么，为什么。足：值得，能够。

而夜里就偷偷地到魏国边亭的瓜田去捣乱。这样一来，魏国边亭瓜田里的瓜每天都有枯死的。魏国边亭的人发觉了这一情况，于是请示他们的亭尉，也想偷偷地到楚国边亭的瓜田去报复捣乱。亭尉去请示宋就。宋就说：“呀！这怎么可以呢！这是结怨构祸的办法。人家可恶，你也可恶，为什么心胸狭窄得这样厉害呢！如果让我教你，就一定要每天傍晚派人去，偷偷地连夜替楚亭人浇灌好他们的瓜田，而不让他们知道。”于是，魏亭的人就每天傍晚到夜里偷着替楚亭灌溉瓜田。楚亭的人早上去巡视瓜田，就总是发现他们的瓜全被浇灌过了。瓜一天比一天长得好。楚亭的人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去察看，发现竟是魏亭的人干的。楚国县令听说这件事，非常高兴，于是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楚王。楚王听说后，忧思起来，感到惭愧，因而意识到自己可怜，便告诉县令说：“追查一下那些去魏亭瓜田捣乱的人，难道不会发现其他的罪过吗？这是魏国暗中对我们的礼让啊！”于是楚国用厚礼向魏亭人表示谢意，并请求和魏王交往。楚王时常就称道这件事，魏王认为这是信义。所以，魏楚间的交好是从宋就开始的。俗语说：“转败为功，转祸为福。”老子说：“报怨以德。”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别人的行为既然不好，怎么值得我们效法啊！

陶朱公断疑狱 （卷四《杂事》四）

魏王断案判罪产生疑难，陶朱公打了个比喻，两块白璧质量相近，应从体积数量论价，予以区别。魏王受到两点启发，一是“侧而视之”，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一是“一者厚倍”，要区分厚薄。于是他便从判决的效果考虑，以待人宽厚为原则，结果奖罚都大得人心。待人宽厚仁爱，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梁尝有疑狱①，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②，以布衣富侔国③，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④，奈何？”朱公曰：“臣⑤，鄙民也⑥，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⑦，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⑧，赏疑则从与⑨，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⑩，

①梁：即魏国。狱：案件。 ②陶之朱公：即陶朱公。陶：古地名，在今山东定陶西北。陶朱公，春秋末越国大夫，原名范蠡（lǐ），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曾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又到陶地，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③布衣：平民的代称。侔（móu）：等同。 ④吾子：一种对人的敬称。决：判决。是：这个。 ⑤臣：陶朱公自称。

⑥鄙民：村野之人。 ⑦璧（bì）：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 ⑧从去：采取免罪的方法。 ⑨从与：采取奖赏的方法。 ⑩亟（jí）：急，快。

缙薄则亟裂^①，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②，殆未有也^③。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④，宜厚之而可耳。

魏国曾经有件疑难的案件，大臣们有一半认为该当判罪，另一半认为应判无罪，即使魏王也拿不定主意。魏王说：“陶朱公以一个平民，而拥有的财富却可和国家相等，这一定因为他有奇特的智谋。”于是就召见陶朱公，问他说：“魏国有件疑难的案子，审判的官吏们有一半认为该当判罪，有一半认为不应该判罪，就连我也犹疑不决。如果您判决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办呢？”朱公说：“我是个粗野的人，不知道断案判罪。虽然这样，但我家有两只白璧，它们的颜色相近，它们的直径相近，它们的光泽相近，但是，它们的价值，一只是千金，一只是五百金。”魏王说：“直径与颜色、光泽都相近，然而一只千金，一只五百金，这是为什么呢？”陶朱公说：“从侧面看它们，一只白璧

①缙(zēng增)，丝织品的总称。②旷：历时久远。③殆(dài怠)，大概，恐怕。④有：占有，拥有。畜(xù序)，畜养。政教：刑赏与教化。

比另一只厚了一倍，所以这只厚的就价值千金。”魏王说：“很好。”所以判案时若发生疑难就采取释放的政策，奖赏时若犹豫不决就用给与的办法。这样一来，魏国人都很高兴。由此看来，墙壁薄了就会很快地坍塌，丝织品薄了就会很快地破裂，器具薄了就会很快地被毁坏，酒薄了就会很快地变酸。凡是薄的东西但又能够旷日持久的，大概是不曾有的。所以拥有国家、抚养百姓、实施刑赏与教化的人，应该宽厚处事就可以了。

勿忘在莒 (卷四《杂事》四)

齐桓公与管仲等三个重臣在一起饮酒，不禁高兴地流露出自满情绪，鲍叔敏锐而及时地提出忠告，希望齐桓公和管仲、甯戚都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磨难，戒骄戒躁。本篇文辞质直，情意深长，一个祝愿，即见出诤臣畏友的形象。

桓公与管仲、鲍叔、甯戚饮酒^①。桓公谓鲍叔：“姑为寡人祝乎^②！”鲍叔奉酒而起曰^③：“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④，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⑤，使甯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⑥。”桓公辟席再拜曰^⑦：“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⑧，齐之社稷^⑨，

①鲍（bào抱）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友善。甯（níng宁）戚：春秋时卫人，家贫无资，为人挽车，来到齐国，桓公拜为上卿。②姑：姑且。寡人：寡德之人，国君自称的谦词。③奉：两手捧着。④出而在莒（jǔ举）：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鲍叔牙陪同公子小白出奔莒国（今山东莒县）。公元前685年，齐襄公被杀，鲍叔牙又保举小白先于公子纠回国即位，是为齐桓公。⑤束缚而从鲁：公元前686年，管仲陪同公子纠出奔鲁国。齐襄公被杀后，为公子纠争夺君位，管仲乘车率军阻拦小白由莒去齐的道路，并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即位后，打败了鲁国。鲁国在齐桓公的逼迫下，杀死了公子纠，囚禁了管仲。经过鲍叔牙的劝谏和推荐，齐桓公致书鲁国，称报射钩之仇，管仲带着手铐脚镣被装进囚车押回齐国，但齐桓公却赦免其罪，并任他为相，尊称“仲父”。齐国由此而强大。⑥饭牛于车下：甯戚原是卫人，因听说齐桓公是个有德明君，想求见齐桓公，但因贫穷无路费，于是就为别人赶车来到齐国。正当他在车下喂牛时，见桓公走出来，就敲着牛角唱歌。桓公从歌中得知他不是个平常的人，于是就命管仲将他迎接进宫，拜为上卿。⑦辟席：同“避席”，古时席地而坐，离开座位站起身来，表示敬意。⑧夫子：古时对男子的尊称。⑨社稷（jì计）：土地神和谷神。这里代称国家。

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①，必不骄矣。

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甯戚一起饮酒。桓公对鲍叔牙说：“姑且为我祝愿吧！”鲍叔牙双手捧着酒，站起身来说：“祝愿我君不忘记出奔而住在莒国的事情！使管仲不忘记被束缚着从鲁国放回来的事情！使甯子不忘记在车下喂牛的事情！”桓公离开座位，拜了两拜说：“我和两位大夫都不忘记您的话，齐国的社稷一定不会荒废了。”这是说，经常想到穷困窘迫的时日，就一定不会骄傲了。

^①困隘（ài爱），穷困窘迫。



网开三面 （卷五《杂事》五）

本文通过商汤解网的故事，颂扬了商汤仁慈宽厚的美德，同时也生动而形象地阐述了“解”与“网”的辩证关系。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①，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②。”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孰为此③？”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④，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⑤，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⑥。

商汤看见一位张网捕猎的人，一边在四面都张设网罗一边祈祷说：“从天上飞落的，从地下钻出的，或是从四面到来的，都落入我的网中吧！”商汤说：“啊！全部入网了！除了夏桀，谁能这样做呢？”于是商汤就解除了三面的网，只设置一面网，重新教他祈祷说：“从前蜘蛛作网，现在人们

①汤：商汤，商朝的建立者。 ②离：通“罹”，遭遇。 ③桀：夏桀，夏朝末代君主。 ④蛛蝥（máo 矛）：蜘蛛的别名。 ⑤汉南：汉水以南。 ⑥非徒：不只是，不仅仅。

也依照它的程序。想往左边的，就往左边去；想到右边的，就往右边去；想往高飞的，就往高飞；想往下走的，就往下走。我只获取那么命里注定撞入网里的。”汉水以南的国家听说后，都说：“商汤的恩德，推及到飞禽走兽了！”有四十个国家归顺了商汤。捕鸟的人四面张网，未必能得鸟；商汤去掉三面，只设置一面网，而网到了四十个国家，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网鸟了！



吏苛甚于虎狼（卷五《杂事》五）

本文通过妇人的哭诉及与孔子的对话，说明统治者的残暴和官吏们的剥削比虎狼伤害人民更为厉害。

孔子北之山戎氏^①，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舆而问曰^②：“曷为哭哀至于此也^③？”妇人对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则曷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④，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顾子贡曰^⑤：“弟子记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于虎狼矣。”《诗》曰：“降丧饥馑，斩伐四国^⑥。”夫政不平也，乃斩伐四国，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孔子往北去山戎氏部落。有一位妇人在路上哭，哭得非常悲哀。孔子停车问她说：“为什么哭

①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前往，去到。山戎氏：我国古代北方民族。②立舆（yú）：停车。③曷（hé）为：疑问代词，为什么。

④苛（kē）：苛刻。⑤子贡：端木氏，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的学生。⑥“《诗》曰”句，出自《诗经·小雅·雨无正》。饥馑：泛指饥荒。谷不熟叫做饥，菜蔬不熟叫馑。斩伐：残害。四国：四方的国家。

得这么伤心呢？”妇人回答说：“去年老虎吃了我的丈夫，现在老虎又吃了我的儿子，所以我这样悲哀。”孔子说：“喔！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说：“这里的政事公平，官吏也不苛刻，因此，我不能够离开这里。”孔子回过头来对子贡说：“弟子记住，政事不公平，官吏苛刻，竟比老虎还厉害呀！”《诗经》说：“降丧饥馑，斩伐四国。”那政事不公平，就会残害四方国家的百姓，更何况只是两个人呢？那位妇人不离开这里，是应该的啊！



叶公好龙 (卷五《杂事》五)

本文写子张引用叶公好龙的故事，揭露了鲁哀公好士的虚伪。后人用“叶公好龙”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其实心里并不喜欢它；甚至于当这一事物真的出现时，还会产生畏惧情绪。

子张见鲁哀公①，七日而哀公不礼②，托仆夫而去曰③：“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④，百舍重趼⑤，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⑥。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⑦，凿以写龙⑧，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⑨，拖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⑩？’

①子张：复姓颧(zhuān 专)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时陈国人，孔子学生。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姓姬，名将。 ②不礼：不以礼相待。 ③仆夫：驾车的人。

④垢(gòu 够)：尘土一类的脏东西。 ⑤百舍：路途遥远，需百次止宿，方可到达。舍：此指住宿。重趼(jiǎn 茧)：因长途跋涉，脚掌上生出重重硬皮，即老趼。 ⑥叶公子高：春秋时楚国叶县大夫。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公：此指县大夫。 ⑦钩：衣带上的钩。写：摹画。 ⑧凿：凿子，木工挖槽打孔用的工具。此泛指一般的用具。 ⑨牖(yǒu 有)：窗户。 ⑩“《诗》曰”句：见《诗经·小雅·采芣》。大意是：心中深深地挂念着他，那一天能忘记呢？

敢托而去①。”

子张去见鲁哀公，耽搁了七天，哀公也没有以礼相待。子张就把自己的意见委托哀公的仆人转达，便离开了鲁国。他说：“我听说君主喜爱士人，所以我不顾遥远，从千里之外，披霜戴露，冒着尘垢，走了一百天，脚掌磨出层层老趼，不敢休息，为的是拜见君主，可是七天过去了，君主没有以礼相待。君主对贤士的爱好，就象叶公子高的爱好龙一样。叶公子高爱龙，带钩上描摹龙，凿子上描摹龙，在房屋内室雕刻花纹也描龙。于是真龙听说了，就飞降下来，把头伸进窗口偷看，尾巴拖露在厅堂上。叶公看见了，抛弃一切，掉头就跑，吓得魂飞魄散，面无血色。由此看来，叶公不是爱好真龙，他是喜欢那些好象龙而其实不是真龙的东西。现今我听说君主爱好贤士，我不顾遥远，从千里之外来拜见君主，可是过了七天君主也不以礼相待。君主不是真的爱好贤士，而是爱好那些似乎贤士而其实并不是贤士的人。《诗经》上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我大胆地托人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您便告辞了。”

①敢：谦辞。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



后生可畏（卷五《杂事》五）

本篇通过闻丘印的自荐与齐宣王的一番对话，说明选用人才不应论其年龄大小，应当充分认识青少年的优点，发挥他们的才智。

齐有闾丘印^①，年十八，道遮宣王曰^②：“家贫亲老^③。愿得小仕^④。”宣王曰：“子年尚稚^⑤，未可也。”闾丘印对曰：“不然。昔有颡顛^⑥，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⑦。由此观之，印不肖耳^⑧，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骖驹而能服重致远者也^⑨。由此观之，夫士亦华发堕颠而后可用耳^⑩。”闾丘印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⑪。骅骝騄骥^⑫，天下之骏马也，使之与狸鼬试于釜灶之间^⑬，其疾未必能过狸

①闾(lú)丘印(áng 昂)：复姓闾丘，名印。②遮：拦住。宣王：齐国国君。姓田，名辟疆，谥宣。③亲：父母。④小仕：小官。⑤子：古代对人的尊称，多指男子。稚：幼。⑥颡顛(zhuān xù专旭)：传说中上古帝王名，号高阳。⑦秦项橐(tuó驮)，春秋时人。传说他七岁能穷难孔子。圣人：指孔子。⑧不肖：不贤。⑨咫角骖驹(zhǐjiǎocān jū 纸脚餐拘)：未长成的牛犊和幼马。咫：长度名称，古代称八寸为咫。此指小牛。骖：驾车时位于两侧的马。驹：少壮之马。服重：驾着重车。⑩华发：花白头发。堕颠：即秃顶。⑪“夫尺”句：尺比寸长，但与更长的东西比较就显得不足；寸比尺短，但与更短的东西比较却显得有余。短：不足。长：有余。⑫骅骝騄骥(huá liú lù jì 华留录记)：古代著名的骏马名。⑬狸(lí)：动物名。似狐而小，身体肥胖而短小，俗称野猫。鼬(yòu又)：动物名。体小而长，四肢较短，善于捕鼠，故有鼠狼之名。尾毛可制笔，谓之狼毫。釜(fǔ斧)：锅一类的炊器。

黜也。黄鹄白鹤，一举千里①，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②，庐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辟闾巨阙③，天下之利器也，击石不缺，刺石不铄，使之与管稿决目出眯④，其便未必能过管稿也。由此观之，华发堕颠，与印何以异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见寡人之晚也？”印对曰：“夫鸡豚谨噉⑤，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⑥，则夺日月之明。谗人在侧⑦，是以见晚也⑧。《诗》曰：‘听言则对，谏言则退⑨。’庸得进乎⑩？”宣王拊轼曰⑪：“寡人有过。”遂载与之俱归而用

①举：飞。②服翼：蝙蝠。庑（wǔ 武），高堂下四周的走廊、廊屋。③辟闾、巨阙：古代两把有名的宝剑。

④管：疑“菅”之误。草名，其根坚韧如细竹丝。稿，稻草的秆。眯（mǐ 米），进入眼中的灰沙。⑤豚（tún 屯），小猪。噉（huān 欢）噉，噉啖。⑥充咽（yè 业），阻塞。⑦谗（chán 缠）人：爱说别人坏话的人。⑧是以：因此。⑨“《诗》曰”句：见《诗经·小雅·雨无正》，大意是：听到顺耳之言，就提拔重用其人；听到忠谏之言，就疏远黜退其人。谏：毁，犹诽谤。古代以谏诤为谤。对：《诗经》作“答”。一说，听到圣言则拒绝，听到谏言则采纳。“听”作明智讲。“谏言”作谗言解。⑩庸（yōng 拥），难道。⑪拊（fǔ 府），拍，敲。轼（shì 式），古代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焉。故孔子曰：“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①？”此之谓也。

齐国有一个人，名叫闾丘卬，十八岁，在路上拦住齐宣王，说“我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希望做个小官吏。”宣王说：“你的年纪还小，还不能做官。”闾丘卬回答说：“不对。从前颡頡年仅十二岁就治理天下，秦项橐才七岁就做了圣人的老师。这样看来，我丘卬只是没有才能罢了，年纪可不小了。”宣王说：“世上从未有过八寸短角的牛犊和作驂马用的马驹能够驾着载重车走远道的。这样看来，士人也只能到头发花白或是秃顶了，然后才可任用。”闾丘卬说：“不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绿骥，都是天下著名的骏马，但是让它们与狸鼬一起在釜灶之间赛跑，它们的速度未必能超过狸鼬。黄鹄白鹤，一飞千里，但是让它们与燕子、蝙蝠一起在堂屋走廊下、住宅房间里比赛飞翔，它们的轻便未必能超过燕子和蝙蝠。辟闾、巨阙，是天下最锐利的宝剑，用它敲击石头，剑刃不会损缺；用

^① “后生”两句：见《论语·子罕》。安：《论语》作“焉。”后生：后辈，青年人。畏：敬畏。

它刺穿石头，剑脊也不会折断；但是让它与菅草、稻秆一起去取出钻进眼中的灰沙，它的便利未必能超过菅草与稻秆。由此看来，花白头发或秃顶的老人和我丘印相比，拿什么来区别呢？”宣王说：“很好。你有好的见解，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见我呢？”闾丘印回答说：“鸡猪一起叫喊喧哗，就掩盖了钟鼓的声音；云霞充塞天空，就遮蔽了日月的光明。奸臣小人在您的身边，所以见到您就晚了。《诗经》上说：‘听言则对，谄言则退。’我怎么能进身呢？”宣王抚着车前的横木说：“我有过失！”于是就和闾丘印一起乘车回去，而且任用了他。所以孔子说：“青年人令人敬畏。怎么知道将来就不如现在呢？”说的就是这类情况。

和氏之璧 (卷五《杂事》五)

本篇通过卞和三献宝玉所经历两种不同的遭遇，说明宝玉固然可贵，但是能够识宝的人更为可贵。忠臣贤士本是国家的栋梁，但是如果奸臣当道，君主昏庸，他们必不能得到重用，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献之荆厉王^①，使玉尹相之^②，曰：“石也。”王以和为谩^③，而断其左足。厉王薨^④，武王即位^⑤，和复奉玉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为谩，而断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⑥，和乃奉玉璞而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共王闻之，使人问之曰：“天下刑之者众矣，子独何哭之悲也？”对曰：“宝玉而名之曰石，贞士而戮之以谩^⑦，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听^⑧，难剖石而易斩人足！夫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属^⑨，何听之殊也^⑩？”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焉^⑪。故名之曰和氏之

①荆：楚。卞和：春秋时楚人。璞（pú 仆）：未经雕琢的玉。楚厉王：春秋时楚国国君。据史书记载，楚武王以前楚国国君还未称王，更无楚厉王的记载。②玉尹：治理玉璞的官。相之：审察玉璞。③谩（mán 瞒）：欺骗。④薨（hōng 轰）：称王侯死。⑤武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姓熊，名通。⑥共王：楚国国君，楚庄王之子，名审。与楚武王相隔五、六代。⑦贞士：忠贞的士人。戮（lù 路）：羞辱。⑧先王：古代统治者对先代君主的称呼。听：处理。⑨属（zhǔ 主）：连接。⑩殊：不同。此指听玉尹和卞和两方的话态度不同。⑪理：治理、琢磨。

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贵也。和虽献宝而美，未为玉尹用也。进宝且若彼之难也，况进贤人乎？贤人与奸臣，犹仇雠也^①，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奸臣进其仇于不合意之君，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犹拔山也。千岁一合^②，若继踵^③，然后霸王之君兴焉。其贤而不用，不可胜载，故有道者之不戮也^④，宜白玉之璞未献耳。

楚国人卞和得到一块璞玉，就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命令玉尹鉴定它。玉尹说：“这是块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搞诈骗，就砍断了他的左脚。楚厉王死了，楚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这块璞玉去献给楚武王。楚武王命令玉尹鉴定它。玉尹说：“这是块石头。”武王又认为卞和搞诈骗，就砍断了他的右脚。武王去世后，楚共王即位。卞和于是捧着璞玉在荆山中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接着

①仇雠(chóu仇)：仇敌。 ②千岁一合：贤臣与明君心意相合，千年才遇上一次。 ③踵：脚后跟。 ④有道者：此指有才德的人。

就流出了血。楚共王听说了，就派人问他说：“天下受到刑罚的人很多了，为什么只有您哭得这样悲伤呢？”卞和回答说：“是宝玉，却叫它石头；是忠贞之士，却以欺君之罪而受到惩治，这就是我悲伤的原因。”共王说：“可惜了，我先王竟这样偏听偏信，把剖析石头看成难事，而斩断人的双脚却被看得轻易。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脚不能再连接，为什么处事这样异常呢？”于是命人治理这块璞玉，果然获得了珍宝。因此便称它为“和氏之璧”。所以说：珍珠宝玉，是国君所珍贵的。卞和虽然贡献了宝玉，而且如此美好，但是它并没有被玉尹所采用。进献珍宝尚且如此困难，何况是推荐贤人呢？贤人与奸臣犹如仇敌，贤人对于平庸国君的心意也是不符合的。要使奸臣将他的仇敌推荐给不合心意的国君，那要比进献和氏之璧困难万倍；又没有砍断双脚的忠臣来推荐，它的困难如同拔山一样。君主与贤人心意相合，一千年才会碰上一次。如果这样的事是接踵而至，那么建立霸王之业的君主自然就出现了。那些有才德的人不被国君重用的事例，真是多得无法记载。因此，有道之士没有受到刑辱，该是由于他们怀抱白玉之璞而又未曾进献罢了。



宛春諫卫灵公凿池(卷六《刺奢》)

本篇一方面赞美宛春敢于为民进谏的美好品德，另一方面也称赞了卫灵公肯于用贤纳谏罢役、不听信谗言的美德。

卫灵公以天寒凿池^①，宛春谏曰^②：“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③，坐熊席^④，隩隅有灶^⑤，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苴^⑥，君则不寒，民诚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谏曰：“君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罢役，是德归宛春，怨归于君。”公曰：“不然。宛春，鲁国之匹夫^⑦，吾举之^⑧，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春）之善^⑨，非寡人之善与？”灵公论宛春，可谓知君之道矣！

①卫灵公：春秋时卫国的国君，姓姬，名元，谥灵。

②宛春：卫国大夫。 ③衣：穿。狐裘（qiú求）：用狐狸皮毛做的皮衣。 ④熊席：熊皮制做的垫子。 ⑤隩（ào奥）：室内边角。隅（yú于）：角落。灶：此指室内取暖的一种设备。 ⑥履决不苴（jū居）：鞋子破旧。苴：用草做成的鞋垫。这里用作动词。 ⑦匹夫：平民男子。 ⑧举：提拔。 ⑨疑“寡人有春”后脱一“春”字。

卫灵公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开凿水池，宛春进谏说：“天气寒冷动工，恐怕会伤害百姓。”灵公说：“天气寒冷吗？”宛春说：“君主您身上穿着狐皮衣服，坐着熊皮席垫，室内角落设有暖灶，所以不感到寒冷。现在百姓衣服破了没有补，鞋子破了没草垫，您是不寒冷，百姓确实寒冷。”灵公说：“很好！”便下令停止凿池。卫灵公身边的近臣劝阻说：“您开工凿池，不知道天气寒冷；凭着宛春对下情的了解而停止凿池，这是把恩德归于宛春，却把怨恨归于君主。”灵公说：“不对。宛春是鲁国的平民，我提拔了他，卫国百姓还没有见过他呢！现在就要靠这件事让百姓了解他。况且宛春有善，我有了宛春，宛春的‘善’不就是我的‘善’吗？”灵公对于宛春的这番评论，可以说他是懂得做君主的道理了！



香居谏齐宣王止大室

（卷六《刺奢》）

本篇写齐宣王贪图享受，建造百亩大室，劳民伤财，三年未成，群臣无人敢谏。香居冒险进谏，终于使齐宣王翻然悔悟。

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①，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者。香居问宣王曰^②：“荆王释先王之礼乐^③，而为淫乐，敢问荆邦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敢问荆邦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居曰：“今王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谏者，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香居曰：“臣请避矣！”趋而出^④。王曰：“香子留！何谏寡人之晚也？”遽召尚书曰^⑤：“书之。寡人不肖，好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齐宣王建造一座很大的房子，房顶有一百亩那么大，厅堂大得能容下三百个房间。以齐这样的大国大操大办，却盖了三年都没有建成，臣子们没有谁敢劝阻。香居问宣王说：“楚王放弃先王的礼乐，而

①具：备办。 ②香居：战国齐国大夫。 ③荆王：即楚王。释：放弃。 ④趋：小步快走。 ⑤遽（jù）：急速。尚书：官名。汉以前是小官，负责掌管殿内文书。

去搞淫靡之乐，我大胆地问您，楚国还算得上有国君吗？”宣王说：“可以说没有国君。”“那么再大胆地问您，楚国还算得上有臣子吗？”宣王说：

“可以说没有臣子。”香居说：“现在大王建造这样大的房子，三年都不能完工，可是群臣中没有一个人敢于进谏，大胆地问大王，您还算得上有臣子吗？”宣王说：“可以说是没有臣子了。”香居说：

“那么臣下就请求您允许我回避吧！”说完，快步走了出去。宣王说：“香先生留下！您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规劝我呢？”宣王急忙召见尚书说：“把这件事写下来。是我不好，喜欢建造大的房子，是香先生劝阻了我。”

季子让国（卷七《节士》）

本文写季子三次让国的事迹。春秋时代，兄弟之间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是不少的；让国则不多。所以本文充分显示季子忠厚仁义的思想品德。

延陵季子者^①，吴王之子也^②。嫡同母昆弟四人^③：长曰遏，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札^④。札即季子，最小而贤，兄弟皆爱之。既除丧^⑤，将立季子，季子辞曰：

“曹宣公之卒也^⑥，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⑦，将立子臧^⑧，子臧去之，遂不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也^⑨，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子臧^⑩，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与季子^⑪，季子必不受。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⑫，而致诸侯乎季子。”皆曰：“诺。”故诸其为君皆轻死为勇^⑬，饮食必祝曰^⑭：

①延陵：地名。春秋吴邑，季札的封地。在今江苏武进县。 ②吴王：指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名寿梦。 ③嫡：正妻。 ④“长曰遏（è 饿）”四句：《史记·吴太伯世家》作“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旧注认为“遏是其名，诸樊是其号”。 ⑤除丧：除掉丧礼之服。 ⑥曹宣公：春秋时曹国君主，名庐。 ⑦曹君：即曹成公，春秋时曹国国君，名负刍。曹宣公死后，负刍杀太子自立为国君，国都百姓都不拥戴他。 ⑧子臧：曹宣公之子。 ⑨义：合理。嗣：继承人。 ⑩附：归顺。 ⑪作：一作“造”（zuò 做），今猝的意思。 ⑫迭：轮流。 ⑬轻死：轻视自己的生命。 ⑭祝：祈祷。

“天若有吾国，必疾有祸予身。”故遏也死，余祭立；余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国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还。僚者，长子之庶兄也，自立为吴王。季子使而还，至则君適之^①。遏之子曰王子光，号曰闾閭^②，不悦曰：“先君之所为，不与子而与弟者，凡为季子也。将从先君之命，则国宜之季子也；如不从先君之命而与子，我宜当立者也，僚恶得为君^③？”于是，使专诸刺僚^④，而致国乎季子。季子曰：“尔杀我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乱也；尔杀我兄^⑤，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号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国为义，以其不杀为仁，是以《春秋》贤季子而尊贵之也^⑥。

①適：通“嫡”，嫡子。君適之：视之为嫡子而率之为国君。 ②闾閭：一作“闾庐”。 ③恶（wū乌）：哪里，怎么。 ④专诸：春秋时候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西北）人。公子光欲杀吴王僚自立，使命专诸把短剑藏在鱼腹中，借着设宴献鱼的机会，把吴王僚刺死，专诸也当场被杀。 ⑤我兄：指吴王僚。 ⑥《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修订而成。

延陵季子是吴王的儿子，同母所生兄弟四人，老大名遏，老二名余祭，老三名夷昧，老四名札。札就是季子，年龄最小而有才德。他的兄长都很喜爱他。为吴王守丧完毕，要立他做国君。季子推辞说：“曹宣公死后，诸侯和曹国百姓都认为曹成公是个不义之君，要立子藏为曹国君主，子藏离开了曹国，没有做国君，因此成全了曹成公。君子说：

‘子藏能够恪守节义呀！’你是合法的继承人，谁敢干涉你呢？拥有国家，不是我应守的节义。我虽然没有才能，却愿意依附子藏，以免失去节义。”他的兄长们还是坚持立他为国君，季子只好抛弃他的家室，到城外去耕种，并在那里住下了。遏说：

“现在如果仓猝地把君位交给季子，季子必定不肯接受。我们不要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兄弟依次做国君，这样就可以把诸侯的爵位自然地传给季子了。”大家都说：“好。”因此，这几个做国君的，都把不怕死视为勇敢，每当进餐时一定祈祷说：“上天如果想使吴国存在下去，一定要快些把灾祸降到我的身上。”因此，遏死了，余祭立为国君；余祭死了，夷昧立为国君。夷昧死了，那么国君就应该季子做了。可是那时季子正在出使他国，没有返回。僚是长子遏的异母兄，乘机立自己为吴王。季子出使归来，就把僚视为嫡子而奉他为

国君。遏的长子叫王子光，号为闾閭，不高兴地说：“先君的作为，不把君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都是为了季子。如果要遵从先君的命令，那么国家应该给季子；如果不遵从先君的命令，而是把君位传给儿子，那么我就应该立为国君，僚怎么能做国君呢？”于是就派专诸刺死了僚，并且把君位让给季子。季子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接受你的国家，这是我参与你作乱；你杀死我的哥哥，我又杀死你，这样父子兄弟互相残杀，一辈子都不会结束了。”他便离开国都到延陵去，一辈子不进吴国都城。所以号称“延陵季子”。君子认为他不接受国家是义，不互相残杀是仁。因此，《春秋》认为季子贤德，并且珍视尊重他。

挂 剑 （卷七《节士》）

本篇写延陵季子履行自己心中的诺言，脱千金之剑挂在徐君墓树的事迹，从而表现出他忠诚守信的思想品德。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①，带宝剑以过徐君^②。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为有上国之使^③，未献也，然其心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④，则徐君死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⑤。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⑥，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⑦，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⑧。”

①聘：访问，指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节问候。 ②徐君：徐国国君。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北。 ③上国：指春秋时中原诸侯国。 ④顾反：总想着回来。 ⑤嗣君：此指徐国继位的君主。 ⑥伪：欺。 ⑦兮：语气词。故：故旧。 ⑧脱：解下。千金之剑：言剑值千金，形容其贵重。

延陵季子要到西边去访问晋国，佩带宝剑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观赏季子的宝剑，嘴上没有什么，但脸色透露出想要宝剑的意思。延陵季子因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把宝剑献给徐国国君，但是他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季子出使在晋国，总想念着回来，可是徐君却已经死在楚国。于是，季子解下宝剑送给继位的徐国国君。随从人员阻止他说：“这是吴国的宝物，不是用来作赠礼的。”延陵季子说：“我不是赠给他的。前些日子我经过这里，徐国国君观赏我的宝剑，嘴上没有什么，但是他的脸上透露出想要这把宝剑的表情；我因为有出使上国的任务，就没有献给他。虽是这样，在我心里已经答应给他了。如今他死了，就不再把宝剑进献给他，这是欺骗我自己的良心。因为爱惜宝剑就使自己的良心虚伪，廉洁的人是不这样的。”于是解下佩剑送给了继位的徐国国君。继位的国君说：“先君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接受宝剑。”于是，季子把宝剑挂在了徐国国君坟墓上就走了。徐国人赞美延陵季子，歌唱他说：“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哭 秦 庭 （卷七《节士》）

本篇记述楚国申包胥到秦国求救兵以抵抗吴国侵楚的故事。文中生动地记叙他不受使命而赴秦求救，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王。又功成不受赏，不要名，从而突出了他高度自觉的爱国精神。

申包胥者^①，楚人也。吴败楚兵于柏举^②，遂入郢^③，昭王出亡在随^④。申包胥不受命而赴于秦乞师^⑤，曰：“吴为无道行，封豕长蛇^⑥，蚕食天下，从上国，始于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⑦，使下臣告急曰：

‘吴，夷狄也^⑧。夷狄之求无厌，灭楚则西与君接境。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逮吴之未定^⑨，君其图之。若得君之灵^⑩，存抚楚国^⑪，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⑫，曰：

“寡君闻命矣，子其就馆，将图而告子。”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休^⑬，下臣何敢即安？”倚于庭墙立哭，日夜不绝声，

①申包胥：申氏，名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又称王孙包胥，楚君蚡冒的后代。 ②柏举：春秋时楚地，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 ③郢（yǐng影）：楚都，在今湖北江陵西北。

④昭王：熊氏，名珍，又作“轸”，谥昭。楚平王之子。随：古国名，姬姓，春秋后期归附楚国，故址在今湖北随县。

⑤不受命：指未得到昭王派遣出使的命令。 ⑥封豕长蛇：大猪和长蛇，比喻贪暴的元凶首恶。封：火。 ⑦越：坠落。草莽：荒野。 ⑧夷狄：古代对少数民族的通称。夷：东夷。狄：北狄。 ⑨逮：及，趁。 ⑩灵：威灵。

⑪存抚：存恤抚养。 ⑫秦伯：秦国君主，指秦哀公，嬴姓，秦景公之子。 ⑬所休：休息之所。

水浆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为赋《无衣》之诗^①，言兵今出。包胥九顿首而坐^②。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无臣若此，吾亡无日矣。”于是，乃出师救楚。申包胥以秦师至楚，秦大夫子满、子虎帅车五百乘^③。子满曰：“吾未知吴道^④。”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会之，大败吴师。吴师既退，昭王复国，而赏始于包胥。包胥曰：“辅君安国，非为身也；救急除害，非为名也；功成而受赏，是卖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赏，终身不见。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绝声，厚矣^⑤；不受赏，不伐矣^⑥。然赏所以劝善也，辞赏亦非常法也^⑦。”

①赋：朗诵。《无衣》：《诗经·秦风》的篇名。

②九顿首：九次叩头。《无衣》共三章，每诵完一章就顿首。顿首：头叩地而拜，周礼九拜之一。③帅：率领。乘：一车四马。春秋时兵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④道：指作战方法。⑤厚：感情深厚。

⑥伐：夸耀。⑦辞：拒绝。

申包胥是楚国人。吴国军队在柏举战胜了楚军，占领了郢城。楚昭王逃亡到随国。申包胥未领使命就奔赴秦国去求救兵，说：“吴国做出无道暴行，象大猪长蛇，蚕食天下，使上国服从，从楚国开始。我国国君失掉了国家，流落在草莽之中，派小臣告急说：‘吴国是夷狄，夷狄贪求无厌，灭亡楚国以后，它的西边就与您的国家边境连接了。如果吴国是您的邻邦，那就成了贵国国界上的祸患了。趁吴国还没有把楚国平定，您应该及早谋划了。如果托您的福，保存安抚楚国，楚国世世代代都将侍奉您。’”秦哀公派人推辞说：“我们国君听见您的指教了，请您先回客馆，我们要考虑考虑，然后再告诉您。”申包胥回答说：“我们国君流落草莽，还没有得到休息的地方，小臣怎么敢就去安歇呢？”于是就倚靠着庭堂的墙壁，站着痛哭起来。哭声日夜不断，一口水浆也不喝，就这样哭了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他朗诵了《无衣》这首诗，答应马上就出兵。申包胥叩了九次头，然后坐下。秦哀公说：“楚国有这样的忠贞之臣都要灭亡，我没有这样的忠臣，我的灭亡没有几天了。”于是，出兵救援楚国。申包胥引秦军来到楚国，秦大夫子满、子虎率领战车五百乘。子满说：“我们还不知道吴国的用兵之道。”于是就让楚国人先与吴国人

交战，然后秦军与楚军一起同吴军作战，打得吴军大败。吴军退出楚国以后，楚昭王回国，在论功行赏时从申包胥开始。包胥说：“辅佐君主，安定国家，不是为了我自己；解救危急，消除灾害，不是为了名位；成功了而接受赏赐，这是出卖勇敢。君主已经安定了，我还有什么要求呢！”于是逃避赏赐，一辈子没有再露面。君子说：“申先生没有领受使命就奔赴秦国，这是忠贞；七天七夜哭声不断，这是爱国深厚；不接受赏赐，这是不夸耀自己！然而，赏赐是用来劝勉人们行善的，拒绝赏赐也不符合正常的法度。”

古之良史 (卷七《节士》)

本篇赞扬齐国史官实录史事、忠于职守的美德和前仆后继、不畏强暴的气概。

齐崔杼者①，齐之相也，弑庄公②，止太史无书君弑及贼③。太史不听，遂书贼，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又嗣书之，崔子又杀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复书之，乃舍之。南史氏④，是其族也，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⑤，将复书之，闻既书矣，乃还。君子曰：“古之良史。”

齐国崔杼，是齐国的宰相，杀死了齐庄公。他威胁太史，不许在史书上写上“君弑”及“贼”的字眼。太史没有听从，就写了“贼”，记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便杀了他。太史的弟弟又接着记载下这件事，崔杼又杀死了他，就这样死了两个人。太史的另一一个弟弟又接着再写这件事，崔杼只好放了他。

①崔杼：春秋齐大夫，谥武，因又叫崔武子。棠公死了，崔杼前去吊唁，看见棠公妻姜氏很美，就娶了她。后来姜氏与齐庄公私通，崔杼得知后，就杀死庄公，立景公，自为宰相辅佐他。②弑（shì）：古代称臣杀君、子杀父为“弑”。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姓姜，名光，谥庄。③太史：官名，掌管记载朝廷史事，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书：记载。贼：指作乱。④南史：史官姓氏。⑤简：古时写字用的竹片。

有位南史氏，是太史的族人，听说太史兄弟都被杀死，就拿^了竹简前来，要再写这件事，听说已经写了，才返回去。君子说：“他们是古代的优秀史官。”



终身食鱼

(卷七《节士》)

本文写郑相不接受别人送给的鱼，并且讲述了不受鱼的原因，值得后人借鉴。

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郑相不受。或谓郑相曰：“子嗜鱼，何故不受？”对曰：“吾以嗜鱼，故不受鱼，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

从前，有人送鱼给郑国宰相，郑国宰相没有接受。有人对他说：“您喜欢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回答说：“正因为我喜爱吃鱼，所以才不能接受馈赠的鱼。接受了馈赠的鱼，就要失去禄位，我就不能凭禄位吃鱼；不接受馈赠的鱼，就得到禄位，一辈子就都能吃鱼。”



养志忘身（卷七《节士》）

本篇赞扬原宪安贫乐道，养志忘身，不慕荣利，不事权贵；讥讽了子贡迎合世俗，谋取富贵，自私自利，假仁假义。通过原宪贫居、子贡来访一问一答的细节描写，两人形成鲜明对比，构思很有特点。

原宪居鲁①，环堵之室②，茨以生蒿③，蓬户瓮牖④，揉桑以为枢⑤，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⑥。子赣闻之⑦，乘肥马，衣轻裘⑧，中绀而表素⑨，轩车不容巷⑩，往见原宪。原宪冠⑪桑叶冠，杖⑫藜杖而应门，正冠则纓绝⑬，衽襟则肘见⑭，纳屣则踵决⑮。子赣曰：“嘻！先生何病也⑯？”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

①原宪：名宪，字子思，孔子弟子，春秋时鲁国人，一说宋人。②环堵：四面墙壁各一堵，比喻房间很小。堵：古时筑墙，以长、宽、高各一丈为一堵。③茨(cí 词)：用芦苇、茅草盖的屋顶。蒿(hāo 毫阴平)：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生蒿，即没有晒干的青蒿。④蓬户：用蓬草编成的门。蓬：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飞蓬。瓮牖：用破缸做的窗户。⑤揉(róu 柔)：使木弯曲或平直。枢(shū 梳)：门上的转轴。⑥匡坐：端正地坐着。弦歌：鼓琴歌唱。⑦子赣(gòng 贡)：即子贡。端木氏，名赐，字子赣，孔子弟子，春秋时卫国入。⑧衣(yì 艺)：穿。⑨绀(gàn 干去声)：黑里泛红的丝绸。素：白色丝绸。⑩轩车：大夫以上官员乘坐的车子。⑪冠：戴。⑫杖：拄着。⑬正冠：把帽子扶正。纓：帽带。⑭衽(rèn 认)：衣襟。这里作动词用。衽襟：拉一拉衣襟。见(xiàn 现)：露出。⑮纳屣(jà 据)：穿上鞋子。屣：用麻、葛等制成的鞋子。踵决：鞋后跟裂开。⑯病：指困苦如病。

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①，比周而交②，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愿③，舆马之饰④，宪不忍为也。”子赣逡巡⑤，面有愧色，不辞而去。原宪曳杖拖屣，行歌《商颂》而反⑥，声满天地，如出金石⑦。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累之？《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⑧。”此之谓也。

原宪住在鲁国，四面土墙的房间狭小，屋顶用生蒿草盖着，蓬草编成的门，破缸做的窗户，揉制桑条当作门枢，屋顶漏雨，地下潮湿，他却端端正正地

①希世：迎合世俗。②比周：结党营私。③仁义之愿：假借仁义来隐藏邪恶。愿（ni 匿）：通“匿”，隐藏。④舆（yú 于）：车子。⑤逡巡（qūn 群阴平）：此指心有顾虑而徘徊不定。⑥《商颂》：《诗经》三颂之一，是公元前八、七世纪宋国宗庙祭祀的乐歌。⑦金石：泛指钟磬之类古代的打击乐器。⑧“《诗》曰”四句：见《诗经·邶风·柏舟》。匪：通“非”。匪句大意：我的心不象一块石头，不可以由人移来搬去；我的心不象一张席子，不可以由人随便卷起。

坐着，鼓琴唱歌。子赣听说了，乘着肥马拉的车子，穿着轻便暖和的皮衣，皮衣里子是黑里泛红的绸子，面子是素白色的绸子；高大的车子进不了巷子，便走着去见原宪。原宪头戴桑叶做的帽子，拄着藜杖来开门。整理一下帽子，帽带就断了；拉一拉衣襟，胳膊肘就露了出来；穿上鞋子，后跟就裂开了。子赣说：“呀！先生患了什么‘病’吧？”原宪仰头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习而不能实施才叫做‘病’。我原宪是贫穷，不是‘病’。至于迎合世俗去做事，结党营私来交友，学习用来应付别人，教授为了自己谋利，仁义的隐藏，车马的装饰，我都是不忍心做的。”子赣听了徘徊不进，脸上现出惭愧的神色，没有告辞就离开了。原宪曳着藜杖，拖着鞋子，边走边唱《商颂》回屋去了，歌声充满天地，好象金石乐器发出铿锵音响。天子不能够使他为臣子，诸侯不能够与他交朋友。所以修养志气的人忘记自我，连自身尚且都不爱惜，还有谁能妨碍他呢？《诗经》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晏子解骖 （卷七《节士》）

本文写晏子解骖救越石甫以及与越石甫交朋友的过程。越石甫要求知己信任，拒绝不知己怠慢，耿介倔强。晏子察实观行，见容见意，不因功德骄傲，竭诚礼贤下士，因而更得越石甫信赖，也更显出功德圆满。它情节简单而曲折、叙述简明而起伏，短小精悍，生动有趣。

晏子之晋^①，见披裘负刍息于途者^②，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③？”对曰：“齐人累之^④。吾名曰越石甫^⑤。”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⑥，载而以归。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甫怒而请绝^⑦。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于患，吾于子犹未可邪？”越石甫曰：“吾闻君子拙乎不知己^⑧，而信乎知己者^⑨，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⑩，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几辞^⑪，婴可以辞而无弃乎^⑫！”越石甫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上客。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⑬，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①晏子：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之：到……去。 ②刍（chú刍）：喂牲口的草。

③曷（hé和）：为什么。 ④累（léi雷）：同“縲”，用大绳子捆绑。 ⑤越石甫：一作“越石父”。 ⑥遽（jù据）：急速。骖（cān餐）：辕马两边的马叫骖马。左骖：辕马左边的骖马。 ⑦绝：绝交。 ⑧拙（quā屈）：受委屈。 ⑨信：信任。 ⑩向：从前。 ⑪几：注意。

⑫辞：谢罪。 ⑬厄：穷困。

晏子到晋国去，看见一个披着破皮衣背着柴草的人正在路边休息，认为他是个君子，便派人问他说：“您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呢？”那个人回答说：“是齐国人使我受害的。我名叫越石甫。”晏子感叹道：“啊！”立即解下自己的左边骖马，把他赎了出来，并且载着他一同回齐国。到了家里，晏子没有向他告辞，就独自走进去了。越石甫大怒，请求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答复说：“我晏婴还不曾与您交朋友，现在使您免于灾难，我对于您还可以吗？”越石甫说：“我听说君子被不知己的人委屈，而被知己的人信任，所以，我请求与您断绝交往。”于是晏子出来与他相见，说：

“以往我只见到了您的容貌，而现在我才看到了您的意志。我听说观察人的实际，不能停留在名声上；观察人的行为，不注意他的言辞。我可以向您赔礼道歉，而您就可不抛弃我吗？”越石甫说：“先生以礼待我，我怎敢不恭敬地服从！”于是，晏子就把越石甫当作上客。世俗人有功劳就是有了恩德，有了恩德就可以骄傲。晏子有功劳，使别人免于灾难，可他反而委屈谦卑待人，他距离世俗就更远了。这是保全功德的道理。



嗟来之食（卷七《节士》）

黔敖行善而忽视礼，饿者矜持而过于执，结果好事做不成，饿死不值得。所以做好事要注意态度，知书识礼不可迂腐。“嗟来之食”已成典故成语，比喻侮辱性施舍。但这个故事其实教人不可过于执。

齐大饥^①，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②。有饿者蒙袂接履^③，贸贸然来^④。黔敖左奉食^⑤，右执饮曰：“嗟！来食！”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⑥，以至于此也！”从而谢焉^⑦，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⑧！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齐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黔敖在路边做饭，等着提供饮食给受饿的人来吃。有一个饥饿的人，用衣袖蒙着脸，拖着鞋子，昏沉沉地走了过来。黔敖左手捧着食物，右手端着水，说：“喂！过来吃！”那位饥饿的人瞪起眼睛看着他说：“我就因为不吃你这样喊叫来吃的饭，所以才饿到这个地步！”黔敖过去向他道歉，但他终于不吃而饿死了。曾子听说这件事，说：“太细小了啊！他喊叫，可以离开；他道歉了，可以吃饭。”

①饥：饥荒。 ②食之：给他们吃。 ③蒙袂（mèi 妹）：用袖子蒙面。袂：衣袖。接履：拖着鞋不使脱落。

④贸贸然：双目昏眩不明。 ⑤奉：捧着。执：端着。

⑥唯：就是。 ⑦谢：道歉。 ⑧微：指计较细微。

与：通“欤”，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啊”。

唇亡齿寒 (卷九《善谋》上)

本篇记述晋国计灭虞国、虢国的历史故事。两个相依为命的小国，被一个大国用玩物爱好进行离间，收买一国，灭亡一国，反过来再灭掉另一国。本文在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注意人物刻画，尤其是写晋国君臣的狡诈和虞国君主的贪愚，跃然纸上。文中官之奇形容虞、虢相依为命的关系是“唇亡齿寒”，已为成语。

虞、虢^①，皆小国也，虞有夏阳之阻塞^②，虞、虢共守之，晋不能禽也^③。故晋献公欲伐虞虢^④，荀息曰^⑤：“君胡不以屈产之乘^⑥，与垂棘之璧^⑦，假道于虞^⑧？”公曰：

“此晋国之宝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⑨；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⑩，置之外府，取之中厩，置之外厩^⑪。”公曰：“宫之奇存焉^⑫，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⑬固^⑭矣。虽然，其为人也，通心而懦^⑮，又少长于君。通心则其言之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

①虞(yú于)：周代诸侯国，故址在今山西平陆县北。虢(guó国)：指北虢，周代诸侯国。故址在今山西平陆县南。虞与虢边界相接。②夏阳：在今山西平陆县境。

③禽(qín秦)：同“擒”，捕捉。④晋献公：晋国国君，姬姓，名诡诸。⑤荀息：晋国大夫，荀氏，名息，字叔。⑥屈产之乘：屈地产出的马。屈：古邑名，春秋时属晋国。乘：此指驾车的马。⑦垂棘：地名，春秋时出产宝玉。⑧假：借。⑨币：礼物。⑩府：古代诸侯国君藏文书或财物的机构。⑪厩(jiù救)：马圈。

⑫宫之奇：春秋时虞国大夫。⑬知：通“智”，智慧。

⑭通心：善于通晓事理。懦：软弱。

前^①，而患在一国之后，中知以上^②，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谏曰：“晋之使者，其币重，其辞卑，必不便于虞。语曰^③：‘唇亡则齿寒矣^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旋归。四年，反取虞。荀息牵马抱璧而前，曰：“臣之谋如何？”献公曰：“璧则犹是，而吾马之齿加长矣。”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禽虞，虞不用宫之奇谋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战国并兼之臣也。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

虞国和虢国都是小国。虞国有夏阳的险要关塞，由虞国和虢国共同防守，晋国是不能够攻占他们的。所以晋献公想要攻打虞国和虢国，大夫荀息献计说：“您为什么不用屈地出产的骏马和垂棘出

①玩好(hào浩)：玩物嗜好。②中知：中等智力。

③语：谚语，俗语。④唇亡则齿寒：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

产的玉璧作为礼品，向虞国借路呢？”献公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晋国的宝物。如果虞国接受了我们的玉璧，不借给我们路，那该怎么办呢？”荀息说：“这是小国侍奉大国的微妙之处。如果他们（小国）不肯借路给我们（大国），就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就一定会借路给我们的。那么，这就等于我们从宫里的库藏取出（玉璧）来，放进宫外的库藏；从宫里的马圈牵出（马）来，放进宫外的马圈。”献公说：“宫之奇在虞国，一定不让虞君接受我们的礼物。”荀息说：“以宫之奇那样的智慧他固然会知道我们的企图了。虽是这样，但是他的为人，思想通达而性情怯懦，又是从小在虞君身边长大的。思想通达，那么他的言语就会简略；性情怯懦，那么就不会勉强劝谏；从小在虞君身边长大，那么虞君就会轻视他。再说，那些玩物爱好在耳目之前，而灾祸在另一个国家之后，具有中等以上的智慧，才能考虑到这一层；我料想虞君属于中等以下的智力。”献公就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晋国的使臣，他们的礼物贵重，他们的言辞谦卑，一定对虞国不利。俗语说：‘唇亡则齿寒矣。’所以虞国和虢国相互救援，不是相互赐与。今天灭亡了虢国，而明天就灭亡虞国了。”虞公不听。就接受了晋国的礼物，借路给晋国。晋国凯旋。

过了四年，晋国反过来袭取了虞国。荀息牵着骏马，抱着玉璧前来说：“我的计谋怎么样啊？”献公说：“玉璧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我的骏马的牙齿却长多了。”晋献公采用荀息的计谋而占领了虞国；虞君不采用宫之奇的计谋而亡国。所以荀息不是建立霸王事业的辅佐之臣，而是好战之国主张兼并的臣子。象宫之奇，才可称得上有忠臣的计谋。

烛之武退秦师

(卷九《晋谋》上)

本文写郑国烛之武为解兵临之危，夜说秦穆公，分析秦晋之间的矛盾，晓以利害，终于打动了秦穆公，瓦解了秦、晋联盟，使两国相继撤兵，郑国也转危为安。烛之武的机智勇敢和爱国精神，在全篇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①，以其无礼而附于楚^②。郑大夫佚之狐言于郑君曰^③：“若使烛之武见秦君^④，围必解。”郑君从之，召烛之武使之。辞曰：“臣之壮也^⑤，犹不如人^⑥，今老矣，无能为也。”郑君曰：“吾不能蚤用子^⑦，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烛之武许诺，夜出见秦君曰：“秦晋围郑，郑知亡矣。若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⑧。郑在晋之东，秦在晋之西，越晋而取郑，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晋^⑨？晋，秦之邻也。邻之强，君之忧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⑩，

①晋文公：晋国国君，名重耳，姬姓，晋献公之子，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秦国国君，名好任，嬴姓，称霸西戎。②以其无礼而附于楚：因为郑国曾经对晋国有过无礼行为，而且又对晋国有二心，亲附于楚国。以：因。其：代词，指郑国。这是指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经过郑国，郑文公对重耳没有以礼相待。③佚之狐：春秋时郑国大夫。郑君：郑文公，郑厉公之子，姬姓。④烛之武：春秋时郑国大夫。⑤壮：壮年。古人三十岁以上称作壮年。⑥犹：尚且。⑦蚤：通“早”。⑧执事：左右办事的人。这是对尊长的一种委婉敬称，等于说“请您手下办事人”。这里实指秦穆公。⑨陪：通“倍”，增益。⑩东道主：东方道上待客的主人。

行李之往来^①，共其资粮^②，亦无所害。且君立晋君^③，晋君许君焦、瑕^④，朝得入，而夕设版而画界焉^⑤，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取郑，又欲广其西境，不阙秦^⑥，将焉取之？阙秦而利晋，愿君图之。”秦伯说^⑦，引兵而还。晋咎犯请击之^⑧，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⑨，不能弊郑^⑩。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与^⑪，不知^⑫；以乱易整^⑬，不武^⑭。吾其还矣^⑮。”亦去，郑围遂解。烛之武可谓善谋，一言存郑安秦，而郑君不蚤用善谋，所以削国也；

①行李：此指外交使臣。②共：通“供”，供给。资：资财，钱财。③晋君：晋惠公，姓姬，名夷吾，晋献公之子，文公之弟。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得以回国即位。④焦、瑕（xiá 霞）：二邑名，在今河南浹县附近。⑤设版：修筑防御工事。版：打筑土墙时用的夹版。⑥阙（que 缺）：损害。⑦秦伯：即秦穆公。说（yuè 悦）：同“悦”，喜欢，高兴。⑧咎犯：晋国大夫，晋文公的舅父。姓狐，名偃，字子犯。击：攻打。之：指秦军。⑨微：如果不是。夫人：那个人，指秦穆公。⑩弊：损害。⑪所与：即同盟者。⑫知（zhì 智）：通“智”。⑬乱：相互攻击。易：改变，代替。整：整齐。这里指秦晋的联盟。⑭武：英武。⑮其：句中语气词，此处是表示命令的语气。

困而觉焉，所以得存。

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出兵围攻郑国，因为郑国国君对晋国国君无礼，而且亲附楚国。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国国君，包围一定解除。”郑文公听从他的建议，召见烛之武，派他出使。烛之武推辞说：“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如今我老了，更没有什么能力做什么了。”郑文公说：“我没能及早重用您，现在情况危急才来求您，这是我的过错。可是郑国灭亡，对您也很不利。”烛之武答应了郑文公，夜里出城去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军队围攻郑国，郑国知道要灭亡了。如果郑国灭亡有利于大王，那么大胆地麻烦您来灭亡郑国。郑国在晋国的东面，秦国在晋国的西面，越过晋国来攻占郑国，您知道那是很困难的。可为什么要用灭亡郑国来扩大晋国的疆域呢？晋国是秦国的邻国，邻国强大了，这是您秦国的忧患。如果您放弃郑国，让它成为您东方路上的主人，秦国的使者往来经过这里，郑国可以供给他们钱财粮食，对您也没有什么坏处。况且您曾帮助过晋惠公回国即位，晋惠公答应将晋国的焦、

瑕二邑给您，可是他早晨回国，晚上就修筑城墙，划分国界，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有什么能满足的！等它将东面的郑国占领后，就会又想扩展它西边的领土。它如果不损害秦国，又将到哪里去获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增益晋国，希望大王考虑一下！”秦穆公听后很满意，于是率领军队回去了。晋国大夫胥犯请求出兵袭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那个人的力量，我们就不能使郑国陷入困境。依靠了人家的力量，反过来又去损害人家，这是不仁义的；失去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用自己混战来改变整齐的联盟，这是不威武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国也撤离郑国，郑国的包围就解除了。烛之武可以说善于谋略，他的一番话保存了郑国，安定了秦国。郑文公没有及早任用善于计谋的人，所以使得国家日益削弱；情形危急，他觉悟过来，因此使郑国得以保存。

司马错论伐蜀（卷九《善谋》上）

秦惠王后元九年，蜀国发生了内乱。秦惠王想乘机兴兵伐蜀，扩大自己的疆域。但担心韩国军队侵犯秦境。面对讨韩与伐蜀的问题，张仪与司马错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张仪主张先伐韩国再取周室，挟天子以令天下，是帝王事业，司马错则主张兴兵伐蜀，既有“取地广国”之实，又有“禁暴正乱”之名，足以富国强民，而无树敌之危。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本篇主要记述了这场争论，肯定了司马错富国强兵的见解。

秦惠王时^①，蜀乱，国人相攻击，告急于秦。惠王欲发兵伐蜀，以为道险峡难至，而韩人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恐蜀乱，先伐蜀，恐韩袭秦之弊^②，犹与未决。司马错与张子争论于惠王之前^③，司马错欲伐蜀，张子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对曰：“亲魏善楚^④，下兵三川^⑤，塞什谷之口^⑥，当屯留之道^⑦，魏绝南阳^⑧，楚临南郑^⑨，秦攻新城宜阳^⑩，以临二周之郊^⑪，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

①秦惠王，秦孝公之子，名惠，嬴姓，始称王，为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②弊：虚。③司马错：战国时秦将，复姓司马，名错。张子：指张仪，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纵横家，主张“连横”。秦惠文君十年，任秦相，封武信君，帮助秦惠文君称王。后入魏为相，不久即死。④亲：亲近。善：友好。⑤下兵：出兵。三川：指黄河、伊河、洛河。因三水皆位于今河南洛阳一带，故称“三川”。⑥塞：阻塞。什谷：山名。⑦当：挡住。屯留：在今山西屯留县南。⑧南阳：在今河南焦作、博爱一带。⑨南郑：古邑名，在今陕西华县北。⑩新城：在今河南伊川西南。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西。⑪二周：指战国时期的东周和西周。周赧王末年，王室分裂，周赧王迁居西周，东周都城独立。东周的都城在今河南巩县附近，西周的都城在今河南洛阳。

鼎宝器必出①。据九鼎②，按图籍③，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伦也④。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⑤，去王远矣⑥！”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⑦，以秦攻之⑧，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服焉⑨。服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⑩，

①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奉为传国之宝。②据九鼎：占有九鼎，便是占有天下。③图籍：地图、户籍。④伦：一作“偷”，又作“长”。⑤顾：却，反而。⑥王（wàng忘）：称王，统治天下。⑦桀纣之乱：比喻蜀国王室兄弟间的战争。桀（jié杰）：夏桀，夏朝末代君主。纣（zhòu宙）：商纣，商朝末代君主。⑧之：指蜀国。

⑨缮（shàn善）：整治。⑩西海：指蜀国。

而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①，恶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②：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③。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④，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秦^⑤。”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叔相蜀^⑥。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司马错之谋也。

秦惠王的时候，蜀国发生内乱。国人互相攻杀，向秦国告急。秦惠王要发兵讨伐蜀国，但认为道路危险狭窄，很难到达蜀国，而韩国可能乘机侵犯秦国。秦惠王要先讨伐韩国，恐怕蜀国内乱越闹越大；要先去讨伐蜀国，担心韩国乘虚袭击秦国，所

①劫：胁迫。 ②谒（yè）：陈述。 ③与国：结盟的国家。 ④因：依靠，凭借。 ⑤完：完好。 ⑥陈叔：一作“陈庄”。战国时秦国官吏，公元前314年出任蜀相。

以犹豫不决。司马错和张仪在惠王面前展开了争论。司马错要讨伐蜀国，张仪说：“不如讨伐韩国。”惠王说：“请让我听听你们的见解。”张仪回答说：“亲近魏国，友好楚国，然后出兵三川，堵住什谷的山口，阻挡屯留的山道；魏国断绝南阳的通路，楚国逼临南郑，我们秦国进攻新城和宜阳，兵临东周、西周的城郊，谴责周王的罪过，乘机侵夺楚国和魏国的土地。周王室自知江山不能保住，就一定会献出九鼎宝器。我们据有九鼎，掌握地图户籍，挟持周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听从的，这是帝王大业。现今，蜀国是西边偏僻的国家，而且是戎狄之流，使士兵疲惫，百姓劳苦，却不能够获得好名声；即使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够获得大利益。我听说，争名的要到朝廷上争，争利的要到集市上争。现在三川周王室正是天下的朝廷和市场。可是大王却不到那里去争，反而去向戎狄争，这离建立王业太远了。”司马错说：

“不对。我听说，要想使国家富庶，必须扩大他的土地，要想使军队强大就必须使他的百姓富足；要想建立王业的，必须广施他的恩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那王业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如今，大王的土地狭小，百姓贫穷，所以我希望大王先从容易办到的事情做起。蜀国是西部的偏僻国家，而且又是

戎狄的首领，现在有象夏桀、商纣一样的祸乱。用我们秦国军队进攻他，就好象用豺狼去追赶羊群一样。取得他们的土地，足以扩大秦国；取得他们的财富，足以使我们的百姓富足；治军兴兵，没有伤害百姓就降服了蜀国。所以，降服一个国家，而天下人都不会认为我们暴戾；取尽蜀国的财富，各国诸侯也不会认为我们贪婪。这样，我们一次举动就能名利双收了，而且还有禁止暴虐、平定叛乱的美名。现在如果去攻打韩国，胁持周天子，胁持周天子是个坏名声，而且不一定有利。背着个不义的名声，而去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意攻打的地方，这就危险了。请允许我陈述它的原故：周王室是天下的宗室，齐国是韩国的盟国。周王室自己知道将要失去九鼎，韩国自己知道将要失去三川地带，那么，把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出谋划策，依靠齐国和赵国，并向楚国、魏国求援，把九鼎送给楚国，把三川土地送给魏国。把九鼎送给楚国，把三川土地送给魏国，大王是无法阻止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不如讨伐蜀国使秦国完好。”秦惠王说：“很好！我采纳你的建议。”秦国终于出兵讨伐蜀国，十月夺取了蜀地，于是平定了蜀国，蜀国的君主改爵号称为诸侯，秦国派陈叔去辅佐蜀侯。蜀国归属秦国以后，秦国日益强大富庶，而且逐渐地制服了各国诸侯。这都是司马错的计谋。



说苑

(选译)



禹泣罪人（卷一《君道》）

夏禹看到百姓犯罪，痛心自责，认为“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表现了有道明君的胸襟，说明了做君主的道理。

禹出，见罪人^①，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②：“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民^③，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④。”

夏禹出门看见一个罪犯，下车问他所犯罪行，听后就哭了起来。他左右的人说：“这个罪犯因为不走正路，违犯国法，所以才会这样，君王为什么要替他痛心到这种地步呢？”夏禹说：“尧舜时代的百姓都以尧舜仁爱之心为各自的心，如今我做了一国君主，百姓各自以各自的私心为心，因此我为这个罪犯痛心。”《尚书》上说：“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①禹：夏禹，相传是上古夏代的开国君主，儒家奉为仁君的典范。②左右：指夏禹的身边近臣。③尧舜：唐尧和虞舜，相传是夏禹之前的两代明君，也是儒家仁君的典范。④“《书》曰”句：《尚书·秦誓》作“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意思是：百姓如果有罪过，那就是我一个人的罪过。予：我。

剪叶戏封 (卷一《君道》)

周成王年幼，剪桐叶当作玉珪，封了唐叔虞。这本是一场儿戏，但是“天子无戏言”，辅助成王的周公只好将儿戏当真，把晋地封给唐叔虞。刘向以为此篇是赞美周公的“善说”，意在“明爱弟之义”。柳宗元作《桐叶封弟辨》，认为“剪桐封弟”事不信。应该说，刘、柳都未抓问题的要害。在古代，封建皇帝的话就是国家法制，一言一语都必须付诸实施。《剪叶戏封》正可让读者看到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家法制”的真象。

成王与唐叔虞燕居^①，剪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②，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③。周公以请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④，工诵之^⑤，士称之^⑥。”于是遂封唐叔虞于晋^⑦。周公旦可谓善说矣^⑧，一称而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

周成王和唐叔虞闲居无事，成王剪了一片梧桐叶当作玉珪给了唐叔虞，说：“我把这个封你。”

①成王：姬姓，名诵。周武王之子。武王死时，他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七年后成王亲政。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名虞，字叔，封于唐。燕居：闲居。②桐叶：即梧桐树叶。珪（guī圭）：同“圭”。玉制礼器，长形，上圆下方，是诸侯受封的凭证。③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领地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④史：史官。古代君主言行由史官记录，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书，书写，指纪录。⑤工：乐工，此指瞽史，专职朗诵。⑥士：周代大夫以下的职官通称，这里等于说“百官”。⑦晋：诸侯国名，领地在今山西南部，国都在冀，今山西翼城。⑧说（shuì税）：游说、劝说。

唐叔虞非常高兴，将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为此请示成王说：“天子封唐叔虞了吗？”成王说：“我完全是和唐叔虞玩耍的。”周公回答说：“我听说过，天子是不说玩笑话的。天子说出来的话，史官要记载它，乐工要朗诵它，士人要称颂它。”于是成王就封唐叔虞于晋。周公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善于劝说的人，这样一说，成王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论，同时也使他明白了爱护弟弟的意义，有助于周王室的巩固。



诽谤之情 （卷一《君道》）

本文通过周武王与姜太公的问答，说明一个道理：得贤必须认真辨别诽谤之情，改变好用小善的毛病，警惕结党营私、蔽贤为奸的弊端。

武王问太公曰^①：“举贤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不得真贤之实也。”武王曰：“其失安在^②？”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贤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听誉而不恶谗也，以非贤为贤，以非善为善，以非忠为忠，以非信为信。其君以誉为功，以毁为罪；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贤^③，百吏群党而多奸；忠臣以诽死于无罪，邪臣以誉赏于无功，其国见于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闻诽誉之情矣^④。”

周武王问姜太公说：“选拔贤才，反而因此招致危亡，这是为什么呢？”姜太公说：“虽然选拔

①武王：周武王，姓姬，名发。太公：姜太公。本姓姜，先世封吕，从封姓吕，名望。周文王得之于渭水边上，说“吾先王太公望子久矣！”所以号为太公望。周武王尊他为尚父。②安：何，哪里。③比周：结党营私。④诽：流言蜚语。誉：赞美。

了贤才，但是不用他，这只是有选贤的虚名，实际却没有得到真正的贤才。”武王说：“它的过失出在哪里呢？”太公说：“它的过失就在于国君只喜欢用人的微小好处罢了，所以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贤才。”武王说：“喜欢用人微小好处是怎样的呢？”太公说：“国君喜欢听赞誉，而且不厌恶谗言，这就会把不贤的人当作有贤才，把不善当作善良，把不忠当作忠诚，把不守信义当作信实。这样一来，国君就把赞美当作功劳，把诽谤当作罪恶；有功的人不予奖赏，犯法有罪的人不加惩罚；结党的人得到重用，不结党的人贬退不用。因此臣下们结党营私，遮住了贤才；官吏们也勾结成党，大行奸诈；忠臣由于直言而被认为诽谤，无罪处死；奸臣由于阿谀奉承而被认为赞誉，无功得赏。这样的国家就出现危亡。”武王说：“很好！我今天听见了诽谤和赞誉的真情了。”



国有三不祥 （卷一《君道》）

齐景公上山见虎，下泽见蛇，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晏子在答疑中指出，国家的不祥之兆表现在对待贤才的错误态度；并且指出，山有虎、泽有蛇是正常现象，从而诱导齐景公正确关心国家政治的祥咎。

齐景公出猎^①，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②：“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③？”晏子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④、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⑤？”

齐景公出外打猎，在山上遇见了老虎，在湖泽中看见了大蛇。回去就把晏子叫来，问道：“今天我外出打猎，上山就见老虎，下泽就见大蛇，这恐怕就是所谓不吉祥的征兆吧？”晏子说：“国家有三种不吉祥的事情，跟您讲的这些毫无关系。国中有贤才而国君却不知道，这是第一件不祥的事情；

①齐景公：春秋时齐国国君，名杵臼。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在位。 ②晏子：即晏婴，字平仲。春秋齐国大夫。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 ③殆（dài带）：大概，恐怕。 ④如：往，到。 ⑤曷（hé何）：怎么。

发现了贤才而不用，这是第二件不祥的事情；用了但不信任，这是第三件不祥的事情。所谓不吉祥就像这类事情。今天您上山遇见老虎，那是到了老虎住的地方；下湖泽看见蛇，那是到了蛇栖息的洞穴。跑到老虎住的地方看见老虎，下到蛇藏身的洞穴看见蛇，这怎么能说是不吉祥呢？”



楚文王戒申侯伯（卷一《君道》）

本篇写楚文王病时悔悟自己在用人上的错误，及时纠正，将正直敢谏的筮饶封为大夫，将一味奉承的申侯伯赶走，并告诫申侯伯为人应当仁厚。申侯伯不听劝告，终于自食其果。它启发人们，为人应正直自重。

楚文王有疾^①，告大夫曰^②：“筦 饶犯我以义^③，违我以礼，与处不安，不见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时爵之^④；申侯伯吾所欲者劝我为之^⑤，吾所乐者先我行之，与处则安，不见则思，然吾有丧焉，必以吾时遣之^⑥。”大夫许诺，乃爵筦饶以大夫，赠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将之郑^⑦，王曰：“必戒之矣^⑧，而为人也不仁^⑨，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

楚文王在病中，告诉大夫说：“筦饶冒犯我是出于正义，违逆我是出于礼节，和他在一起使我感到不安，不见他也不想念他，但是与他接触我有收获，一定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授予他一个爵位。申侯

①楚文王：春秋楚国君主，楚武王之子，名熊贲。

②大夫：周代官职。位于卿之下，士之上。 ③筦（guǎn）饶：春秋楚国大夫。 ④爵：动词，授予爵位。 ⑤申侯伯：春秋楚国大夫，楚文王的宠臣。 ⑥遣：遣送，打发。 ⑦之：往，到。 ⑧戒：防备。 ⑨而：同“尔”，你。

伯这个人，凡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他都劝我去做；凡是我喜欢的东西，他都抢先替我办好。和他在一起我感到很安逸，见不到他就想念他，但是与他接触我有所失，一定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打发他走。”大夫答应照办，于是授予甯饶大夫爵位，赠送申侯伯一些礼品，请他离开楚国。申侯伯将要到郑国去，楚文王说：“一定要戒备你的毛病了，你为人不仁，想要夺得人家的政权，不要再把这种欲念带到鲁、卫、宋、郑几个国家去。”申侯伯不听楚文王的忠告，就到郑国去了。三年后，他夺取了郑国的政权，但是仅仅五个月就被郑国人杀死了。

弦章辞鱼

（卷一《君道》）

齐景公射箭出靶，众臣反而齐声喝彩。弦章指出众臣喝彩的原因是他们缺乏才智和胆识，一切顺从君主；提醒景公注意谄媚。景公为此赏赐他五十车鲜鱼，他坚决谢绝，因为接受赏赐就失去进谏的意义，等于为了讨好景公，掩盖了景公的过失。这个故事的深意便在于此。

晏子没十有七年^①，景公饮诸大夫酒^②，公射出质^③，堂上唱善^④，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⑤。弦章入^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 吾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对曰：“此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⑦，勇不足以犯君之颜色，然而有一焉。臣闻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身黄^⑧，食苍则其身 苍。君其犹有谄人言乎^⑨？”公曰：“善。今日之言，章为君，我为臣。”是时海人入鱼，公以五十乘赐弦章。弦章归，鱼乘塞塗，抚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⑩，皆欲若鱼者也^⑪。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 臣谄谀

①晏子：即晏婴。见p 142《国有三不祥》篇注②。 ②景公：即齐景公。见p 142《国有三不祥》篇注①。 ③质：箭靶。

④唱善：高声叫好。 ⑤播：舍弃。 ⑥弦章：齐国大夫。

⑦知：通“智”。智慧。 ⑧尺蠖（huò获）：蛾的幼虫，行动时身体向上弯成弧形，像用大拇指和中指量距离一样，所以叫尺蠖。 ⑨谄（chǎn 产）：讨好。 ⑩曩（nāng囊）：以往，从前。 ⑪若：这些。

以干利，故出质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辅于君未见于众，而受若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也。”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行也。”

晏子死了十七年了。一天，齐景公请大夫们饮酒，景公乘兴拉弓射箭，箭飞在箭靶之外，然而堂上响起一片喝彩之声，如同从一个人嘴里发出来一样。齐景公顿时变了脸，连声叹息，扔掉弓箭。这时弦章走进来，景公说：“弦章啊，自从我失去晏子，至今十七年了，从来没有听人们说起我有什么不好。今天我射箭出靶，可是大夫们却异口同声高声喝彩。”弦章回答说：“这就说明大夫们的不贤。他们的才智不足以发现您的过失，他们的胆量不足以冒犯您的神色，这样就有了完全一样的反应。我听说过，凡是您喜爱的衣物，大臣们就服用；凡是您喜欢的食物，大臣们就食用。尺蠖吃黄颜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青颜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青色。您大概还喜欢听奉承人的话吧？”景公说：“很好。今天的谈话中，弦章你是国君，我是臣子。”弦章说这番话时，正遇上

海上渔民送来鲜鱼，景公就装了五十车鲜鱼赏赐弦章。弦章回家，满载鲜鱼的车子堵塞了道路。弦章抚摩着车夫的手说：“刚才那些喝彩的人，都想得到这些鱼。从前晏子辞谢赏赐是为了纠正国君的过失，所以国君有了过失，就掩盖不住。如今诸位大臣阿谀奉承都是为求取私利，所以国君射箭出靶，大家高声喝彩，众声如出一人之口。今天辅佐国君的人，还没有被众人知晓，而接受这么多的鱼，是违反了晏子的道义，顺从了阿谀奉承的欲望。”弦章坚决辞谢景公所赐鲜鱼。君子说：“弦章的廉洁，正是晏子遗留下来的美好品行。”



公孙支让百里奚为上卿

（卷二《臣术》）

百里奚是一位贤才，但来到秦国时，他已沦为赶牛车的车夫。秦穆公“见百里奚牛肥”而发现了百里奚的才干，知其为君子。公孙支又从秦穆公的谈论中确知百里奚的贤德，毅然决然把自己上卿之位让给百里奚，表现出他为国爱贤的高尚品质。其事至今不乏教益。

秦穆公使贾人载盐①，征诸贾人，贾人买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②，使将车之秦③。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远以险④，而牛何以肥也？”对曰：“臣饮食之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⑤，为衣冠，坐与语，公大悦。异日与公孙支论政⑥，公孙支大不宁，曰：“君耳目聪明，思虑审察，君其得圣人乎？”公曰：“然，吾悦夫奚之言，彼类圣人也⑦。”公孙支遂归取雁以贺⑧，曰：“君得社稷之圣臣⑨，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

①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名任好，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五霸之一。贾（gǔ古）人：商人。②百里奚：复姓百里，名奚，春秋时秦国大夫。原在虞国为臣，七年未受重用。虞亡，被晋国俘去，作为陪嫁之臣送入秦。后出走到楚，被楚人所执，又被秦穆公以五张羖皮赎回，封为大夫，称为五羖大夫。与蹇叔、田余等贤臣辅佐秦穆公建立霸业。羖（gǔ古）：黑色的公羊。③将车：赶车。之：到，往。④任重道远：负担很重，路途遥远。以：而且。⑤有司：执事官吏。⑥公孙支：一作公孙枝。春秋秦国大夫，字子桑，能知人举善。⑦类：好像。⑧雁：古代男子初见面常以雁为礼物，这里用作祝贺穆公初见百里奚的礼物。⑨社稷：这里指国家。

明日，公孙支乃致上卿以让百里奚^①，曰：

“秦国处僻，民陋以愚，无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处其上，请以让之。”公不许。

公孙支曰：“君不用宾相而得社稷之圣臣^②，君之禄也；臣见贤而让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请终致之。”公不许。公孙支曰：“臣不肖而处上位，是君失伦也。不肖失伦，臣之过。进贤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处位，废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将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为上卿以制之^③，公孙支为次卿以佐之也。

秦穆公派商人运盐，征集商人们。商人用五张羖羊皮买了百里奚，让他赶盐车来到秦国。秦穆公验看盐时，看到百里奚驾车的牛很肥，说：“负担很

①致：退位。 ②宾相：周代君主接见贵宾来使时的司仪官，出迎的官为傖，引导的官为相。“不用宾相”是指穆公直接发现了百里奚。宾：通“傖”。 ③制：指治理国家。

重，道路遥远，而且险阻又多，可是你的牛为什么还能这样肥壮呢？”百里奚回答说：“我按时喂料饮水，使用时不残暴，遇到险阻时，我在它的前面帮着拉车，所以牛才肥壮。”穆公知道他是一个君子，便命令执事官吏为他准备洗澡水，穿衣整冠，并坐下来与他交谈，秦穆公十分高兴。有一天穆公与公孙支议论政务，公孙支感到很不安，说：“君王耳聪目明，思考深刻周到，大概君王得到圣人了吧？”穆公说：“是的，我欣赏百里奚的言论，他好像是圣人。”于是公孙支回家取来一只大雁，祝贺说：“君王得到了国家的圣臣，请让我为国家祝福！”穆公没有拒绝，拜了两拜，就接受下来。第二天，公孙支就退出上卿的职位，让给百里奚，说：

“秦国地处偏僻，百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这就是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我自知才能不足以处在他的上位，请允许我将上卿的职位让给百里奚吧！”穆公没有答应。公孙支说：“您没有通过侯相的礼仪，就得到了国家的圣臣，这是您的福份；我见到圣贤而让上卿之位，这是臣子的福份。现在您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福份，而让我失去让贤的福份，难道可以吗？请您也让我得到它吧。”穆公还是不允。公孙支说：“我没有才能而居处上卿的位置，这是您违背了伦常。由于我缺乏才能而使您违背伦常，

这是我的过错。任用有才能的人而辞退没有才能的人，这是您的英明。如今我居于上卿之位，不仅毁坏了您的美德，也违背了作臣子的品行，我将要逃走。”穆公只好接受他的请求。因此百里奚官居上卿之位治理国政，公孙支作为次卿帮助他。



晏子拒赐 （卷二《臣术》）

晏子三次辞谢齐景公赐与乘马辒辂车，带头俭省节约，防止奢侈浪费，给百姓树立榜样。晏子的严于律己，言行一致，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晏子朝，乘弊车，驾弩马。景公见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①！”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②。臣得暖衣饱食，弊车弩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③，三返不受。公不悦，趋召晏子④。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⑤，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人，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晏子上朝的时候，乘坐破旧的车子，驾着瘦弱的马。齐景公见到这种情形就说：“唉！您的俸禄太少了吧？为什么您的车马破旧得这样厉害呢？”

①佼：美好。 ②寿：赠人财帛。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 ③梁丘据：春秋齐国大夫，齐景公的宠臣。遗（wèi胃）：送，给。辂（lù路）车：即路车，诸侯乘的大车。乘马：四匹马。 ④趋：小步快走。 ⑤吏：吏事，指治理百姓之事。

晏子回答说：“幸靠您的赏赐，才使我有财帛赠给父母妻子的亲族以及国内朋友，他们都能生活下去。臣下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又有破车劣马供我乘坐，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晏子走后，景公派梁丘据送给他一辆诸侯乘用的四驾马车。三次送去，三次都被送回来，晏子始终不肯接受。景公很不高兴，派人跑去召晏子来。晏子来到后，景公说：“你如果不肯接受我赐的车马，那么今后我也不乘坐了。”晏子回答说：“您派我监视文武百官，治理百姓，我要他们节省衣食费用的供养，以此带头做齐国人民的榜样。虽然这样，我还唯恐他们奢侈浪费而不检点他们的行为。如今辂车乘马您君主乘坐它，我臣下也乘坐它，那么百姓之中没有道义的人，衣食奢侈而不检点自己的行为，臣下就无法禁止他们，所以我就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晏子辞浮 (卷二《臣术》)

齐景公赏赐给晏子优厚的财帛，但晏子的车马服饰都很朴素。陈桓子不知道这是晏子自奉节俭，却认为他是“隐君之赐”，使君恩不为人知。晏子说明自己把赐财用来供养父、母、妻的亲族，接济待选的诗士，这是“彰君之赐”，用得正当，因而光大了君恩。故事旨在说明臣的职责是把君恩施之于民，以利国家，而不是供自己的享受，“以显其身”。

景公饮酒，陈桓子侍^①，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②。”公曰：“何故也？”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③，麋鹿之裘^④，栈軺之车，而驾驂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公曰：“诺。”晏子至，酌者奉觴而进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陈桓子曰：“君赐之卿位以尊其身，宠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于子，禄莫厚于子。今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軺之车^⑤，而驾驂马以朝，则是隐君之赐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请饮而后辞乎，其辞而后饮乎？”公曰：“辞然后饮。”晏子曰：“君赐卿位以显其身，婴不敢为显受也，为行君令也；宠之百万，以富其家，婴不敢为富受也，为通君赐也。臣闻古之贤君，臣有受厚赐而不顾其国族，则

①陈桓子：即田桓子，春秋齐国大夫，名无字。 ②浮：罚酒。 ③缁（zī资）布：黑色粗麻布。 ④麋鹿：鹿科动物，毛淡褐色。古代贫民穿麋鹿皮衣御寒。 ⑤栈軺之车：通称栈车，白木构造，不加装饰，是士的乘车。晏子为卿，乘栈车有失身份，不合礼节。

过之，临事守职，不胜其任，则过之。君之内隶，臣之父兄，若有离散在于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隶，臣之所职，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战车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车弩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赐，臣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国之简士待臣而后举火者数百家^①，如此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公曰：“善！为我浮无宇也。”

齐景公饮酒，大夫陈桓子在旁陪着，远远地看见晏子来了，就告诉景公说：“请罚晏子酒！”景公说：“为什么？”陈桓子回答说：“晏子穿黑麻布衣服，披着麋鹿的皮衣，乘坐白木的栈车，驾着瘦弱的马来上朝，这是隐藏您的赏赐。”景公说：“好吧！”晏子来到近前，斟酒的人捧着酒杯送到晏子面前说：“国君命令罚您一杯酒。”晏子说：“为什么？”陈桓子说：“国君赐你上卿之位是为

^①简士：待选的贫士。简：选。

了使你尊贵，恩赏你百万财帛是为了使你家富有，朝廷所有大臣的爵位，没有谁能比你更尊贵的了，俸禄也没有谁比你更优厚的了；现今你身穿黑麻布衣服，披着麋鹿皮的皮衣，乘坐白木栈车，驾着瘦弱的马来上朝，那就是隐藏国君对你的赏赐，所以罚你饮酒。”晏子离开自己的座位说：“请问是让我先饮这杯酒而后陈述情由呢，还是先允许我陈述而后饮这杯酒呢？”景公说：“先陈述情由而后饮酒。”晏子说：“国君赐我上卿的爵位，是为使我显赫，但是我晏婴不敢为了自己显赫而接受上卿的爵位，我完全是为了执行国君的命令；赏我百万财帛是为了使我家富有，但我晏婴不敢为了自家富有而接受那百万财富，我完全是为了显达国君的恩赐罢了。我听说古代的圣贤君主，他的大臣如有接受优厚的赏赐而不照顾他国中的族人，那么国君就要处罚他；如果大臣在处理事务、坚守职责上，不能胜任他的工作，那么国君就要处罚他。国君的内臣，臣下的父兄，如果有流亡在乡野边远的，这是臣下的罪过；国君的外臣，臣下所管辖的士民，如果有流亡在四方的，那就是作臣子的罪过。军事装备不完善，战车不修整，这是臣下的罪过。至于乘坐破车劣马来上朝，不是臣下的罪过。而且臣下由于国君的恩赐，臣下父亲的族人没有不乘车的，母

亲的族人没有一个衣食不足的；妻子的族人没有挨饿受冻的。国中那些待选的贫士，靠臣下接济而生火做饭的有几百家，像这样的情况，是隐藏了国君的赏赐呢，还是彰扬了国君的赏赐呢？”景公说：“很好！给我罚桓子饮酒！”

子路私馈（卷二《臣术》）

君为臣纲是儒家君臣关系的根本原则。现职官员用官仓粮食济民，是为君施惠的仁政，符合臣道。如果用私财赈济，则是个人德义的行为，违反臣道。这个故事中孔子要制止子路私馈，表现的就是儒家君臣之间的纲常观念。

子路为蒲令^①，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②。为民烦苦，故人与一簞食^③，一壶浆^④。孔子闻之，使子贡复之^⑤。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于食^⑥，故与人一簞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⑦，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告于君，发仓廩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德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做蒲令，为了防备水灾，春天就和百姓一起修筑沟渠。由于看到百姓劳苦繁重，子路就私自

①子路：春秋鲁国人，名仲由，一字季路，孔子弟子。蒲：地名，春秋卫地，在今河南长垣县境。 ②沟渎：田间水道称沟，城里水道称渎。 ③簞（dān 丹）：竹器名，圆形有盖，用以盛食物。 ④浆：水浆，液汁饮料。

⑤子贡：字卫赐，孔子的弟子。复：免除，取消。 ⑥匮（kuì 愧）：缺乏。 ⑦赐：即子贡。

馈赠他们每人一簞饭，一壶水浆。孔子听到这件事，就派子贡去取消它。子路对此很生气，就去见孔子说：“我因为暴雨将要来临，恐怕发生水灾，所以和百姓一道修筑沟渠来防备水灾。而百姓大多缺乏食物，所以我给每人一簞子饭，一壶水浆。而先生派子贡制止发放，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先生阻止我行仁义吗？先生以仁义教导我们，可是又禁止我行仁义，我不能接受。”孔子说：“你认为百姓在挨饿，为什么不把这一情况向国君报告，好发放官仓的粮食赈济百姓；而你却用私财馈赠百姓食物，这是你没能宣扬国君对百姓的恩惠，而是让人们只看到你的恩德。赶快停止你的施舍就行了，否则，你为此受罪，为时不久了。”子路听了孔子这番话，心悦诚服地回去了。



桥梓之道（卷三《建本》）

父为子纲是儒家父子关系的根本原则。本篇所说周公三笞子伋和商子桥梓的譬喻，生动说明了子辈对父辈必须明确主从上下的关系。

伯禽与康叔封朝于成王^①。见周公，三见三答^②。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③，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某某也，日者见周公，三见而三答，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阳^④，有木焉，名曰桥^⑤。”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⑥。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⑦，有木焉名曰梓^⑧。”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⑨。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⑩，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

①伯禽，姓姬，字伯禽，亦称禽父，周公长子，为鲁国始主。康叔封，姓姬，名封，周成王之弟，初封于康，故称康叔。后又封于卫，为卫国始主。 ②答（chī吃）：杖击。 ③商子：周朝的贤士。 ④盍：何不。阳：山的南面。 ⑤桥：通“乔”，即乔木，高大树木。 ⑥竦（sǒng耸）：通“耸”。 ⑦阴：山的北面。 ⑧梓：梓树，一种落叶乔木。 ⑨反：同“返”，回去。 ⑩趋：小步快走，以此表示对长者的尊敬。

“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伯禽和康叔封去朝拜周成王。见了周公，见到三次，挨打三次。康叔封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告诉伯禽说：“有一位商子，是个贤人，我和你去见他吧。”康叔封和伯禽去见商子说：“我们是某人和某人，前几天我们朝见成王，三次见周公，三次被打出，大概有什么说法吧？”商子说：“你们二人何不一同去观看南山的南面有一种树木呢，它的名字叫桥。”于是两个人前往南山的南面去看桥树，看到桥树挺立在那里，结实而向上，回来就告诉了商子。商子说：“桥树，就是父道。”商子又说：“你们二人何不一同到南山的北面去看一种树呢，它的名字叫梓。”两个人于是到南山的北面去看梓树，看到梓树繁荣在那里，结实而下垂。回来又告诉了商子。商子说：“梓树，就是子道。”他们两个人第二天去见周公，进门以后，小步快走，登上殿堂，跪下行礼。周公抚摸了他们的头，慰劳他们，给他们东西吃，说：“哪里见到君子了？”二人回答说：“见过商子了。”周公说：“是位君子呀！商子！”



曾子有罪（卷三《建本》）

孔子门生中，曾子以孝著称。这则故事却记载了孔子批评曾子孝顺过分，反而不孝不义。生动有趣地阐明了先秦儒家孝道的一个界限：孝顺应服从忠义，轻笞可受，重打便逃。因为父亲的儿子也是天子的臣民，如果被打死，则“杀身以陷父”乃不孝，“杀天子之民”乃不忠。所以曾子有罪。

曾子芸瓜而误斫其根^①，曾皙怒^②，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③，进曰：“曩者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听其歌声，知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瞽叟有子^④，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箠则待^⑤，大箠则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体而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杀天子之民，罪奚如^⑥？”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门，有罪不自知，处义难乎！

①曾子：春秋鲁国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芸：通“耘”，除草。②曾皙：曾子父亲。

③蹶然：迅疾地。④瞽(gǔ古)叟：指虞舜的父亲。瞽：双目失明。叟：老头。⑤箠(chuí垂)，木杖。⑥奚如：何如。

曾子在瓜地除草，不小心铲断了瓜根。他的父亲曾皙气得大怒，拿起大木棒打他。曾子被打倒在地，昏厥过去。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他迅速站起来，进屋见父亲说：“刚才我得罪了大人，您费力教训我，该不会累病吧？”曾子退到屏风后面弹琴唱歌，想让曾皙听到他的歌声，从而使他得知自己很平静。孔子听到这件事，就告诉他的弟子说：

“曾参来时，别让他进来！”曾子认为自己没有罪过，派人去告诉孔子，孔子说：“你听说过瞽叟有个儿子叫舜的吧。舜侍奉他的父亲，父亲找他做事，他从来没有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想要杀害他，却从来也找不到他。用小木棍打他，他就躺着挨打；用大木棒打他，他就逃跑，因为要躲开父亲的暴怒。如今你却放弃身体，因为要等待父亲暴怒，蠢着身体而不离开，自己被杀又陷害了父亲，不义不孝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难道你不是天子的百姓吗？杀死天子的百姓该当何罪呢？”凭着曾子的才能，又在孔子的门下，有了罪过自己还不知道，可见生活得合乎道义真难啊！

炳烛之明 (卷三《建本》)

晋平公年老有志于学，而信心不足。乐师师旷巧设譬喻，指出“炳烛之明”比“昧行”好，启发、劝导了晋平公。这个比喻也成了后来诗文常用典故，鼓励人们活到老，学到老。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①：“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②？”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君？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晋平公问师旷说：“我已七十岁了，很想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吧。”师旷说：“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呢？”平公说：“哪有作人臣的来戏弄他的国君的呀！”师旷说：“我这个瞎眼的臣子怎敢戏弄国君呢？我听说，少年爱好学习，就如同初升太阳的光辉；壮年爱好学习，就如同中午太阳的光辉；老年爱好学习，就如同点燃蜡烛的光辉。点燃蜡烛的光辉，比起摸黑行路，哪一个更好呢？”平公说：“说得真好！”

①晋平公：春秋晋国国君，名彪，晋悼公之子，在位26年，谥平。师旷：春秋时晋国著名乐师，字子野，双目失明。②炳烛：点燃蜡烛。



君子不可以不学（卷三《建本》）

子路不好学，也不爱问。所以孔子先揶揄他，再诱导他，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天赋才能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和发挥。治国治家的君子尤其需要坚持“受学重问”，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否则，“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将自食恶果。

孔子谓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长剑。”孔子曰：“非此之问也，谓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哉？”子路曰：“学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无谏臣则失政，士无教友则失德。御狂马不释其策①，操弓不返于檠②。木受绳则直③，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毁仁恶士，且近于刑。君子不可以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斩而射之，通于犀革。又何学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④，镞而砥砺之⑤，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孔子问子路说：“你喜爱什么？”子路说：“喜爱长剑。”孔子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说，以你天赋才能，加上学习，难道谁还能赶得上你啊！”子路说：“学习也有好处吗？”孔子说：

①策：马鞭子。②操弓：握着的弓。檠（qíng晴），矫正弓弩的器具。③绳：绳墨，木匠画直线的工具。④括（kuò扩）：箭的末端。⑤镞：箭头。砥砺：用磨石磨锋利。

“一个国君如果身边没有直言敢谏的大臣，那么朝政就要失误；一个士人如果没有忠言劝导的朋友，那么行为就将失德；驾御狂奔的马不能丢下手中的鞭子，已经使用的弓不用再将它放回矫正弓弩的器具里。木材接受绳墨就可锯直，人接受忠言劝告就会圣明。从师学习，重视询问，哪一个不能顺利成功呢？毁弃仁义，讨厌士人，这就向刑罚靠近了。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习。”子路说：“南山有竹子，不用矫正，自然长得笔直，如果将它砍下来做箭，能射穿犀牛皮，又要学习干什么呢？”孔子说：“在竹箭的尾部装上羽毛，头部装上金属箭头，磨得锋利，它不是射得更深了吗？”子路跪拜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呵！”



以百姓为天（卷三《建本》）

人心背向，是政权巩固与否的关键，因而管仲劝说齐桓公以百姓为天。这种思想自然是一种民本思想，在今天也有积极的意义。

齐桓公问管仲曰①：“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民而无良，相怨一方②。”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齐桓公问管仲说：“王尊贵什么？”管仲说：“应该尊贵天。”桓公便抬起头来看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广阔无际的苍天。统治人民的君主应把百姓当作天，如果百姓拥护他，统治就安定，辅佐他，国家就强大；如果百姓反对他，统治就危险，背弃他，社稷就灭亡。《诗经》说：“人而无良，相怨一方。”百姓怨恨他的君主，这个君主不很快灭亡，是从来没有的。

①管仲，春秋时齐国贤相。名夷吾，字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②“《诗》云”句：见《诗经·小雅·角弓》。意思是：民众之中没有善心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要互相发泄怨恨。



赵襄子忍辱（卷三《建本》）

赵简子选择襄子为继承人，以他“能为社稷忍辱”的政治素质作眼。果然襄子忍受智伯的极端侮辱，终于复仇雪耻。后来的事实正证明简子选择的正确。

赵简子以襄子为后^①，董安于曰^②：“无恤不才^③，今以为后，何也？”简子曰：“是其人能为社稷忍辱^④。”异日，智伯与襄子饮而灌襄子之首^⑤，大夫请杀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为社稷忍辱。岂曰能刺人哉？”处十月，智伯围襄子于晋阳^⑥，襄子疏队而击之^⑦，大败智伯，漆其首以为饮器。

赵简子立襄子为继承人，董安于说：“无恤没有才能，现今您立他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赵简子说：“这是因为他这个人能为国家忍辱负重。”后来，有一天智伯和赵襄子饮酒，智伯把酒倒在襄子头上，大夫们请求杀智伯，襄子说：“先君之所以立我为继承人，说我能为宗庙忍辱负重，难道说过我的能力是刺杀人啊？”过了十个月，智

①赵简子：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春秋末年晋国的卿。襄子，即赵无恤，赵鞅之子，世袭为晋卿。后，后嗣，世子，继承人。②董安于：春秋末年晋人，臣于赵孟，因谏赵孟不听，自缢而死。③不才：没有才能。④社稷：这里指赵氏家族的宗庙土地。⑤智伯：即知罃，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之一。⑥晋阳：春秋时晋邑。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⑦疏：分散。

伯率兵在晋阳围困襄子，襄子分开队伍攻打智伯，结果把智伯打得大败，把智伯的头颅砍下来，油漆了当作酒器。

无功不受禄（卷四《立节》）

孔子谢绝齐景公的赏赐，因为齐景公并未实际采纳他的意见。这个故事说明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推行儒家理想，并非为个人求禄，所以“无功不受禄”便传为儒家美德，并成为格言。

孔子见齐景公^①，景公致廩丘以为养^②。
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齐君，齐君未之行，而赐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孔子去见齐景公，景公把廩丘赐给他，作为食邑。孔子辞谢，没有接受，出来就告诉他的弟子说：“我听说君子应当凭借功绩接受俸禄。今天我刚刚劝说齐国君主，他还没有实行，就将廩丘赐给我，他太不了解我的为人了！”于是辞别景公走了。

①齐景公：见p 142《国有三不祥》注①。 ②廩丘：地名，春秋时齐邑。



曾子辞赐（卷四《立节》）

曾参躬耕自给，生活清贫，却拒绝鲁国国君的赏赐。他清醒地认识到“受人者畏人”，难免受人束缚，不易保持节操。曾参的话体现了儒家安贫乐道、固穷守节的思想，所以大受孔子赞扬。

曾子衣弊衣以耕^①，鲁君使人往致邑焉^②，曰：“请以此修衣^③。”曾子不受。反复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则献之，奚为不受^④？”曾子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终不受。孔子闻之曰：“参之言^⑤，足以全其节也。”

曾子身穿破旧的衣服耕田，鲁国国君派人送给他一块封地，告诉他说：“请你用这块封地的收入制做一些衣服吧。”曾子没有接受。鲁国国君反复地派人来，曾子一再地拒绝。使者说：“这不是您向别人索求，而是人家主动奉送给您的，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子说：“我听说，接受人家的东西，就要惧怕人家；给予人家东西，就要傲视人家。即使鲁君的恩赐，不会傲视我，但我能不畏惧吗？”终于不接受。孔子听到这件事，说：“曾参说的话，足够保全他的节操了。”

①衣：穿。弊（bì）衣：破旧衣服。 ②致：送。邑：封地。 ③修：整治。 ④奚（xī）：什么。 ⑤参：曾子之名。

申 鸣 （卷四《立节》）

封建道德忠与孝的矛盾，产生了个人操守的矛盾。“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使申鸣终于自尽。但实际上，本文通过申鸣的悲剧遭遇，宣扬了孝亲从属忠国的儒家伦常观念。

楚有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于楚国。王欲授之相^①，申鸣辞不受。其父曰：

“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

“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于国，立义于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

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为乱^②，杀司马子期^③，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

“弃父而死，其可乎^④？”申鸣曰：“闻

夫仕者^⑤，身归于君而禄归于亲。今既去父事君^⑥，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白公谓石乞曰^⑦：“申鸣者，天下之勇士

也，今以兵围我，吾为之奈何？”石乞曰：

“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鸣闻之必来，因与之语。”白公曰：“善。”

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⑧，告申鸣曰：“子与

①之：他。此指申鸣。相：辅助君主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吏。后来称作宰相、丞相、相国。 ②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名胜。 ③司马子期：楚国大臣。 ④其：句中语气词，表示反问，难道。 ⑤仕者：做官的人。 ⑥事：奉事。 ⑦石乞：白公之臣。 ⑧兵：武器。

吾，吾与子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①，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②，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金百斤。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③，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杀也。

楚国有一位士人名叫申鸣，在家奉养他的父亲，他的孝行传遍了整个楚国。楚王想请他做宰相，申鸣辞谢不接受，他的父亲说：“楚王想请你做宰相，你为什么拒绝呢？”申鸣回答说：“不做父亲身边的孝子，而去做楚王的忠臣，这是为什么呢？”他的父亲说：“如果你能够在国家得到俸禄，在朝廷扶持正义，你是乐意我没有忧愁的，那

①食：吃。其：指国君。 ②援桴（fú浮）：拿起鼓槌。桴：鼓槌。 ③是：这样。

我就希望你去当宰相。”申鸣说：“好吧。”就上朝去了。楚王因而就任命他为宰相。过了三年，白公作乱，杀死司马子期，申鸣要为此去拼死。他的父亲阻止他说：“抛弃父亲，自己去死，难道可以吗？”申鸣说：“我所说作官的人，身体属于国君所有，而俸禄归于他的父母。如今我既然离开父亲事奉国君，怎么能不为他的灾难而死呢？”于是申鸣辞别父亲而去，率兵包围白公。白公对石乞说：“申鸣是天下的勇士，他今天用兵包围我，我应该怎么办呢？”石乞说：“申鸣这个人，是天下闻名的孝子，用武力去劫持他的父亲，申鸣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前来，借着这个机会就和他讲条件。”白公说：“好主意。”于是就前去劫持了申鸣的父亲，并告诉申鸣说：“你若归顺我，我就和你分割楚国；你不归顺我，你的父亲就只有死了。”申鸣流着眼泪回答说：“当初我是我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我们国君的忠臣。我听说过，吃他的饭，就要为他的事情去死；接受他的俸禄，就要为他使出全部的能力。如今我已经不能够再做我父亲的孝子了，我乃是国君的忠臣，我怎么能够保全性命呢？”说完便拿起鼓槌擂鼓进击，杀死了白公，但申鸣的父亲也死了。楚王赏给申鸣黄金百斤。申鸣说：“吃着国君的饭，而逃避国君的患难，这不是忠

臣，为安定君主的国家，而杀死我的父亲，这不是孝子。忠孝之名不可能同时获有，忠孝之行也不可能同时保全。象这样活着，有什么面目站在天下人面前呢！”于是自杀了。

杞 梁（卷四《立节》）

本篇主要叙述齐国杞梁、华舟跟随齐庄公进攻莒国英勇作战的故事，宣扬古代武士的节操，追求“生而有义，死而有名”，恪守忠信，不受利诱，英勇战斗，不怕牺牲。末尾记述了杞梁妻哭塌了墙隅，就是后来“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滥觞。

齐庄公且伐莒^①，为车五乘之宾^②，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③。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不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宾，尽汝下也。”趣食乃行^④。杞梁、华舟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⑤。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百。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宾，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弗敢当^⑥。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间，不能入。隰侯重为右曰^⑦：“吾闻古之士，犯患涉难者^⑧，

①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君主，名光，在位64年。 莒(jǔ)：周代国名，在今山东莒县一带。 ②五乘：五辆马车。乘：一车四马为一乘。 ③杞梁、华舟：都是春秋齐国大夫。杞梁：名殖。华舟：又作华周、华州、华还。 ④趣：通“趋”，赶快的意思。 ⑤逆：迎，接。 ⑥三军：上、中、下三军。 ⑦隰(xí)侯重：不详。右：车右。古代一辆战车上有一人，车左射箭，车右披甲执戈。 ⑧犯：遭，遇。

其去遂于物也。来，吾逾子。”隰侯重仗楯伏炭^①，二子乘而入，顾而哭之。华舟后息，杞梁曰：“汝无勇乎，何哭之久也？”华舟曰：“吾岂无勇哉，是其勇与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与子同莒国。”杞梁、华舟曰：“去国归敌，非忠臣也；去长受赐，非正行也。且鸡鸣而期，日中而妄之，非信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莒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杀二十七人而死。其妻闻之而哭，城为之隳而隅为之崩^②。此非所以起也。

齐庄公将要攻打莒国，载了五辆马车的宾客，唯独杞梁、华舟没有随车前往，所以回到家中连饭也不能吃。他的母亲说：“你活着没有义气，死了没有名气，虽然不是五车中的宾客，但是谁能不讥笑你！如果你们活着有正义，死了也有名气，那么那些战车上的宾客都会落在你的下面。”他俩于是赶快吃

①楯：同“盾”。 ②隳（tuó驼），小崩，溃塌。隅（yú愚），墙角。

了饭就走。杞梁和华舟与庄公同乘一辆战车，侍卫在庄公身边，来到莒国，莒国人迎战他们。杞梁、华舟下战车与莒国人厮杀，斩获莒国武士首级三百多个。庄公阻止他们说：“你们住手吧，我与你们同有齐国。”杞梁、华舟说：“您召集了五辆车的宾客，而我们却没有份，分明是看我们缺少勇气，面对敌人而经受死难考验，拿利来阻止我们，这是玷污我们的行为；深入战争多杀敌人，这是我们做臣子的事情，至于齐国的利益，不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于是继续前进厮杀，冲锋陷阵，三军不敢阻挡。一直杀至莒国城下，莒人用炭火设置障碍。他们二人在此站了好一会儿，不能进城。隰侯重担任车右，他说：“古代的士人在遇到忧患、经历艰难的时候，他们排除障碍是利用器物的。来，我帮助你们越过炭火。”隰侯重凭借盾伏在炭火上，杞梁、华舟二人踩着他的身躯登上莒城，回过头来望着隰侯重哭了。华舟后止住哭。杞梁说：“你没有勇气了吗？为什么哭他这么长时间？”华舟说：“我哪里是没有勇气啊！是因为他的英勇和我一样，然而他却死在了我的前面，我因此才感到悲哀。”莒国人说：“你们不要拼命了，我们情愿与你们共同享有莒国。”杞梁、华舟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归顺敌人，这不是忠臣；离开自己的君长，接受别人的赏

賜，这也不是正当的行为；况且我们在鸡叫时约定好了的，到中午就改变，这是不守信义。深入多杀敌人，这是我们的事情，至于莒国的利益，不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于是进城战斗，在杀死二十七个敌人后他们也死了。杞梁的妻子听到杞梁战死的消息便痛哭起来，城墙为她倒塌，墙角为她崩溃。这不是国家兴起的征兆。



在德不在险（卷五《贵德》）

本篇记载了吴起对国家兴亡的见解，认为国家兴亡“在德不在险”，列举历史兴亡的教训，说明亡国都由于德政不修，并不因为山河不险要。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①。中流，顾谓吴起曰^②：“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③，右彭蠡^④，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⑤，左河、济^⑥，右太、华^⑦，伊阙在其南^⑧，羊肠在其北^⑨，修政不仁而汤放之^⑩。殷纣之国^⑪，左孟门而右太行^⑫，常山在其北^⑬，大河经其南^⑭，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⑮。

①魏武侯：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文侯之子，名击，在位16年。西河：古称黄河上游南北流向的一段为西河。

②吴起：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后因卫陷害，逃奔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悼王死，被贵族杀害，变法失败。③三苗：上古苗族总称。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北部，长江的南岸。④彭蠡：湖名，自西汉后从鄂东皖西一带南移并扩展成今鄱阳湖。在江西省内。⑤夏桀：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孔甲曾孙，名癸，暴虐无道。⑥河、济：黄河与济水。⑦太、华：山名。太，太一山，即终南山。华，西岳华山，在陕西渭南东南。⑧伊阙：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⑨羊肠：阪名，在山西静乐县境。⑩汤：商汤，商王朝的创建者。⑪纣：商朝末代君主，帝乙之子，名受，号帝辛。暴虐无道，被周武王灭掉。⑫孟门：山名，在今山西吉县。太行：山名，绵延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界的大山脉。⑬常山：即北岳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东。因汉朝避文帝刘恒讳，宋避真宗赵恒讳，改名常山。⑭大河：指黄河。⑮武王：周文王之子，姓姬，名发。屡见前注。

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魏武侯乘船顺西河漂流而下。在河道当中，他回过头来对吴起说：“多么美呀！河山如此坚固，这是魏国的珍宝。”吴起回答说：“魏国的珍宝应是君主的美德，而不在于河山的坚固险要。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但由于君主不注重德政道义，终被夏禹所灭。夏桀的国都，左边是黄河和济水，右边是终南山和华山，伊阙在它的南面，羊肠阪在它的北面，但是由于夏桀理政残暴不仁，终被商汤放逐。殷纣的国都，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面，大河从它的南面流过，但是由于纣王施政残暴无德，终被武王讨伐。由此看来，国家的兴亡在于君主的德政，而不在于河山的险固。如果君主不兴修德政，那么这船中的人都将成为您的敌人。”武侯说：“很好。”

爱屋及乌 （卷五《贵德》）

周武王灭纣后，在处置殷民的政策上，出现了三种见解：姜太公主张全部杀掉；邵公认为应该以罪论处；周公提出“无变旧新，唯仁是亲”，实行仁政。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意见。这显然是儒家尊崇文、武、周公的仁政而编撰的故事，未必是历史事实。而“爱屋及乌”的成语却由此而来。

武王克殷^①，召太公而问曰^②：“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③，咸刘厥敌^④，使靡有余^⑤，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⑥，王曰：“为之奈何？”邵公对曰：“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⑦，王曰：“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⑧，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广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贵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周武王灭掉了殷朝，召见姜太公，问他说：“殷朝的这些士人和百姓应该怎样处治呢？”太公回答说：“我听说喜爱一个人，同时会喜爱他房上的乌

①克：战胜。 ②太公：即姜子牙。 ③余胥：又作“胥余”，篱笆。 ④咸刘：全部杀掉。厥：那个。 ⑤靡(mi米)：无，没有。 ⑥邵公：即召公，姓姬，名奭，周文王庶子，成王时为三公。 ⑦周公：周文王之子，名旦。 ⑧田其田：耕种他们的田地。

弱：如果憎恨一个人，同时也厌恶他的篱笆，应该将殷朝的这些士人和百姓全部杀掉，不剩一个，怎么样？”武王说：“不行。”太公出去，邵公进来，武王说：“你看应该怎么办？”邵公回答说：

“把有罪的杀掉，没有罪的就让他活着，怎么样？”武王说：“不行。”邵公出去，周公进来，武王说：“你看该怎么办呢？”周公说：“让他们各自居住自己的宅第，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不要因为旧朝新臣而有所改变，只要实行仁爱，就要亲近每一个人。百姓如有过错，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武王说：“多么宽广的胸怀呀，足可以平定天下了！”凡是尊重士人君子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仁爱而有德政。



齐桓公过燕 （卷五《贵德》）

齐桓公允合诸侯，成为五霸之首。国力强大固然是齐国称霸天下的物质条件，然而以礼宾服诸侯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齐桓公兵伐山戎氏途经燕国，燕国国君按照迎接天子的礼仪出境迎接齐桓公，而齐桓公意识到燕君如此失礼，是由于惧怕自己，于是割地赔礼，结果各国诸侯听到此事，都来朝见齐桓公。由此可见，以礼服人要比以势服人更为有力。

齐桓公北伐山戎氏^①，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②。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③。”此之谓也。

齐桓公攻打北方的山戎，途经燕国。燕国国君出国境迎接，桓公问管仲说：“诸侯相迎一定要出国境吗？”管仲说：“不是迎接天子，不出国境。”齐桓公说：“这样说来，燕国国君是因为怕我而失礼了。这是由于我没有道义，才使他失礼。”于是就把燕君出迎所到的土地割让给燕国。诸侯听说这件事，都来齐国朝拜。《诗经》上说：“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①齐桓公：名小白，春秋时齐国国君，五霸之一，在位24年。山戎氏：古族名。又称北戎。春秋时分布在今河北北部。②逆：迎接。③“《诗》云”句：引自《诗经·小雅·小明》，意思是：敬奉你的职守，重用这些正直的人，神灵知道了，将赐予你大福。

于公为狱吏（卷五《贵德》）

本篇表彰于公断案公平，毫无冤案，执法不阿，正直有德。文中详述东海孝妇的冤案，突出于公的清官品德，并以天人感应的观念作了冤狱致灾的附会描述。因而论者颇以为后来公案小说戏曲多源于此。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①。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②，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③，于公所决④，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⑤。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⑥，奈何？”其后母自经死⑦，母女告吏曰：“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毒治⑧，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⑨，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

①下邳(pī批)：地名，在今江苏境内。 ②决曹掾：汉代郡县主管刑法的官吏。 ③文法：法令条文。此泛指法律。 ④决：判决。 ⑤姑：婆婆，丈夫的母亲。 ⑥丁壮：古代指能服劳役的成年男子。 ⑦经：缢，上吊。 ⑧毒治：酷刑。 ⑨具狱：指据以定罪的全部案卷。

大雨，岁丰熟^①，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②。”及子，封西平侯。

汉代丞相西平侯于定国，是东海郡下邳人。他的父亲号称于公，在县里做个司法官吏，主持官司审判，判决案子公正合理，从未有过冤案。郡中人有违犯法律条文的，于公判案时，都不敢隐瞒真情。东海郡人士在于公生前就为他建立了祠堂，命名为“于公祠”。东海郡有一位孝妇，没有孩子，年轻时就死了丈夫，奉养她的婆婆十分恭敬小心。她的婆婆想让她改嫁，她始终不肯答应。她的婆婆告诉邻居说：“孝顺的媳妇奉养我十分恭谨，我可怜她没有儿子而守寡，日久我老了，一家大小拖累了她，该怎么办呢？”后来婆婆上吊自尽，婆婆的女儿到官吏那儿告状说：“媳妇杀死了我的母亲。”官吏将孝妇抓了起来，孝妇否认杀害婆婆。官吏动用酷刑审问，孝妇屈打成招。官吏便结案上报郡府。于公认为孝妇奉养婆婆十年以孝顺闻名，她不

①岁：年成，收成。 ②驷(sì四)：一车套四马。

会杀害婆婆。太守不听从于公的推断，于公多次争辩都没有成功，于是于公便借口有病，辞去狱吏的官职。太守终于斩杀了孝妇。郡中因此大旱三年。后任太守来了，占卜询问大旱的原因，于公说：“孝妇不应当死，前任太守硬杀了她，灾祸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杀牛祭祀孝妇墓，太守以下的人都自动参加。老天爷立刻下起了大雨，年成丰收，郡中人因此更加敬重于公。于公在建造住宅时，告诉匠人说：“替我建造高大的宅门，我处理案子从来没有冤枉过人，我的后代一定有人受封，让宅门能通过高篷四马大车。”到他的儿子，果真封为西平侯。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

（卷五《贵德》）

梁国宰相孟简子曾经养士三千，但当他得罪逃亡齐国时，从者仅三人。齐国宰相管仲从这一变化中体验出了一个人生道理：贵盛时应以德待人，象“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以免失势时众叛亲离，贫困孤立。

孟简子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之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①，门下使者几何人矣？”孟简子曰：“门下使者有三千余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对曰：“臣与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之；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兄在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车曰：“嗟兹乎^②！我穷必矣^③，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穷必矣！”

孟简子做梁国宰相，兼并了卫国，后来因为有罪逃到齐国。管仲迎上前去，问他说：“您做梁国宰相兼并卫国的时候，门下使唤的人有多少呢？”孟简子说：“门下使唤的人有三千多。”管仲说：“今天跟您一起来的有多少人？”回答说：“有三个人跟我一道来。”管仲说：“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其中一个人是父亲死了没钱埋葬，我出钱为

①吾子：对人表示亲切的一种称呼。 ②嗟：感叹之辞。兹：这样，指只有三人随从。 ③穷：处境困窘。

他埋葬了；另一个人是母亲死了没钱埋葬，我也出钱帮他埋葬了；还有一个人是哥哥被关进监狱，我没法把他哥哥放了出来。因此才有这三个人跟我一道来。”符仲上车说：“唉，是这样啊！我将来穷困是一定的了。我不能象春风那样温暖人心，也不能象夏天雨水那样滋润人们，所以我将来穷困是一定的呀！”

巧诈不如拙诚 （卷五《贵德》）

乐羊为了表示作战的决心，不顾亲生儿子的死活，还忍心吃敌国烹煮他儿子而做的肉羹，结果“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不忍麋鹿母子生离，不顾触犯主子，放了猎获的小鹿，结果“以有罪而益信”。作者通过这两个故事对比，宣扬了儒家道德的处事原则，即仁爱观念。

乐羊为魏将①，以攻中山②。其子在中山，中山悬其子示乐羊。乐羊不为衰志③，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④，乐羊食之尽一杯。中山见其诚也，不忍与其战，果下之。遂为文侯开地。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孟孙猎得麕⑤，使秦西巴持归⑥，其母随而鸣。秦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孙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为子傅⑦。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以一麕而不忍，又将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诈不如拙诚。乐羊以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与不仁也。

①乐羊：一作乐阳，战国时魏将。魏文侯三十八年，奉命伐中山，三年攻克，封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子孙世代为将，名将乐毅是他的后代。②中山：战国时诸侯国，在今河北省境内。③衰：衰退，减弱。④遗（wèi）：送给。⑤孟孙：复姓。春秋时鲁国宗族。麕（qūn）：幼鹿。⑥秦西巴：孟孙的臣。⑦傅：老师。

乐羊做魏国将军，因此奉命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正在中山国，中山国就把他的儿子悬挂起来让乐羊看。乐羊并没有因此就减弱进攻中山国的意志，反而攻打得更加急烈。中山国因此将他的儿子煮了，并且送给他，乐羊吃了一杯肉汤。中山国见他作战心诚，不忍心再和他战下去，乐羊果然攻下了中山国。他就为魏文侯开辟了领地。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对他的心思产生了怀疑。鲁国的孟孙氏打猎获得一只小鹿，让秦西巴抱着往回走，母鹿紧紧跟在后面鸣叫。秦西巴不忍心，就将小鹿放还了母鹿。孟孙很生气，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把秦西巴召回做他儿子的老师。身边的侍臣说：“秦西巴对您是有罪的，今天您将他召回做您儿子的老师，为什么呢？”孟孙说：“他对于一只小鹿尚不忍心，对我的儿子又怎么能忍心呢？”所以说，机巧诈骗不如笨拙真诚。乐羊因为有功劳而反遭怀疑；秦西巴因为有罪而更被信任，这是由于仁和不仁。

晋文公入国 （卷六《复恩》）

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返回晋国，为了体面，抛弃流亡途中用物，怠慢随从忠臣。经过咎犯哭谏，立誓改正。这个故事传为古代君臣之间的一段佳话。

晋文公入国^①，至于河。令弃筮豆茵席^②，颜色黧黑^③、手足胼胝者^④，在后。咎犯闻之^⑤，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反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国乎？”对曰：“筮豆茵席，所以资者也而弃之；颜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者也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

晋文公进入自己国家，来到黄河边，叫随从将祭祀用的筮豆和旅途中用的褥垫全部扔掉，又令脸色

①晋文公：名重耳，晋献公之次子。献公年老，宠爱妃子骊姬，骊姬为了让自己儿子奚齐即君位，就设法谗害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申生被逼自尽，重耳和夷吾逃亡。重耳流亡19年，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②筮（bian边）豆：祭祀用的两种盛放供品的礼器。茵席：褥垫、褥子。③黧（lí离）：黑中带黄。

④胼胝（piánzhī骈支）：手足上的茧。⑤咎（jiù救）犯：春秋时晋臣，即狐偃。

黑黄的和手脚长满老茧的人一律走在最后。咎犯听到这个命令，半夜哭了起来。文公说：“我逃亡在外，已十九年了，今天要回国，先生不仅不高兴，反而大哭，为什么呢？难道不想要我回国吗？”回答说：“笱豆和褥垫，这都是要用的东西，而您扔掉它们；脸色黑黄，手脚长满老茧的人都是劳苦服事的人，而您让他们走在后面。我听说如果国君无视士人，就得不到忠臣；大夫如果无视朋友，就得不到忠实的朋友。今天回到晋国，我是属于被无视的一类人，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悲哀，所以才哭。”文公说：“祸福利害，如果我不能和咎先生同命运，就象这涛涛流水一样！”文公对水祈祷，将白璧投入水中，立下盟誓。



介子推不受禄（卷六《复恩》）

介子推跟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文公回国即位，正当群臣争功求禄的时候，介子推和母亲却一道隐居绵山之中。他的随从为此打抱不平，悬书宫门，文公追悔莫及，于是封绵山为介山。本文赞同介子推归功于天的观点，歌颂他有功不图报的品德。同时也肯定了晋文公知过能改的贤君胸襟。

介子推曰①：“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②。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③，以为己力，不亦诬乎④？”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

“盍亦求之⑤？”推曰：“尤而效之⑥，罪又甚焉⑦。且出怨言，不食其食⑧。”其母曰：

“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⑨？”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⑩。”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⑪，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

“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

①介子推：春秋时晋人，亦称介之推。跟从晋文公流亡19年。 ②唯：只，仅。 ③二三子：几个人。指随从文公流亡的咎犯等人。 ④诬（wū 巫）：欺骗。 ⑤盍（hé 何）：何不。之：指封赏。 ⑥尤：罪过。效：仿效。

⑦甚：严重。 ⑧其食：他的俸禄。 ⑨安：哪里。 ⑩若：你。 ⑪矫矫：翘然出众。

绵上山中^①。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

介子推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只有公子您还活着。老天不灭绝晋国，晋国一定会有君主的。主持晋国宗庙祭祀的人，不是君主还能是谁呢？只有那几个随从流亡的人以为君主复国是自己的力量，这不是胡说了吗？”文公即位后，赏赐功臣，没有赏到介子推。介子推的母亲说：“为什么不也去请求赏赐呢？”介子推说：“责怪了他们，还去效法他们，我的罪过比他们还大了。而且我说出了抱怨的话，决不吃他的俸禄。”他的母亲说：“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你的心思。”介子推说：“言语是自己的漂亮修饰，我自己即将隐居，哪里还用得着漂亮的修饰呢？”他的母亲说：“能象这样，我和你一道去隐居。”一直到死，介子推母子再没有露过面。跟随介子推的人很同情他们，于是就写了文章挂在宫门上，说：“有一条龙英姿勃勃，忽然丧失了生活场所，五条蛇跟随着它，游遍了天下。龙饿了没有吃的，一条蛇割下大脚肉给龙充饥，龙回

^①绵上：地名，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

到自己的深渊，对它的生活土壤感到满意。四条蛇进入洞穴，也都有了生活场所，只剩下一条蛇没有自己的洞穴，在野外哀号。”文公出来，看见文章，说：“唉！这条蛇就是介子推了。我正在担忧王族间的事情，没有考虑到他的功劳。”便派人去召见介子推，但他已经出走，就派人寻求他隐居的地方，听说他已经住进绵上的山里。于是文公就在绵上立起界石，把整个绵山封给他，作为介子推的田地，叫做介山。

秦穆公失骏马（卷六《复恩》）

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当他的骏马被人宰杀后，他不但不治罪，反而怕众人食马肉致死，亲手给他们斟酒喝，结果“德出而福反”。后来在患难时，得到食马人的救援。本文主要赞颂秦穆公重人不重物，以仁政得人心。

秦穆公尝出而亡其骏马^①，自往求之，见人已杀其马，方共食其肉。穆公谓曰：“是吾骏马也。”诸人皆惧而起，穆公曰：“吾闻食骏马肉，不饮酒者杀人。”即以次饮之酒^②，杀马者皆惭而去。居三年，晋攻秦穆公围之。往时食马肉者相谓曰：“可以出死，报食马得酒之恩矣。”遂溃围，穆公卒得以解难^③，胜晋，获惠公以归^④。此德出而福反也。

秦穆公曾经出巡，丢失了骏马，他亲自去寻找，看见一群人已经杀死了他的骏马，正在一起吃马肉。穆公对大家说：“这是我的骏马。”众人都怕得站了起来。穆公说：“我听说吃骏马的肉如果不喝酒，会死人的。”于是就依次给他们斟酒喝。那些杀马的人都惭愧地离去。过了三年，晋国出兵攻打秦穆公，并将他包围起来。过去那些吃过骏马肉的人相互诉说着：“可以出力为国君拼死作战，报

①尝：曾经。亡：丢失。②以次：按照顺序。③卒（zú足），终于。④惠公：晋国君主。晋献公之子，晋文公之弟，名夷吾。

答他让吃马肉又给酒喝的恩情了！”于是就冲垮了晋军的包围，穆公终于得以解除危难，战胜晋国，俘获晋惠公而回。这就是先施恩于人，而后自己获得福报的道理。



楚庄王绝纓尽欢 （卷六《复恩》）

楚庄王宽容臣下酒后失礼，并巧妙地为失礼者遮丑，暗地施德于臣，而且不求报答。但是实际上他取得了失礼者的忠心，换来以死相报的忠臣，所以作者认为：“有阴德者，必有阳报。”这是古代封建君臣之际的一个行为准则。

楚庄王赐群臣酒^①，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②。美人援绝其冠缨^③，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矣，趣火来上^④，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⑤？”乃命左右曰^⑥：“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有百余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⑦，卒尽欢而罢^⑧。居二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甲首^⑨，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⑩？”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⑪，王隐忍不暴而诛也。臣终不敢以阴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湔敌久矣^⑫。臣乃夜绝缨者也。”遂斥晋军^⑬，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①楚庄王：楚穆王之子，姓芈（mǐ 米）名旅，一作吕，楚穆王之子，在位23年。春秋五霸之一。

②美人：指楚庄王的妾。 ③缨：帽带。 ④趣（cù 促）：同“趋”。急，速。 ⑤节：节操。 ⑥左右：身边的近侍近臣。 ⑦火：灯。 ⑧卒：终于。 ⑨甲首：指士兵的首级。甲：披甲的士兵。 ⑩是：此·这。 ⑪往者：从前。

⑫湔（jiān 煎）：溅洒。 ⑬斥：退，却。

楚庄王赏赐大臣们酒宴，日落之时，大家正喝得高兴，突然灯烛灭了。而有人拉扯美人的衣服。美人抓断这个人的帽带，向楚庄王告发说：“这会儿灯灭了，有人拉扯我的衣服，我抓住他的帽带，攥着它了，赶快把灯点上来，看那个断了帽带的人。”楚庄王说：“赏人家饮酒，即使喝醉了失礼，怎么要为显示你妇人的节操而羞辱士人呢？”于是命令周围的大臣说：“今天大家和我一道饮酒，不扯断帽带不算尽兴。”大臣一百多人，都扯断了他们的帽带，然后上灯，终于大家尽兴而结束。过了两年，晋国与楚国交战，有一位大臣常常冲在前面，两军五次交锋，他五次砍下敌人的首级，击退敌军，终于战胜了晋军。庄王感到奇怪，就问那个大臣说：“我政德微薄，又从来没有特殊地对待你，你为什么这样拼死作战毫不动摇呢？”回答说：“臣罪该万死，从前酒醉失礼，大王掩护容忍而不杀，臣始终不敢因为您是暗地庇护的恩德，就不公开报答大王。我常常希望为您肝脑涂地，用我一腔热血溅洒敌人，有这个念头已经很久了。我就是那天夜宴被美人扯断帽带的人。”于是就击败了晋军，楚国因此强盛起来了。这就是有阴德的人，一定会得到公开的报答。

桑下饿人（卷六《复恩》）

赵宣子偶然救济了一个饿夫，后来这饿夫又偶然得到报恩的机遇，拼死救了赵宣子。作者认为这个施德报恩的巧合故事中有必然的因果，所谓“利出者福反，怒往者祸来”，借以宣扬儒家德治思想。

赵宣孟将上之绛①，见翳桑下有卧饿人不能动②。宣孟止车为之下飧③，自含而哺之④，饿人再嚙而能视⑤。宣孟问：“尔何为饥若此⑥？”对曰：“臣宦于绛⑦，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与之壶飧，脯二朐⑧，再拜顿首受之，不敢尽食。问其故，对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将以贡之⑨。”宣孟曰：“子斯食之⑩，吾更与汝。”乃复为之簞食⑪，以脯二束与钱百，去之绛。居三年，晋灵公欲杀宣孟⑫，置伏士于房中，召宣孟而饮之酒。宣

①赵宣孟：即赵盾。春秋时晋国卿，赵衰之子，谥宣子。绛(jiàng 降)：地名，春秋晋地，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②翳(yì 意)：枯死。饿：使人已濒于死亡的严重的饥饿。③飧(sūn 孙)：熟食。④哺：通“哺”，给人食物吃。⑤嚙(yàn 咽)：通“咽”，吞。

⑥饥：食物缺乏。⑦宦(huàn 患)：做官。⑧脯(fǔ 府)：干肉。朐(qū 渠)：屈曲的干肉。⑨贡：献给。《吕氏春秋》、《左传》、《史记》均作“遗”。

⑩斯：通“斯”，尽。⑪簞(dān 丹)：圆形竹制食器。

⑫“晋灵公”句：灵公为政残暴骄横，赵盾骤谏，灵公不听。一次灵公因吃熊蹯，杀死宰人，正当将其尸身外运时，被赵盾遇见，灵公由此更加害怕赵盾，因而欲杀赵盾。

孟知之，中饮而出①。灵公令房中士疾追杀之②。一人追疾，先及宣孟③，见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④！请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为谁？”反走，且对曰：“何以名为，臣是夫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⑤。宣孟得以活，此所谓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尽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于万人乎。故曰：“德无细，怨无小。”岂可无树德而除怨，务利于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祸来，刑于内者应于外⑥，不可不慎也，此《书》之所谓“德无小”者也⑦。《诗》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⑧。”“济济多士，文王以宁⑨。”人君胡可不务爱士乎⑩！

①中饮：酒饮到一半的时候。 ②疾：速。 ③及：追赶上。 ④罔：本来。耶：感叹词，相当于“啊”、“呀”。 ⑤还：回去。 ⑥刑：通“形”，形成。一本作“形”。 ⑦《书》：即《尚书》，这句当是逸文。《吕氏春秋·报更》引作“德几无小”。 ⑧“《诗》云”句：见《诗经·周南·兔置》，意思是：雄纠纠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赳赳（jǐū纠）：雄壮勇武的样子。 ⑨“济济”句：见《诗经·大雅·文王》，大意是：朝廷上人才济济，周文王因此得以安宁。 ⑩胡：怎么。

赵宣孟要到絳邑去，途中看见枯桑下有个饥饿的人躺在那里不能动弹。宣孟停车下来为他进食，把食物含在自己嘴里，一口口喂他，饥饿的人咽了两口饭就能睁开眼睛了。宣孟问：“你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回答说：“我在絳邑做官吏，回家的路上断了干粮，我羞于向人乞求，又厌恶自行窃取，所以就落到这种地步。”宣孟给他一壶水喝，两块干肉，他拜了两拜，跪下叩头，接过食物，但是没敢吃光。宣孟问他为什么，回答说：“刚才我吃这些食物觉得味道很美。臣有老母，要把剩下的食物供奉她老人家。”宣孟说：“你把它吃完，我再给你一些。”于是又送给他一筐食物，加上两捆干肉和一百枚钱。宣孟就离开到絳邑去了。过了三年，晋灵公想杀害宣孟，在房中埋伏武士，召唤宣孟前去饮酒。宣孟察觉到晋灵公的阴谋，酒喝了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房中的武士立即追杀他。有一个人追得很快，最先追上宣孟，看清宣孟的脸，说：“呵！果然是您呀！请让我回去替您拼死吧。”宣孟说：“您叫什么名字？”那个人一边往回跑一边回答说：“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我就是那个枯桑树下饥饿的人。”于是他就返回去搏斗而死。宣孟能够因此活着，这就是所谓德惠。所以把恩惠施给君子，君子就能使你有福；把恩惠施给

小人，小人就能为你尽力。对一个人有恩德，就能使自己活命。更何况把恩德施给万人呢！所以说：

“恩德无所谓琐细，怨恨无所谓微小。”难道可以不建树恩德而消除怨恨、务必使人得到好处呢？把好处给人的，有福气回报；留怨恨于人的，把灾祸招来。内心形成的意念会在外在行为上相应表现出来，不可以不慎重，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德无小”的道理。《诗经》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惜士人呢！

赵氏孤儿（卷六《复恩》）

本篇通过赵朔被害，韩厥、程婴保全并帮助赵氏孤儿复仇的故事，歌颂韩厥知恩报德、申张正义，宣扬施恩得报的思想，所谓“有恩于此，故复于彼”。元代纪君祥著名杂剧《赵氏孤儿》，以及流传至今的同名京剧，都是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

晋赵盾举韩厥^①，晋君以为中军尉。赵盾死，子朔嗣为卿。至景公三年，赵朔为晋将。朔取成公姊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②。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③；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④。至于赵朔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⑤，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赵穿弑灵公^⑥，盾虽不知，犹为首贼。臣杀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妄诛^⑦。妄诛谓之

①赵盾：春秋晋国赵衰之子。又称赵宣孟，谥宣子。韩厥：春秋晋国人，即韩献子。②屠岸贾：春秋晋国人，有宠于晋灵公。③叔带：周朝赵造父七世孙。因周幽王无道，叔带离开周朝投奔晋国，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④咎（jiù）：过失。⑤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的官吏。⑥弑（shì）：古代称子杀父、臣杀君为“弑”。

⑦先君：对死去的国君的称呼。这里指景公之父成公，名黑臀。

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厥告赵朔趋亡。赵朔不肯，曰：

“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且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后生男，乳。朔客程婴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①，卜之，曰：“大业之后^②，不遂者为祟^③。”景公问韩厥，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④。中衍人面鸟喙^⑤，降佐殷帝太戊^⑥，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⑦，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⑧。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有绝祀。今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⑨。唯君

①晋景公：春秋晋国国君。成公之子，名据。②大业：伟大事业。③不遂者：不称心如意的人。④中衍：赵氏始祖。⑤喙(huì会)：鸟兽的嘴。⑥太戊：殷朝君主。太庚之子，雍己之弟。⑦幽、厉：西周幽王、厉王。周幽王是周宣王之子，名宫涅(shēng生)。宠信褒姒，荒废朝政。周厉王是周夷王之子，名胡，为政暴虐，后出奔彘地。⑧文侯：晋国君主，晋穆侯之子，名仇。⑨龟策：龟甲和蓍草，古代占卜凭借之物。

图之。”景公问云：“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对。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氏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①。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令^②，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③！微君之疾^④，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军，将军遂返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故复于彼，非程婴则赵孤不全，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

晋国赵盾举荐韩厥，晋国国君就让韩厥做中军尉。赵盾死了，他的儿子赵朔继承父职为上卿。到了景公三年，赵朔担任晋国将军。赵朔娶晋成公的姐姐为夫人。大夫屠岸贾想要诛杀赵氏一家。原先赵盾

①胁：逼迫。②矫(jiǎo狡)：假托。③孰(shú熟)：谁，哪一个。④微：如果不是。疾：病。

在世的时候，梦见祖先叔带抱着腰哭得非常伤心，随后又笑了起来，而且拍手唱歌。赵盾卜筮吉凶，占卜的兆头是先断绝而后完好。赵国史援解释占卜说：“这个兆头很凶，灾难不是降到您自身，而是降给您儿子，然而这也是您的过错。到了您儿子赵朔一辈，家世将更加衰落。”屠岸贾这个人，开始就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到了晋景公的时候，屠岸贾就当上了司寇。他想作乱，就借惩治谋杀晋灵公凶手的名义来归罪赵盾，通告将领们说：“赵穿杀害灵公，赵盾虽然不知道，但他仍是头号奸贼。臣子刺杀国君，他的子孙却在朝里做官，怎么能惩治罪犯呢？请允许我诛灭他们。”韩厥说：“灵公遭害时，赵盾在外地，我们先君成公认为他没有罪，所以没有诛杀他。如今诸位要诛杀他的后代，这不符合先君的意思，而是胡乱诛杀，胡乱诛杀就叫做作乱。臣子有大事而国君不知道，这是无视国君。”屠岸贾不听韩厥的劝告，韩厥告诉赵朔赶紧逃跑。赵朔不肯，说：“您一定不要让赵氏断绝香火，我死后也就没有遗恨了。”韩厥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借口有病不再出门。屠岸贾不请求国君允许，就擅自和众将到下宫攻打赵家，杀了赵朔、赵括、赵婴齐，把他们的家族全部灭掉。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身怀有孕，逃进景公宫内躲藏起来。后来生

下一个男孩，自己给他喂奶。赵朔生前门客程婴抱着赵朔的儿子逃进山中躲藏起来。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病了，进行占卜，卜语说：“君大事业以后，有不称心的人在兴妖作怪。”景公问韩厥什么意思。韩厥知道赵氏孤儿活着，就说：“大事业之后，在晋国断绝香火的，大概就是赵氏了。自中衍以后的子孙都姓嬴。中衍人面鸟嘴，降世辅佐殷帝太戊。到周天子时，他的子孙都有美好的品德。后来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昏庸无道，叔带才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事奉先君晋文侯。一直到晋成公，赵家世世代代都为晋国建立功勋，不曾断绝过宗庙香火。如今您在位的时候偏偏灭绝赵家的宗族，国人都哀怜他们。所以在占卜的龟策上表现出来。只有您来考虑这件事。”景公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一一据实禀告。于是景公就与韩厥策划扶植赵氏孤儿。召见赵氏孤儿，把他藏在宫中。将军们进宫中间候景公病情，景公依靠韩厥的军队来威胁将军们，让赵氏孤儿出来相见。孤儿名叫武。将军们不得已，才说：“先前下宫的灾祸，是屠岸贾干的，假托君主诏令，并且命令臣子们去攻打。如果不是这样，谁又敢发难呢！若不是您有病，臣下们本来也要请求君主立赵氏的后代了。如今您已有命令，这正是臣子们的心愿。”于是景公召赵武、程

婴一个一个拜谢诸将军，将军们就反过来跟程婴、赵武一道攻打屠岸贾，灭掉了他的宗族，并重新把原来属于赵氏的封邑全都归还赵武。所以一个人怎么可以没有恩德呢？如果在这里施了恩，那么在那里就会得到报答。没有程婴，那么赵氏孤儿就得不到保全；没有韩厥的帮助，那么赵氏的后代也就不能再兴旺起来，韩厥真可称得上不忘恩德了！



染 指 (卷六《复恩》)

为了一尝异味,演出了君臣动怒的闹剧,造成了臣杀君的祸乱。这个故事有趣地反映了春秋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伦常的变化。而“染指”也就成为非分之想的一个成语典故。

楚人献鼈于郑灵公^①。公子家见^②。公子宋之食指动^③，谓子家曰：“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元鼈，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④，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

楚国人献给郑灵公一尾鼈鱼。公子家朝见灵公，公子宋的食指动了一下，告诉公子家说：“我的食指这样一动，就一定会吃到特别的美味。”等到郑灵公赐给诸大夫鼈鱼肉时，公子宋也被召来，但却故意不赐给他。公子宋很气愤，便用食指伸进鼎中蘸了一下，尝尝味道就走了出去。灵公大怒，要杀公子宋。公子宋和公子家策划先下手，于是就杀死了灵公。

①鼈(yuán元)：鼈鱼。郑灵公，郑穆公之子，名子夷。 ②公子家：春秋郑国大夫。 ③公子宋：春秋郑国大夫，字子公。 ④鼎：铜制食器，这里指盛鼈的鼎。



愚公之谷（卷七《政理》）

一个老人故意假托解释地名，说了一个傻得荒唐的寓言。齐桓公信以为真，管仲理解并接受了讽谏，改进治理。显然，作者的用意在于劝诫治政者应善于听取讽谏。

齐桓公出猎，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见一老公而问之，曰：“是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对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视公之仪状，非愚人也，何为以公名？”对曰：“臣请陈之，臣故畜牝牛①，生子而大，卖之而买驹②。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③，以臣为愚，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诚愚矣④！夫何为而与之。”桓公遂归。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⑤。使尧在上，咎繇为理⑥，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又必不与也。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记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贤佐也。犹有以智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①牝（pìn）字：母牛。 ②驹：小马。 ③傍邻：附近的邻居。 ④诚：确实。 ⑤夷吾：管仲之名。 ⑥咎繇（yáo摇），即皋陶，唐尧时任法官，主持审判。理：法官。

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里。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说：“这叫做什么山谷？”回答说：“叫做愚公山谷。”桓公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回答说：“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桓公说：“今天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象个愚笨的人，老人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回答说：“请允许臣下一一说来。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傻，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说：

“老人家确实够傻的！您为什么把小马给他呢！”桓公就回去了。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这是我夷吾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有人遇见了像这位老人所遭遇的凶暴，也一定不会给别人的。那位老人家知道现在的监狱判案不公正，所以就只好把小马给了那位少年。请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孔子说：“弟子们记住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贤明的宰相。他们尚且有把聪明当作愚蠢的情况，更何况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



耳闻不如目见（卷七《政理》）

本篇记述魏文侯对官吏治政的基本要求，指出“耳闻不如目见”，强调亲自实践和调查。今天读来，仍不乏教益。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①，告之曰：

“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②、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豪贤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③。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魏文侯派西门豹去治理邺邑，告诉他说：“一定要圆满功德，成就名望，申展正义。”西门豹说：“我大胆请问，圆满功德，成就名望，申展正义，应该怎么办？”文侯说：“你去吧！这是因为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君主，名斯，公元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邺（yè业），古都邑名。在今河北临漳县西。西门豹：战国魏国人，当过邺令。②贤豪：贤能勇壮之人。辩博：言辞明辩而学问渊博。③特闻：只是听说。

没有一个城邑没有贤良豪杰、善辩博学的人，没有一个城邑没有喜欢宣扬别人坏处、掩盖别人好处的人。你到那里一定要拜访贤良豪士，要依靠而且亲近他们；要拜访那些善辩博学的人，要依靠而且师事他们；要访问那些喜欢宣扬别人的坏处、掩盖别人好处的人，并就此考察他们。不能根据只是听说的东西来办事。耳朵听到的，不如眼睛看到的；眼睛看到的，不如双足实践的；双足实践的，不如亲手辨别的。人们刚开始上任做官，如同走进暗室，时间长了，就会觉得比较明亮；明亮了就可治理，治理了就能前进。”



悬牛首买马肉（卷七《政理》）

本篇通过齐景公禁止女扮男装的故事，说明律人者必先律己，否则便会禁而不止，就是悬牛首而买马肉。

景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①，国人尽服之^②。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求买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③，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④，而国人莫之服也^⑤。

齐景公喜欢女人作男子的装束，国都里的女人都穿男人的衣服。景公让官吏禁止这种装束，说：“凡是女子作男子装束的，要撕破她的衣服，扯断她的衣带。”但是撕破了衣服，扯断了衣带，只使人们彼此观望，仍然不能煞住这种风气。晏子来朝见景公，景公说：“我派官吏禁止女人作男子装束，撕破她们的衣服，扯断她们的衣带，她们只是彼此观望，可仍然不能制止，为什么呢？”回答

①丈夫：指成年男子。 ②国人：指国都里的人。

③胡：为什么。 ④旋：不久。 ⑤莫：没有谁。

说：“您在宫中让大家这样装束，而在宫外却禁止，这就好比那肉铺门上挂着牛头，却偏要购买马肉一样。您为什么不让宫里不要这样装束呢，那么宫外就没有谁再敢这样做了。”景公说：“很好。”于是让宫内不再这样装束，不到一个月，国都里的妇女没有谁再这样装束了。

齐桓公礼九九（卷八《尊贤》）

本篇通过齐桓公接受批评，礼遇薄技鄙人而招贤的故事，说明求贤及成事都不能坐等，不可嫌弃，而要从小处着眼，从点滴做起，“以内及外，以小及大”。

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①，期年而士不至^②。于是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③，桓公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乎。夫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豢^④。”’言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⑤。”言以内及外，以小及大也。

①庭燎：庭中照明的火炬。造：至，到。②期(jī基)年：一周年。③鄙人：居住在郊野的人。九九：乘法口诀名。自一至九每两数相乘而成。④“《诗》云”句：见《诗经·大雅·板》。大意是：古代圣贤有名言，应向樵夫虚心请教。刍豢(chúhuàn除饶)：草料和柴木，这里指割草打柴的人。⑤“《诗》曰”句：见《诗经·周颂·丝衣》。大意是：从明堂至房基，从羊看牛之体。徂(cú粗阳平)：往。

齐桓公在庭中设置火炬，是为了士人前来晋见。一年过去了，却没有士人到来。就在这时，有位住在东郊的乡下人，用九九算术晋见齐桓公。桓公说：“你凭着九九算术就够得上见我吗？”乡下人回答说：“我并不认为凭九九算术就足以来见您。我听说主公在庭中设置火炬是为了接待士人，可是一年过去了，而士人却没有来。士人之所以不来，因为您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天下的士人都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您，所以才不来。那九九算术不过是个小小的技能罢了，但是您依然以礼待我，更何况是比九九算术高明的呢！那高山不抛弃尘壤石块，江海不拒绝细小流水，所以才使它们成为广大。《诗经》上讲：‘先民有言：‘询于刍蕘。’’这是说要广求谋略。”桓公说：“很好。”就以礼待他。一个月后，四方的士人互相携手一同前来。《诗经》说：“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这是讲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道理。

不胫而走（卷八《尊贤》）

赵简子有三千门客，却没有得到贤才。船夫古乘用两个比喻讽劝他既要爱才，更要善于识才用才。其中“珠玉无足”而能来的比喻，后来提炼为成语典故“不胫而走”。

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①，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跪而对曰：

“夫珠玉无足，去此数千里而所以能来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来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赵简子曰：“吾门左右客千人②，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谓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者六翮也③。背上之毛，腹下之毳④，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卑，益之满把，飞不能为之益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也。”

赵简子游览西河感到很高兴，感叹说：“怎样才能得到贤士并跟他在一起呢？”船夫古乘跪下回答说：“那珍珠美玉并没有脚，离这儿有几千里，

①赵简子：即赵鞅、赵孟，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屡见前注。西河：古称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一段黄河为西河，今山西陕西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②客：门客，食客。③恃者：依赖的东西。六翮（hé何）：指鸟翅下的六根大羽茎。④毳（cuì翠）：指鸟腹下的细毛。

但它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人们喜欢它。如今士人有脚而不肯前来，这是因为我们君主不喜欢他们吧？”赵简子说：“我门下身边的宾客有千人，如果早饭不够吃，晚上就到市场上去征税；如果晚饭不够吃，早上就到市场上去征税。我还能不喜爱士人吗？”船夫古乘回答说：“鸿鹄高飞远翔，它所依赖的是翅膀上的六根大羽茎。背上的羽毛，腹下的细毛，都是很短小的，拔去一大把，也不会因此就飞得更低；增加一大把，也不会因此就飞得更高。不知道您门下身边的一千宾客，也有能为您起到六翮作用的吗？还尽是一些背上的羽毛和腹下的细毛呢！”

宗卫遇逐（卷八《尊贤》）

得士容易，用士不难，关键在于平时待遇。本篇主要记载田饶批评宗卫自奉奢侈而待士极薄，所以患难之际不得死士，自食其果。这是春秋、战国之际私门养士发展所引起的变化。

宗卫相齐^①，遇逐，罢归舍，召门尉田饶等二十有七人而问焉^②，曰：“士大夫谁能与赴诸侯者乎^③？”田饶等皆伏而不对。宗卫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难用也。”饶对曰：“非士大夫之难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卫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饶对曰：“厨中有臭肉则门下无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④；纨素绮绣^⑤，靡丽堂楯^⑥，从风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缘衣；果园梨栗，后宫妇人摭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尝^⑦。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于是宗卫面有惭色，逡巡避席而谢曰^⑧：“此卫之过也。”

①宗卫：齐国人。生平不详。 ②门尉：守门之官。田饶：宗卫的家臣。 ③赴：奔赴，投奔。 ④雁：大雁。鹜（wù误）：鸭子。 ⑤纨（wán丸）素：白色的丝织品。绮（qǐ起）绣：有花纹图案的丝织品。

⑥靡丽：奢侈、华丽。楯（shǔn吮）：栏干的横木。 ⑦摭（zhí执）：拾取。撻（zhì致）：通“掷”，抛，投。 ⑧逡巡（qūn xún群阴平旬）：退却。席：座位。

宗卫做齐国宰相，遭到罢逐，免职后回到家里，把门尉田饶等二十七个人召来询问，说：“你们这些士大夫谁能跟我一起投奔诸侯呢？”田饶等人都伏身在地而不回答。宗卫说：“为什么士大夫容易得到，使用起来却很难呢？”田饶回答说：“不是士大夫难使用，而是您不能使用。”宗卫说：“为什么我不能使用士大夫呢？”田饶回答说：“厨房里有腐烂发臭的肉，那么门下就没有肯为您死的士人。现在三升的粮食是不够士人食用的，可是您饲养的雁鹭却有吃不了的小米；那华丽的绫罗绸缎，挂满殿堂前的栏杆，随它风吹雨淋败坏，可士人竟不能用它做件衣服；果园中出产的梨和栗子，后宫里妇人任意摘取并互相投掷，而士人竟不能尝一口。再说这钱财是你所轻视的；死亡则是士人们所重视的。您不能用您所轻视的钱财而就想让士人给你他所重视的死，难道不是很难的了吗？”于是宗卫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过了一会儿，宗卫便脱离座位向士人们谢罪说：“这是我宗卫的过失。”

贫穷者骄人(卷八《尊贤》)

“富贵者骄人”是一般常见的现象。然而田子方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贫贱者骄人。”对此，身为富贵者的魏文侯深表赞同，并将亲身体验加以发挥。这个故事生动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士的地位上升的历史趋势。

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①，田子方后^②，太子击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③，告太子曰：“为我请君，待我朝歌^④。”太子不说^⑤，因谓子方曰：“不识贫穷者骄人乎^⑥？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⑦。人主骄人而亡其国，吾未见以国待亡者也；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吾未见以家待亡者也。贫穷者若不得意，纳履而去^⑧。安往不得贫穷乎？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语。文侯叹曰：“微吾子之故^⑨，吾安得闻贤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⑩，三年而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⑪。吾所以不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名斯。安邑：古邑名，在今山西夏县西北。 ②田子方：战国魏人，子贡的学生。 ③乘：四马大车。 ④朝歌：殷别都，战国属魏。故址在今河南淇县。 ⑤说（yuè悦）：通“悦”，欢喜，高兴。

⑥识：知道，懂得。 ⑦安：怎么。 ⑧履：鞋。 ⑨微：如果不是。吾子：敬称对方。等于说“我的先生”、“您”。 ⑩乐羊：魏国的将军。 ⑪是以：因此。

少进于此者，吾未见以智骄我者也。若得以智骄我者，岂不及古之人乎？”

魏文侯从中山急赴安邑，田子方在后面跟随。途中遇到太子击，太子击下车来到田子方车前，他却依然坐在车上，告诉太子说：“替我请求国君允许，请他在朝歌等我。”太子很不高兴，因此就对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对人骄傲，还是富贵的人对人骄傲？”子方说：“是贫穷的人对人骄傲，富贵的人怎敢对人骄傲呢？国君对人骄傲，他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从没见过哪一个君主拿他的国家等待灭亡的；大夫对人骄傲，他的家就要灭亡，我也从没见过哪一位士大夫拿他的家等待灭亡的。贫穷的人如果不得意，穿上鞋就走了。到哪里得不到贫穷呢？因此贫穷的人对人骄傲，富贵的人怎敢对人骄傲！”太子击赶上文侯，讲述了田子方说的话。文侯叹息说：“不是先生您的缘故，我哪里能听得到贤人的言论呢！我自居田子方之下而行事，就能和他交朋友了。自从我和子方交了朋友，君臣之间更加亲近，百姓更加亲附，因此我就得到了与贤士交朋友的功效。我将攻打中山，自以为军事上我的才能

在乐羊之下，三年的时间，中山就向我交 纳 奉 献了。我因此得到了与武将交朋友的功效。我之所以不懈地在这方面求取进步，是因为我从未见到凭借才智来傲视我的人。如果得到了以才智向我骄傲的人，难道还不如古代的人吗？”

大德毋逾闲 (卷八《尊贤》)

本文叙述孔子赠礼的故事，生动有趣地表现了孔子执礼的灵活变通，刻画了子路的拘执耿直。

“大德毋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为儒家礼教开一点方便之门，成了君子人生哲学的变通依据。

孔子之郛^①，遭程子于塗^②，倾盖而语终日^③。有间^④，顾子路曰：“取束帛一^⑤，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一，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⑥：“由闻之也^⑦，士不中间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诗》不云乎？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⑧。’今程子天下之贤士也，于是不赠^⑨，终身不见。大德毋逾闲^⑩，小德出入可也。”

①郛（tán谈），春秋时国名。在今山东郛城县西南。

②遭：遇见。塗（tú途）：同“途”，道路。③倾盖：行途相遇，停车而语，两车盖倾斜相交，是形容朋友相逢亲切交谈的情况。盖：车盖，形如伞，是古代乘车遮阳挡雨用的。④有间：一会儿。⑤束帛一：一束丝绸。帛：丝织品的总称。束：古代以五匹为一束。⑥屑（xiè谢）然：倏忽的样子。⑦由：子由，即子路。⑧“《诗》”句：见《诗经·郑风·野有蔓草》。大意是：田野里蔓生的青草，草上滚动着圆圆的露珠。有位美丽的姑娘，眉清目秀风姿多么美好。不期而遇，恰好合我的心愿。漙（tuán团）：露水充足。清阳：形容眼睛明亮有神。邂逅（xiè hòu谢后）：偶然遇见。⑨是：这个。⑩闲：同“间”，界限，范围。

孔子到郈国去，在路上遇见程子，停车交盖，整整谈了一天。说话间，孔子回过头来对子路说：“拿一束帛来，送给先生。”子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孔子又回过头来对子路说：“拿一束帛来，送给程先生。”子路不耐烦回答说：“我仲由听说，士人不经过中间人介绍就相见，女子没有媒人就出嫁，这是君子所不做的。”孔子说：“仲由，《诗经》上不是说了吗？‘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如今程先生是天下著名的贤士，在这个时候不送礼品给他，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他了。大德一点不能越轨，小德有点出入是可以的。”

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

（卷八《尊贤》）



本文记述管仲治理齐国成功的基本原因是取得三种权力：上卿的执政权，收租的经济权，仲父的人事权。这是春秋宗法统治的国家政权的实际，也是古代治理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①。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国之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亲。”桓公立以为仲父^②。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③。”

齐桓公让管仲治理国家，管仲回答说：“地位低下的人不能高踞在尊贵者之上。”桓公就封他为上卿，可是国家却没有得到治理。桓公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贫穷的人不能驱使富有的人。”桓公就把齐国市场上的税收全部赏给他，可是一年过去了，国家仍然没有治理好。桓公说：“这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制服关系亲近的人。”桓公就立他为仲父。

①上卿：周朝官制，最尊贵的官职称上卿。②仲父：齐桓公尊敬管仲如父亲。③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后来引申指帝王的统治为南面。

结果齐国太平安定，而且称霸天下。孔子说：“管仲这样的贤才，如果不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使他的国君南面而称霸了。”



田忌奔楚（卷八《尊贤》）

本篇记载田忌对齐、楚两国用兵的惊人预见，并说明预见的依据。它的主旨除了要求知己知彼外，更强调“尊贤者而爱不肖”，主张广泛团结各种人才，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

田忌去齐奔楚^①，楚王郊迎至舍，问曰：“楚，万乘之国也；齐，亦万乘之国也。常欲相并，为之奈何？”对曰：“易知耳！齐使申孺将^②，则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将之，至禽将军首而反耳^③。齐使田居将^④，则楚发二十万人使上将军将之，分别而相去也。齐使盼子将^⑤，楚发四封之内^⑥，王自出将而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⑦，如是则王仅得存耳。”于是齐使申孺将，楚发五万人，使上将军至禽将军首反。于是齐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将，楚悉发四封之内，王自出将，田忌从，相国、上将军为左、右司马，益王车属九乘^⑧，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领齐袂^⑨，问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

①田忌：一作田期。战国初期齐国将军。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又称徐州子期。因与齐相邹忌不和，被诬害，出奔楚国。②申孺（rú如）：战国时齐国将军。③禽：通“擒”，捕捉。④田居：战国时齐国将军。⑤盼子：齐国将军。⑥四封：四境。封：疆界，边境。⑦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员。⑧九乘：指齐王近卫士卒。春秋时兵车一乘，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⑨北面：古代君主坐北朝南，臣子朝见君主须面北下拜。袂（qū）：袖口。

“申孺为人，侮贤者而轻不肖者，贤、不肖者俱不为用，是以亡也。田居为人，尊贤者而贱不肖者，贤者负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别而相去也。盼子之为人也，尊贤者而爱不肖者，贤、不肖俱负任，是以王仅得存耳。”

田忌离开齐国投奔楚国，楚王从郊外一直把他迎接到住所，问他说：“楚国是一个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齐国也是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我们常常想要互相兼并，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田忌回答说：“很容易理解呀！齐国如果派申孺率军前来，那么楚国就调动五万兵马，派上将军率领，一到就擒获申孺将军的首级而返回了。齐国如果派田居率军前来，那么楚国就调动二十万兵马，派上将军率领，双方就会分别罢兵而离开。齐国如果派盼子率军前来，楚国就调动全国的兵力，大王亲自出马统帅，我田忌随从前往，让相国、上将军做左右司马，像这样，那么大王也仅只能保全生命了。”此时齐国正派了申孺率军前来，楚国调动五万兵马，派上将军率领，一到就获取申孺将军首级而返回。这时齐王非常恼怒，就改派盼子率军。楚国发动全国

的兵力，楚王亲自率领，田忌跟随，相国、上将军做左、右司马，还增加楚王的战车九辆，却仅仅保住了性命而已。回到住所，楚王面向北，整理了一下衣服，问道：“先生怎么知道得这样早呢？”田忌回答说：“申孺的为人，欺侮贤才而轻视不才，贤才与不才都不为他所用，因此他才灭亡。田居的为人，尊重贤才而鄙视不才，贤才被他任用，不才被他赶走，因此齐楚双方分别罢兵而去。盼子为人，尊重贤才而爱惜不才，贤才和不才都被他任用，因此大王您才仅得保住性命而已。”

苏从谏楚庄王¹（卷九《正谏》）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三年不理朝政，三年无人劝谏，可见楚国因循腐败。如果他不想改革，还可因循下去。但他却下令严禁劝谏，结果召来一位为国家不怕死的苏从，选拔了有胆识的谏臣为相。从此楚庄王结束了荒淫生活，开展他的宏图大志。

楚庄王立为君^①，三年不听朝，乃令于国曰：“寡人恶为人臣而遽谏其君者^②。今寡人有国家，立社稷^③，有谏则死无赦！”苏从曰^④：“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其死而不谏其君，则非忠臣也。”乃入谏。庄王立钟鼓之间^⑤，左伏杨姬，右拥越姬，左褰衽^⑥，右朝服，曰：“吾钟鼓之不暇，何谏之听！”苏从曰：“臣闻之，好道者多资，好乐者多迷；好道者多粮，好乐者多亡。荆国亡无日矣^⑦，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执苏从手，右抽金刀，刎钟鼓之悬。明日，授苏从为相。

楚庄王立为国君，三年不治理朝政，却向国都人下令说：“我讨厌作为臣子急切地劝谏他的国君的人。如今我拥有国家，立了社稷，有谁来劝谏，就

①楚庄王：楚国君主，姓熊，名旅。春秋五霸之一。 ②遽：疾，速。 ③社稷：这里指国家。 ④苏从：楚国大夫。 ⑤钟鼓：古代的打击乐器。 ⑥褰衽（chōu rén 稠认）：被单与席子。 ⑦荆国：即楚国。楚国原建国于荆山一带，故也称荆国。无日：不久。

处死他决不赦免！”苏从说：“居有国君赐给的高等爵位，吃着国君赐给的丰厚俸禄，为了吝惜他的死而不劝谏他的国君，那就不是忠臣。”于是进宫劝谏。庄王站在钟鼓乐器之间，左臂趴着杨姬，右臂抱着越姬；左边是席子单被，右边是朝服，说：

“我听钟鼓的音乐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听你的劝谏！”苏从说：“我听说，喜欢道理的人多资财，喜欢音乐的人多迷惑。喜欢道理的人多粮食，喜欢音乐的人多死亡。楚国灭亡没有多久了，我这个该当处死的臣子大胆地向您奉告。”楚王说：“很好。”便用左手拉着苏从的手，右手抽出金刀，砍断悬挂钟鼓的绳子。第二天就任命了苏从为宰相。

木梗之患 (卷九《正谏》)

孟尝君刚愎自用，不听劝谏。门客将计就计，改用形象的寓言劝说，寓意显豁，观点明确，居然有效。可见语言艺术可以使思想见解更有说服力。

孟尝君将西入秦①，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谏我②，我则杀之。”谒者入曰③：

“有客以鬼道闻④。”曰：“请客入。”客曰：“臣之来也，过淄水上⑤，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⑥，木梗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埏子以为耦人⑦，遇天大雨，水潦并至⑧，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⑨，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于是孟尝君逡巡而退而无以应⑩，卒不敢西向秦⑪。

①孟尝君：战国时齐国贵族田文，袭其父田婴爵位，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号孟尝君。有门下食客数千人。②鬼道：指邪术。③谒者：指掌宾赞、受事、报奏章的官吏。④客：据《史记·孟尝君传》记载，是苏代。据《战国策·齐策》记载，则是苏秦。⑤淄（zī资）水：在今山东。⑥耦（ǒu偶）：通“偶”，指泥塑偶像。⑦埏（shān山）：以水拌土。⑧水潦（lǎo老）：雨后地面的积水。⑨四塞：国境四面险要。⑩逡（qūn群阴平）巡：有所顾虑。⑪向：奔向。

孟尝君要往西方到秦国去，宾客们劝谏了他一百次，他就是不听，说：“用人间的事理劝谏我，我全都知晓；如果用鬼话邪道劝谏我，我就把他杀掉。”报事官进来说：“有一位客人以鬼话邪道奉告。”孟尝君说：“请客人进来。”客人说：“我来的时候，经过淄水，看见一个土捏的泥人正和一个刀刻的木人对话，木梗人对土偶人说：‘你的前身，是一块土，经过揉和，才成了土偶人。如果遇着天下大雨，积水一起涌来，你一定会被泡坏的。’土偶人回答说：‘我泡坏了只不过是返回我的本质。如今你本是东园里的桃树，经过雕刻，你成为木梗人，如果遇着天下大雨，积水一起涌来，一定会把你漂走，你在大水里轻飘飘的不知会到哪里去呢。’现在秦国是个四面关塞的国家，有虎狼一般的野心，如果你到那里，我担心会有木梗人的灾难。”于是孟尝君迟疑了，后退了，无话可答。终于不敢到西方的秦国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卷九《正谏》)

本篇记载少孺子讽谏吴王的故事，生动表现了战国说客的讽谏手法和辞令艺术，既避开正面冒犯吴王，又巧妙讽喻吴王，终于使他明白：只图眼前的利益，而不顾身后的祸患，势必导致自身的灭亡。由于这一比喻的生动贴切，后来成为诗文常用的典故。

吴王欲伐荆^①，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②，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③。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④。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兵。

吴王想要攻打楚国，告诫他左右的人说：“有人胆敢劝阻，处死！”门客中有一位名叫少孺子的想劝谏吴王，可是又不敢，于是就怀抱着弹丸，手拿着弹弓，到宫庭的后园游逛，露水沾湿了他的衣服，象这样一连三个早晨。吴王说：“你过来！何苦要把自己的衣服弄得这么湿呢？”少孺子回答说：“后园中有棵树，树上有只蝉儿，蝉儿高高栖

①荆：即楚国。②舍人：门客。③蝉：昆虫名，俗称知了。④螳螂：昆虫名。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前腿呈镰刀状。

居，发出动听叫声，饮着甘美的露水，可是却不知道螳螂在它的后面呢！螳螂伏下身子，蹉曲前腿，正要捉蝉儿，却不知道黄雀正在它旁边等着它呢。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吃螳螂，却不知道弹丸正在它下面对着它。这三种虫鸟都想要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却都没看到它们身后的灾难。”吴王说：“讲得太好了！”于是停止出兵。

茅焦说秦王 （卷九《正谏》）

本篇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铲除嫪毐集团，杀弟迁母，断绝母子之情，冒天下之大不韪，残酷拒谏，但却为茅焦无畏死谏、当面责斥所打动，迎归母亲，重新团聚。作者突出描写茅焦死谏的过程，通过对话表现人物形象。茅焦滑稽而不失正谏，秦始皇残暴而不失英明，都刻划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颇有小说意味，值得欣赏。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①，幸郎嫪毐②，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③，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与我亢④！”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⑤，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⑥，毐败。始皇乃取毐四支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萑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⑦、干四支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⑧，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焦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

①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秦庄襄王之子，名嬴政，秦王朝的建立者。 ②幸：宠爱。郎：侍从官。嫪毐(lào ài涝矮)：战国末年秦国的宦官。私通太后，权势很大，封长信侯。后因起兵叛乱，被捕处死。 ③瞋(chēn瞋)目：睁大眼睛瞪着。叱(chì翅)：高声呵斥。 ④嫪(jù具)人：贫穷的人。亢，匹敌。 ⑤白：陈述，禀告。 ⑥咸阳宫：秦始皇住所，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⑦蒺藜：野生植物，果实长着坚硬的刺儿。 ⑧茅焦：齐国人。

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①？”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②，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③，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④，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⑤。使者趣之⑥，茅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⑦？”使者极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焦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⑧，陛下不自知邪？”

①若：你。 ②宿（xiù秀）：我国古代对星座的称呼。二十八宿，古代星象学把黄道一周的列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 ③邑子：同邑的人。 ④趣（cù促），赶快。镬（huò获）：古代的大锅。汤：沸水。 ⑤足趣（qū趋）：双脚向前移动。 ⑥趣（cù促）：通“促”，催促。 ⑦须臾：片刻。 ⑧狂悖（bèi贝）：狂妄背理。

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焦对曰：

“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萑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于谏士，有桀、纣之治^①。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恐秦亡^②，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质^③。”乃解衣伏质。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④：“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⑤，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⑥，自行迎太后萑阳宫，归于咸阳。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曰：

“抗枉令直^⑦，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①桀：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纣：商朝末代君主商纣。②窃：自谦词，内心，私下。③质：古与“锧”通用。古代刑具，杀头时作垫用的砧板。④麾（huī挥）：通“挥”，指挥。⑤仲父：尊敬茅焦为父辈。齐桓公始尊称管仲为仲父。⑥空左方：空出左边的位置。古代以左为上。“空左”表示尊敬。⑦枉：弯曲。

秦始皇的母亲行为不规矩，私通郎官嫪毐，封他为长信侯，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嫪毐把持国政，渐渐地更加骄横奢侈，与侍中左右显贵的大臣在一起赌博，饮酒，喝醉了，争吵而打了起来，嫪毐瞪大眼睛厉声呵叱，说：“我是皇帝的假父，你们这些穷人家子弟怎敢和我对抗！”所有与他打架的人都逃走了，去禀告皇帝，皇帝大怒。嫪毐害怕诛戮，因此就作起乱来，攻打咸阳宫，结果嫪毐失败了。始皇把嫪毐的四肢用车裂开，把那两个弟弟抓住装进口袋里活活打死，又把皇太后迁往栎阳宫。下令说：“谁敢为太后事情劝谏的，刀割处死；用蒺藜刺他脊背上的肉，再把他的四肢砍下来，堆在宫门前的双阙下。”为太后的事情进谏而死的人有二十七个了。齐国的客人茅焦于是前来秦国，禀报晋见，说：“齐客茅焦愿意上殿劝谏皇帝。”皇帝派使者出来问他说：“客人该不是因为太后的事情来进谏的吧？”茅焦说：“是这样的。”使者回去禀告说：“他果然是为太后事情前来进谏的。”皇帝说：“快去告诉他，你还没有见到宫阙下面堆积着的死人吗？”使者就去问茅焦，茅焦说：“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个星宿，现在死的人已有二十七位了，臣下之所以前来，是想凑够它的数。我不是个怕死的人，快进去说明白。”茅焦同乡搭伙的

人，全都背着自己的衣物逃走了。使者进宫禀明皇帝，皇帝大怒，说：“这家伙故意来冒犯我的禁令，赶快用大锅烧开水，把他煮死，这家伙还怎么能让他堆积在宫阙下呀？快去把他叫进来！”皇帝手握宝剑坐在那里，嘴里喷出唾沫。使者叫茅焦进宫，茅焦不肯快走，只是一脚挨一脚地移步。使者催促他，茅焦说：“我到前面就死了，您还不能容忍我片刻吗？”使者为他极其悲伤。茅焦来到皇帝面前，拜了两拜，起身晋见，声称说：“我听说，活着的人是不忌讳死，拥有国家的人是不忌讳亡国。忌讳死的人不能因为忌讳死就能长生，忌讳亡国的人不能因为忌讳亡国而国就久存。死生存亡的道理，是圣明的君主所急于想知道的，不晓得陛下想不想听听呢？”皇帝说：“说些什么？”茅焦回答说：“陛下狂妄背理的行为，陛下自己不知道吗？”皇帝说：“都有哪些，我愿意听听。”茅焦回答说：“陛下车裂假父，这是有嫉妒之心；把两个弟弟装进口袋里活活打死，这是有不仁的罪名；把母亲迁往萑阳宫，这是有不孝的罪行；用蒺藜刺死进谏的人，这是有夏桀、殷纣的暴政。如今天下人听说这些事，心都瓦解粉碎了，不再向往秦国。臣下内心恐怕秦国会灭亡，替陛下忧危。我所要讲的说完了，求您让我去就刑！”于是解开衣服

趴在刑具上。皇帝走下殿来，左手接住茅焦，右手对左右一挥说：“赦免他！先生穿好衣服，现在我愿意你接受我的安排。”于是立茅焦为仲父，封他爵位为上卿。皇帝立刻驾着千车万马，空出左面的尊位，亲自到萑阳宫迎接太后，回到咸阳。太后大喜，就大摆酒席款待茅焦，等到举杯饮酒时，太后说：“矫正弯曲，使它变直，使失败变成功，安定秦国的社稷，使我们母子重得相会，这都是茅君的力量啊！”



荆文王受笞 （卷九《正谏》）

本文记述保申执行先王委托，督促荆文王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奋发图强。保申坚持鞭笞文王，却不真打，强调“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要求思想上深刻认识，行为上认真改变，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①，籥簠之簠②，以畋于云梦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④，淫⑤，期年不听朝⑥。保申谏⑦曰：“先王卜以臣为保⑧，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籥簠之簠，畋于云梦，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⑨。”匍伏将笞王⑩。王曰：“不谷免于襁褓⑪，托于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于王，无负于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⑫，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

①荆：楚国的古称。文王：春秋楚国国君。如黄：猎犬名。②籥（jùn 郡）：竹子的一种。簠（lù 路）：竹名，可制箭。簠（zēng 增）：古代系生丝以射鸟雀的箭。③畋（tián 田）：打猎。④舟：古国名。炎帝之裔有舟国，姜姓，子孙为舟氏。姬：帝王侍妾。⑤淫：沉湎。⑥期（jī 基）年：一周年。⑦保申：楚国的太保。⑧保：即太保。古代三公之一，位次于太傅。⑨笞（chī 痴）：笞刑。用竹板或荆条打脊背。⑩匍伏：同“匍匐”，贴地爬行。⑪不谷：不善的人，是诸侯自称的谦词。襁褓（qiāng bǎo 抢保）：背负婴儿的布兜，包裹婴儿的被子。这里比喻孩童时代。⑫细箭：细小竹条。

⑩匍伏：同“匍匐”，贴地爬行。⑪不谷：不善的人，是诸侯自称的谦词。襁褓（qiāng bǎo 抢保）：背负婴儿的布兜，包裹婴儿的被子。这里比喻孩童时代。⑫细箭：细小竹条。

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①，欲自流^②，乃请罪于王。王曰：“此不谷之过，保将何罪？”王乃变行从保申，杀如黄之狗，折箛簠之簠，逐舟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于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萧何、王陵闻之曰^③：“圣主能奉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荆文王得到如黄的猎犬和箛簠的弓箭，用它们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舟国的美女，荒淫作乐，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保申劝谏说：“先王占卜让我做太保，卦象吉祥。如今您得到如黄的猎犬和箛簠的弓箭，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来。等到得了舟国的美姬之后，又荒淫作乐，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大王的罪过应当受到笞刑。”匍

①趋(qū 区)：小步快走。 ②流：流放。 ③萧何：沛县人。辅佐刘邦建立汉王朝，为宰相，封酈侯。王陵：沛县人。楚汉相争时，聚众数千人归附刘邦。汉朝建立后，任右丞相，封安国侯。后因反对吕后，罢相，改任太傅，病死。

旬过去就要打文王。文王说：“我已脱离襁褓，托身在诸侯中了，希望您改变态度，不要打我。”保申说：“我奉先王的遗命，不敢废置。大王不肯接受鞭打，就是废弃先王的命令。臣下宁可获罪于大王，也不能辜负先王。”文王说：“遵命。”就给文王铺上席子，文王趴在上面。保申把五十根细竹子捆在一起，跪着放在文王的背上，这样做了两次，对文王说“起来了”。文王说：“我既已有鞭笞的名声，反正是一样的。”于是就把细竹捆递给保申。保申说：“我听说，君子感到羞耻的事情，小人只会感到疼痛；如果感到羞耻而不能改正，那么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用呢？”保申说完，快步走了出去，想要流放自己，于是请求文王治他的罪。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太保有什么罪呢？”文王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听从保申的意见，杀死了如黄的猎犬，折断了籥箛的弓箭，赶走了舟国的美姬，致力于治理荆国。兼并了三十个国家。使荆国的疆土扩大到这样地步，这是保申敢于进谏的功劳。汉朝的萧何、王陵听说这件事，说：“圣明的君主能够继承祖先的基业，并能以成全功名的，大概只有荆文王了吧！”所以天下人赞美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英明的君主，忠诚的臣子，孝顺的子孙，都要以此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景公三移酒

（卷九《正谏》）

齐景公夜间饮酒高兴，想和大臣共享欢乐，转了三家，却受到三种不同的接待。忠心治国的文臣武将晏婴和司马穰苴，都严肃辞绝，幸臣梁丘据欣然迎合。齐景公治国靠忠臣，享乐找幸臣。所以作者指出他不是圣贤之君，仅得不亡。本文结构简洁，反复陈述，颇有民间传说的情趣。

景公饮酒①，移于晏子家②，前驱报闾曰③：“君至！”晏子被玄端④，立于门曰：“诸侯得微有故乎⑤？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⑥？”公曰：“酒醴之味⑦，金石之声⑧，愿与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夫布荐席⑨，陈簠簋者⑩，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司马穰苴之家⑪。”前驱报闾曰：“君至！”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门曰⑫：“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夫布荐席，陈簠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于梁丘据之家⑬。”前驱报闾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

①景公：齐国国君。名杵臼。 ②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 ③闾(lǚ)，里巷的大门。 ④被玄端：穿着礼服。玄端：古代一种黑色的礼服。被：通“扳”。

⑤微：如果不是。 ⑥辱：屈尊，谦词。 ⑦醴(lǐ)：甜酒。 ⑧金石：指钟磬一类的打击乐器。 ⑨荐：卧。

⑩簠簋(fǔ guǐ辅轨)：古代盛稻粱的祭器。 ⑪司马穰苴(ráng jū穰居)：春秋时齐国大夫，田氏，名穰苴，官司马。 ⑫介胄(zhòu昼)：穿铠甲，戴帽盔。 ⑬梁丘据：齐国大夫，齐景公的宠臣。

挈竽^①，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贤圣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②，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齐景公饮酒，想把酒宴移到晏子家中，前导官到晏子家门报告说：“国君到了。”晏子穿着黑色的礼服站在门口说：“诸侯该不会有事情吧？国家该不会有事情吧？君王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来，而是深更半夜屈驾到我家呢？”景公说：“美酒的滋味，音乐的声响，愿与您一起享受。”晏子回答说：“替您铺坐席，摆祭器的，有专人侍候，我不敢参与。”景公说：“移酒宴到司马穰苴家里去。”前导官到司马穰苴的门上报告说：“国君驾到！”司马穰苴披甲戴盔，手持剑戟站在门口说：“诸侯该不会有战争吧？大臣该不会有叛乱的吧？君主为什么不在正常的时候来，而是深更半夜屈驾到我家呢？”景公说：“美酒的滋味，音乐的声

①挈竽（qiè yú切于）：提着簧管乐器。 ②偷乐：贪图安乐。

响，愿与您一起享受。”司马穰苴回答说：“为君王铺坐席，摆祭器的，有专人侍候，我不敢参与。”景公说：“移酒宴到梁丘据家去。”先导官到梁丘据的门上报告说：“国君驾到！”梁丘据左手拿着瑟，右手握着竽，边走边唱歌前来迎接。景公说：“快乐啊！今天晚上我要痛饮一番。如果没有那两位先生，凭什么治理我的国家呢！如果没有这位大臣，靠什么使我快乐呢！”圣明贤能的国君，都有益友，而没有苟且贪乐的臣子。齐景公赶不上圣贤的国君，所以两种人都重用，国家仅仅得以不灭亡而已。



握发吐哺

（卷十《敬慎》）

周公是西周初的政治家。本篇记载他给儿子伯禽的临别赠言。周公从自己辅政的实践中认识到谦虚恭谨的重要，文中所谓“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的体会，及其所概括的操守谦德的六个方面，均是周公用以告诫伯禽，要他待士谦谨，切忌骄傲。这对后世是不乏教益与启发的。

昔成王封周公^①，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②，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③，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④；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⑤：‘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毁满而益谦，地道变满而流

①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②今王：指周成王。 ③“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意思是说洗一次头却多次握着散开的头发，吃一顿饭却多次吐掉嘴里的食物。形容为接待上人来访，自己顾不上安安闲闲地洗头吃饭。哺（bǔ补），口中咀嚼的食物。 ④睿（ruì瑞）：通达，明智。 ⑤“《易》曰”句：见《易经·谦卦》，但文字上稍有出入。

谦，鬼神害满而福谦，人道恶满而好谦。是以衣成则缺衽①，宫成则缺隅②，屋成则加错③，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④。’《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⑤。’其戒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从前成王封周公，周公辞谢没有接受，于是成王就把鲁国封给了周公的儿子伯禽。伯禽辞行时，周公告诫他说：“这一去，你千万不要依仗鲁国就对士人骄傲啊！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当今国王的叔父，又辅佐天子，我对于天下人来说，地位是很高的了。但是，我也曾‘一沐而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即使这样接待士人，我还唯恐失去天下的士人。我听说：‘德行广大而又能恭敬操守的人荣耀；土地广阔富饶而又能够节俭操守的人安

①衽(rèn任)：衣襟。 ②隅(yú愚)：角落。
③错：纹饰。 ④“《易》曰”句：见《易经·谦卦》。意思是说，谦虚，事事通达，君子有成功的结局，吉利。亨：通达。 ⑤“《诗》曰”句：见《诗经·商颂·长发》。意思是：商汤降生恰逢其时，他的圣明恭敬之美德与日俱增。迟：迟久，晚。跻(jī迹)：登，升。

定；官职尊贵显要而又能谦卑操守的人贵重；人多兵强而又能戒惧操守的人胜利；聪明智慧而又能笨拙操守的人受益；博闻多记而又能浅薄操守的人宽广。这六种操守都是谦虚的德行。’即使尊贵得做了天子，富裕得拥有天下，如果他不谦虚谨慎，也会失去天下，使自身灭亡。夏桀王、商纣王就是这样的。可见我们能不谨慎吗？所以《易经》上说：

‘这里有一个道理，按这个道理去做，大的功效足可以守住天下，中等的功效足可以守住国家，小的功效足可以保全自己。这个道理，讲的就是谦虚啊。’天道是毁损圆满的，补增谦虚的。地道是改变圆满的，流成谦虚的；鬼神是降灾圆满的，福祐谦虚的；人道是厌恶圆满的，喜爱谦虚的。因此衣服做成了就要剪出衣襟；宫殿建成了就要开通边角；房屋建成了就要加添设置，以此来表示不完整是天道使然的。《易经》上讲：‘谦，亨，君子有终，吉。’《诗经》上讲：‘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可要戒备啊，你可不能依仗鲁国就对士人骄傲啊！”



齿亡舌存（卷十《敬慎》）

本文通过常枞与弟子老子的对话，阐述道家柔以克刚的思想。“齿亡舌存”的生动比喻，后来成了典故，常被引用。

常枞有疾^①，老子往问焉^②，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③？”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枞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邪？”常枞曰：“嘻^④！是已。”常枞曰：“过乔木而趋^⑤，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常枞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何以复语子哉！”

①常枞(chuāng窗)：老子的老师。疾：病。 ②老子：即老聃(dān耽)，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的史官，是道家创始人。 ③诸(zhū朱)：相当于“之于”。 ④嘻(xī西)：赞叹声。

⑤乔(qiáo桥)木：树干高大而向上、分枝繁盛的木本树木。

常枞有病，老子前去探望，说：“先生的病很厉害呀，没有遗嘱告诫我这个弟子吗？”常枞说：

“即使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常枞说：“经过自己的家乡要下车，你知道这个道理吗？”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不就是说不忘故旧吗？”常枞说：“啊，这就对了。”常枞说：“经过乔树就要小步快走上前，你知道这个道理吗？”老子说：“经过乔树小步快走上前，不就是说尊敬老人吗？”常枞说：“啊，这就对了。”常枞张开嘴给老子看，说：“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在。”

“我的牙齿还有吗？”老子说：“没有了。”常枞说：“你知道它的道理吗？”老子说：“舌头存在，难道不是因为它柔软吗？牙齿都掉了，难道不是因为它刚强吗？”常枞说：“啊！这就对了。天下的事情已都说尽了，还有什么话再跟你讲呢！”



孙叔敖为楚令尹（卷十《敬慎》）

孙叔敖当楚国令尹，理当祝贺，居然有人来吊唁。对此，孙叔敖不但不恼怒，反而恭敬请教，并且受到很好的教诲，使他能清醒对待高位大权和厚禄。本篇的主题思想就是为官要敬慎。

孙叔敖为楚令尹^①，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老父衣粗衣^②，冠白冠^③，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④，人尽来贺，子独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敬受命，愿闻余教。”父曰：“位益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益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孙叔敖做了楚国的令尹，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有一位老人身穿粗布衣服，戴着白帽子，最后到来吊唁。孙叔敖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他对那位老人说：“楚王不知道我没有才能，派我接受官吏百姓的指责。人们都来祝贺，唯独您前来吊

①孙叔敖：春秋时楚国贤臣。芈氏，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官令尹。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的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②衣：穿。③冠：戴。④垢（gòu购）：辱骂。这里是自谦词。

暗，难道有什么看法主张吗？”老人说：“有。身份显贵以后就对别人骄傲的人，老百姓就会离开他；地位升高以后就独揽大权的人，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以后却不知满足的人，祸害就会落在他的头上。”孙叔敖拜了两拜，说：“恭敬地接受您的指教，愿意聆听更多的教导。”老人说：“地位越高而意气越要谦卑；官职越大而心思越要仔细；俸禄越优厚而越加慎重不要大胆索取。您谨慎地持守这三条，就完全能够治理好楚国。”



管仲弃酒（卷十《敬慎》）

本篇记述管仲辞绝罚酒的小故事，简洁有趣。从罚酒看，管仲不无强词夺理；从修身看，他的幽默中有讽谏，劝君节酒。

齐桓公为大臣具酒①，期以日中②。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③。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于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④。”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齐桓公为大臣们准备了酒宴，约好正午赴宴。管仲最后才到，桓公举起一杯酒让他喝。管仲只喝了一半就不喝了。桓公说：“约好正午而你迟到，一杯酒只喝了一半，在礼节上可以这样做吗？”管仲回答说：“我听说酒喝进嘴中，舌头就伸出来了，舌头一伸出来，说话就会失误；说话失误，自身就会被人抛弃。我考虑抛弃自身不如抛弃酒。”桓公笑着说：“仲父过来，到您的座位上去吧。”

①具：准备。 ②期（qī欺）：约定。 ③觞（shāng 伤）：酒杯。 ④计（jì记）：盘算，考虑。



閻丘先生说齐宣王

〔卷十一《善说》〕

齐宣王赏赐百姓田地，免租免役，反而引来閻丘先生的议论批评，指出赏赐和减免不是百姓的愿望，不符合国家的利益；认为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修明政治、公平法度、提倡道德。本篇不仅表现閻丘先生高明的治政见解，而且表现了他巧妙的讽谏艺术。

齐宣王猎出于社山^①，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②。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③。王曰：“父老以为少耶？”谓左右复赐父老无徭役^④。父老皆拜，闾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来观，父老幸而劳之，故赐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独不拜。寡人自以为少，故赐父老无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独不拜。寡人得无有过乎？”闾丘先生对曰：“惟闻大王来游，所以为劳大王，望得寿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贵于大王。”王曰：“天杀生有时，非寡人所得与也，无以寿先生；仓廩虽实^⑤，以备灾害，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对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愿大王选良富家

①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威王之子，名辟疆，在位19年，谥宣。社山：齐国山名，在今山东临淄县西。②劳，慰劳。③闾丘：复姓。闾丘先生是齐大夫闾丘婴的后裔。④徭役：劳役。⑤仓廩（lín lǎn）：贮藏粮食的库房。

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①，如此，臣可少得以寿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时^②，无烦扰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愿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贵焉。今大王幸赐臣田不租，然则仓廩则虚也；赐臣无徭役，然则官府无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齐王曰：“善。愿请先生为相。”

齐宣王到社山打猎，社山父老十三人一同前来慰劳宣王。宣王说：“父老们辛苦啦！”告诉左右大臣赏赐这些父老们田地，不征收租税。老百姓都向宣王拜谢，只有闾丘先生不拜。宣王说：“父老们认为赏赐太少吗？”又告诉左右大臣再赏赐父老们不服徭役。老百姓都拜谢，闾丘先生又不拜，宣王说：“拜谢的人可以走了，不拜谢的人到前面来。”说：“我今天到这里来视察，父老们使我有幸而来慰劳我，所以赏赐给父老们田地，不收租税，父老们都向我拜谢，唯独先生不拜。我自以为

①平：公正。 ②振：同“赈”，救济。

赏赐太少，所以又赏赐父老们不服劳役，父老们都向我拜谢，又唯独先生不拜。我莫非有过错吗？”

闾丘先生回答说：“只因为听说大王到这里来游猎，所以前来慰劳大王，是希望能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希望能从大王那里得到财富，希望能从大王那里得到尊贵。”宣王说：“老天肃杀万物、生长万物是有一定时节的，不是我所能给予的，我无法使先生长寿；国家的仓库虽然很充实，但是要用起来防备灾害，我无法使先生富有；现今朝廷上大官没有缺额，小官又卑贱，我无法使先生尊贵。”

闾丘先生回答说：“这些都不是臣子所敢奢望的。希望大王选择善良富贵家的子弟，但又有美好德行的人做官吏，公平执行法律制度，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稍得长寿了；春夏秋冬及时救济扶贫，不要没完没了地打扰百姓，如果是这样，我就能够稍得富有了；希望大王发布命令，使年少的人尊敬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尊敬年老的人，如果是这样，我就能够稍得尊贵了。今天大王使我们有幸，赏赐给我们田地，不收租税，这样一来国家的仓库就要空虚；赏赐我们不服劳役，这样一来，官府中就没有人差使了。这本来就不是当臣子的所敢奢望的。”

齐王说：“很好！我愿意聘请先生做我的宰相。”



蘧伯玉荐公子皙（卷十一《善说》）

本文通过蘧伯玉劝说楚王留用公子皙的故事，说明不用人才所造成人才外流的损失和危害。文章着重表现蘧伯玉既善于了解下情，更善于反映下情，进行讽谏，从容善诱。

蘧伯玉使至楚^①，逢公子皙濮水之上^②，公子皙捋草而待曰^③：“敢问上客将何之？”蘧伯玉为之轼车^④，公子皙曰：“吾闻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蘧伯玉曰：“谨受命。”蘧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谈话从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国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悦。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⑤：“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于楚^⑥，逃之吴。吴受而相之，发兵攻楚，堕平王之墓^⑦，伍子胥生于楚，吴善用之。哱盆黄生于

①蘧(qú渠)伯玉：春秋时卫国人。姓蘧，名瑗，字伯玉。卫大夫蘧庄子之子，谥成子。 ②公子皙(xī西)：楚共王之子，名子皙，官令尹，因王室之乱，自杀身死。濮水：水名。在山东濮县南。 ③捋(zuó昨)：拔。 ④轼(shì式)：设在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⑤造然：仓猝，突然。 ⑥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楚大夫伍奢次子。楚平王七年，伍奢受谗被杀，伍子胥逃奔吴国，帮助阖闾杀吴王僚夺取王位，不久又攻破楚国，以功封于申，因而又称申胥。后因谏吴王夫差拒绝与越国讲和，并主张停止伐齐，被吴王赐剑自刎。 ⑦堕(duò舵)：毁坏。

楚^①，走之晋^②。治七十二县，道不拾遗，民不妄得，城郭不闭，国无盗贼，盆黄生于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辞言：‘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财。三者固可得而托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将何治也？”于是楚王发使一驷^③，副使二乘^④，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还，重于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鬲；孰将西归，怀之好音^⑤。”此之谓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⑥。

蘧伯玉出使到楚国，在濮水岸上遇见公子皙，子皙边拔草边等待着，说：“我大胆地问一下，尊贵的客人要到哪里去？”蘧伯玉为他停下车，靠在车

① 衅 盆(xìn fén信焚)黄：春秋晋国大夫。 ② 走：跑。 ③ 驷(sì四)：古代一车套四马。 ④ 乘(shèng剩)：量词。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 ⑤ “《诗》曰”句：见《诗经·桧风·匪风》。大意是：谁能烹鱼，我来为他洗涤釜鬲；谁要到西方去，我会用吉祥话语安抚他的。溉(gài溉)：洗涤。釜(fǔ斧)：锅。鬲(xīn新阳平)：大锅。怀：安抚，送给。 ⑥ 物之相得：即得物的意思。物，与“士”相对。微：小，少。

前横木上。公子皙说：“我听说优秀的士人可以将封邑托付他，中等的士人可以将文辞托付他，下等的士人可以将钱财托付他。这三件事情固然能够办到，但是能否以身相托呢？”蘧伯玉说：“恭谨地接受您的使命。”蘧伯玉拜见楚王，把出使的事情办完，坐下来和楚王从容交谈。谈到士人的事情，楚王说：“哪一个国家士人最多？”蘧伯玉说：“楚国士人最多。”楚王十分高兴。蘧伯玉说：“楚国虽然士人最多，但是楚国并不能用他们。”楚王着急地问：“这话怎么讲呢？”蘧伯玉说：“伍子胥生在楚国，后来逃到吴国。吴国接纳了他并任命他为宰相，派出军队攻打楚国，毁坏了楚平王的坟墓。伍子胥生长在楚国，而吴国却能善用他。衅罂黄生长在楚国，跑到了晋国。他治理的七十二个县，路上失物没有人拾，百姓不胡乱求取，城门不用关闭，国中没有盗贼。罂黄生长在楚国，而晋国却能善用他。今天我到您这里来，正好在濮水的岸边遇见了公子皙。临别时他对我说：‘优秀的士人可以把封邑托付他，中等的士人可以把文辞托付他，下等的士人可以把钱财托付他，这三种都能办到，不知能否托身呢？’不晓得公子皙又要治理什么地方去了？”于是楚王打发使者乘一辆四马大车，副使乘两辆车子，前往濮水岸边追赶公子皙。子皙回来

后，得到了楚国的重用，这是蘧伯玉的力量。所以《诗经》上说：“谁能烹鱼，溉之釜鬲；孰将西归，怀之好音。”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跟得土比较起来，得物的好处，本来是太微小了。

祁奚救叔向（卷十一《善说》）

本文通过祁奚解救叔向的故事，说明学识的效用，劝告人们努力学习。文中突出写了两点：一是见义勇为，有正确的目的；二是学识渊博，论证有充分的依据。所以祁奚能够说服范宣子，解救了叔向。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逞①，逞有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既而祁奚曰②：

“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义，君子所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宣子而说之③，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刑不滥。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君子。与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无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④，殛鲧于羽山而用禹⑤；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⑥，不滥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祁奚论先生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

①叔向：名肸（xī西），字叔向，羊舌氏。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又称杨肸。羊舌虎：晋大夫，栾逞的同党。一名叔虎。栾逞：春秋晋大夫，因与范宣子争权，事败，逃奔楚国。《左传》和《吕氏春秋》均作“栾盈”。②祁奚：一作祁奚。春秋时晋国大夫，字黄羊，食邑在祁（今山西祁县东），任中军尉。既而：不久。③范宣子：春秋时晋国大夫。范文子之子，名匄（gài盖）。晋平公时执政。④尧：唐尧，儒家以为上古明君。⑤殛（jí极）：诛，戮。鲧（gǔn滚）：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部落首领，夏禹之父。因治水无功，被杀死在羽山。禹（yǔ雨）：上古夏朝始主夏禹。受舜命继承父鲧治水。

⑥僇（lù戮）：通“戮”，杀戮。管、蔡：即管叔、蔡叔。都是周武王之弟。因与武庚一起叛乱，被杀死。周公：即周公旦，周武王弟。

可已哉。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逞很有交情。栾逞在晋国犯下了罪，晋国杀死了羊舌虎，叔向受到牵连，做了罪奴。事情发生后，祁奚说：“我听说小人得了官位，不对不正义的事情进行斗争；君子忧虑的是，不对不吉祥的征兆进行解救。”于是就去拜见范宣子而劝说他，说：“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行赏不会过分，刑罚也不会滥用。行赏过分就恐怕赏给邪恶人，刑罚滥用就恐怕罚到君子头上。与其不幸而过分，那么宁可行赏过分而赏了邪恶人，不要滥用刑罚而罚了君子。所以尧的刑罚，在羽山杀死鲧而起用禹；周朝的刑罚，处死管叔、蔡叔而任用周公为宰相，是不滥用刑罚的。”范宣子于是命令狱吏放出叔向。解救别人的灾难，做起来危险困苦，而且不可避免烦劳侮辱。即使这样，还不能使人免除灾难。如今祁奚论说先王的圣德，而叔向就得以免除灾难——学习难道能够学到头啊！



霍 虎 (卷十二《奉使》)

本文通过霍人解扬奉命出使的故事，歌颂他忠于使命，坚持正义，临难无畏；赞美他机智勇敢，沉着应变，从容辞令。

楚庄王举兵伐宋^①。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②，伯宗谏曰^③：“天方开楚^④，未可伐也。”乃求壮士^⑤，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⑥，命宋毋降。道过郑，郑新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之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⑦，解扬乃许。于是楚乘扬以楼车^⑧，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约^⑨，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⑩，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烹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⑪，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虽死无二。”王曰：“汝之许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死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顾谓楚臣曰：“为人臣无忘尽忠而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庄王卒赦

①楚庄王：姓熊（mí米），名旅，春秋五霸之一。

②晋景公：名据，在位19年。 ③伯宗：春秋时晋大夫，为人正直，后被谗害死。 ④开：开导，启发。 ⑤壮士：指壮烈之士。 ⑥霍：古国名，在今山西霍县西南，公元前661年被晋国灭掉。 ⑦三要：三次邀约。 ⑧楼车：古代战车上设有瞭望楼，用以窥望敌情。 ⑨倍：同“背”，背叛。 ⑩悉：全，尽。 ⑪制命：制定政令。

解扬而归之晋^①，爵之为上卿，故后世言霍虎。

楚庄王发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派兵援救宋国，大夫伯宗劝谏说：“上天正让楚国开拓，还不能攻打它。”于是寻求壮士，获得一位崔国人，名叫解扬，字子虎，派他前往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解扬去宋国，途经郑国。郑国刚刚与楚国亲近，就捉住解扬献给了楚国。楚王重赏解扬，跟他定约，让他传递相反的话，叫宋国赶快投降。经过三次邀约，解扬才应允。于是楚王让解扬乘坐楼车，命令他对宋国喊话，让他们投降；解扬竟违背与楚国的约定，反而传达他们晋国国君的命令，说：“晋国正在发动全国的兵力前来援救宋国，宋国虽然紧急，但千万不要投降楚国，晋国的军队现在就要到了。”楚庄王非常气愤，要烹煮他。解扬说：“君主能制定命令，是为了正义；臣下能承受命令，是为了守信。我遵从我们国君的命令出来，虽然死，也没有二心。”庄王说：“你已经答应我了，过后又背叛我，你的信用在哪里呢？”解扬说：“用我的死来许诺大王，其目的是想完成

^①卒（zú足）：终于。

我们国君的使命，我没有什么遗憾。”解扬回过头来对楚国的大臣们说：“当臣子的，不要忘记我这个为了尽忠而能够死去的人。”楚庄王的弟弟都劝说庄王赦免解扬。于是庄王终于赦免了解扬，送他返回晋国。晋国赏赐给他上卿的爵位，所以后世的人都称解扬为霍虎。



唐且使秦 （卷十二《奉使》）

本文叙述唐且使秦的故事，赞扬弱小的鄢陵不屈于强大的秦国，歌颂唐且以不怕牺牲的高度爱国精神压倒秦王的强暴威胁，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①，鄢陵君辞而不受^②，使唐且谢秦王^③。秦王曰：“秦破韩灭魏，鄢陵君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吾岂畏其威哉，吾多其义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辞而不受，是轻寡人也。”唐且避席对曰^④：“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为趣者鄢陵也^⑤。夫鄢陵君受地于先君而守之，虽复千里不得当，岂独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⑥，怒曰：“公亦曾见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见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尝见夫布衣韦带之士怒乎^⑦？”秦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头颡地耳^⑧，何难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

①秦王：秦始皇嬴政。当时还未称帝。鄢（yān 焉）陵：战国时魏国的附属国名。故地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②鄢陵君：身世不详。《战国策·魏策》上作“安陵君”。

③唐且（jū 居），亦作“唐雎（jū 居）”，魏人，善于辞令。

④避席：离开座位站起来。⑤趣者：趋向。⑥忿（fèn 奋）然：很气愤发怒的样子。作色：脸上呈现怒色。⑦布衣韦带：指平民百姓。韦带：无饰的皮带。⑧徒跣（xiǎn 显），光着脚。颡（sǎng 嗓）：额，比作动词“叩”。

非布衣韦带之士怒也。夫专诸刺王僚^①，彗星袭月^②，奔星昼出^③；要离刺王子庆忌^④，苍隼击于台上^⑤；聂政刺韩王之季父^⑥，白虹贯日^⑦。此三人皆夫布衣韦带之士怒矣，与臣将四。士含怒未发，侵厉于天^⑧，士无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⑨，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⑩：“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

①专诸刺王僚：公元前514年，吴国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和吴王僚争夺王位，派专诸将短剑藏进鱼腹，借献鱼的机会，刺死吴王僚。专诸：春秋时吴国勇士。王僚：即吴王僚，吴王余昧之子。②彗星袭月：古代迷信，认为彗星扫及月亮，是上天为专诸刺杀吴王僚之事显示的征兆。彗星：俗称扫帚星。③奔星昼出：白天出现流星，古人也认为是上天显示的征兆。奔星：流星。④要（yāo腰）离刺王子庆忌：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后，王僚之子庆忌逃到卫国。吴王阖闾又派要离到卫国刺杀庆忌，要离便假装得罪吴王，接近庆忌，假意向他进献计策，取得庆忌信任后，便把庆忌杀死。要离：吴国的勇士。⑤苍隼（sǔn损）：黑色的大鹰。此鸟凶猛善飞。⑥聂政刺韩王之季父：韩国大夫严仲子和韩王的叔父韩傀有仇，派刺客聂政刺杀韩傀。聂政：战国时韩国的勇士。季父：叔父。⑦白虹贯日：白色的虹穿过太阳。古人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事情的一种征兆。⑧侵（jīn，又读jìn浸）厉：指上天降灾祸的凶兆。⑨案：同“按”，用手压住。⑩长跪：挺直身子跪着，以示庄重。古时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靠在脚跟上。跪时全身挺腰，比坐时高了一些。

鄢陵独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①”。

秦王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换取鄢陵，鄢陵国君拒绝而不接受，派遣唐且向秦王表示谢绝。秦王说：“秦国攻破了韩国，灭亡了魏国，而鄢陵君只凭着五十里大的地方还能存在，我哪里是惧怕他的威力呢，我只是赞赏他的道义罢了。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和他交换，鄢陵君拒绝而不接受，这是轻视我。”唐且离开自己的座位，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不以利害为追求的是鄢陵。鄢陵君从祖先那里接受了封地就守着它，即使是有一千里大的土地也不能与它相抵。难道偏要五百里啊！”秦王气得变了脸，怒气冲冲地说：“你也曾看见过天子发怒吧？”唐且说：“大王的臣子从未见过。”秦王说：“天子一发怒，就会趴下尸体百万，流淌千里鲜血。”唐且说：“大王也曾看见过穿布衣系皮带的士人发怒吧？”秦王说：“穿布衣系皮带士人的发怒，无非是摘下帽子，光着脚，用头触地罢了，这有什么难知道的呢！”唐且说：“这是匹夫愚人的发怒罢了，不是穿布衣系皮带的士人发怒。当年专诸刺杀吴王

^①徒：只是。

僚时，彗星侵袭月亮，流星白天出现；要离刺杀王子庆忌时，苍鹰在殿台上搏击；聂政刺杀韩王的叔父时，白虹穿过太阳。这三个人都是穿布衣系皮带的士人发怒，连我算在一起是四个。士人怀着愤怒还未发作时，上天就会降下凶兆。士人不发怒就罢了，一旦发怒就将倒下两个尸体，鲜血流到五步远。”于是手握匕首，站起来看着秦王说：“今天大概就是这样了！”秦王脸色一下子变了，挺直腰身跪着说：“先生请坐，我明白了！秦国攻破韩国，灭亡魏国，鄢陵仅凭着五十里的地方得以保存着，只是因为有先生的缘故吧。”



越使诸发 （卷十二《奉使》）

本篇记述越使诸发批驳梁国韩子凌辱的故事，鲜明突出地表现了诸发的民族气节，相当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韩子的狂妄嘴脸，生动地展现了先秦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一个片断。

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①，梁王之臣曰韩子^②，顾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③！请为二三子惭之^④。”出谓诸发曰：“大王有命，客冠则以礼见^⑤，不冠则否。”诸发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⑥，乃处海垂之际^⑦，屏外蕃以为居^⑧，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⑨，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今大国其命，冠则见以礼，不冠则否，假令大国之使，时过弊邑^⑩，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发文身，然后见之。’于大国何如？意而安之，愿假冠以见^⑪；意如不安，愿无变国俗。”梁王闻之，被衣出以见诸发^⑫，乃逐韩子。《诗》

①诸发：战国时越国大夫。遗（wèi卫）：送给。梁王：即魏王。②韩子：战国时魏国大臣。③恶（wū屋）：哪里。列国：各国。④二三子：诸位，几个人。⑤冠（guān贯）：动词，戴帽子。⑥冀（jì计）：古冀州，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兖（yǎn演）：古兖州辖今河南、山东一带。⑦海垂：海边。垂，通“陲”，边。⑧外蕃：古代称汉族以外的民族。⑨文身：一种民俗，在身上刺画有颜色的图案或花纹。⑩弊（bì避）：通“敝”，自谦词。⑪假：借。⑫被（pī披）：披在身上。

曰：“唯君子使，媚于天子^①。”若此之谓也。

越国派使臣诸发拿一枝梅送给梁王。梁王有一位名叫韩子的大臣，回头对左右诸臣说：“哪有用一枝梅送给各国君主的呢？请让我替诸位羞辱他。”于是出去对诸发说：“我们大王有命令，客人戴帽子就以礼召见，不戴帽子就不见。”诸发说：“那越国也是天子的封国，它不封在冀州、兖州，而是处在海边一带，屏蔽外族而作为自己的住所。但蛟龙又和我们争夺，因此剪断头发，身上刺画花纹，色彩斑斓成图案，用来装扮成龙子的模样，以防避水神。现在大国的命令是，戴帽子就以礼召见，不戴帽子就不见。假使大国的使者有一天访问敝国，敝国国君也下命令说：‘客人必须剪断头发，身上刺画花纹，然后才能召见他。’对于你们大国怎么样呢？如果觉得那样也很稳妥，那么我情愿借一顶帽子戴上去晋见；如果觉得那样似乎不稳妥，那么希望不要改变国家的风俗习惯。”梁王听说这件事，赶快披上衣服出来接见诸发，并下令赶走韩子。《诗经》上说：“唯君子使，媚于天子。”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①“《诗》曰”句，见《诗经·大雅·卷阿》。大意是说：只有品德高尚的人出使，才能爱戴天子，忠于国家。



晏子使楚（卷十二《奉使》）

本文记载晏子出使楚国，面对楚国恶意羞辱，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凛然维护了使臣的国格和人格。

晏子使楚^①，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②。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候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③，张袂成帷^④，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⑤，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晏子出使楚国，晏子身材矮小，楚国人就在大门旁边开了个小门迎接晏子。晏子止步不过，说：“出使狗国的人，就从狗门进入。现在我是出使楚国，不应当从这个小门进去。”迎接宾客的官吏只好改道，请他从大门进入，前去拜见楚王。楚王说：“齐国难道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说：“齐国的临淄城内有三百个里闾，人们张开衣袖便成帷

①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大夫。②延：引进，迎请。③闾：古代一闾为二十五家。④袂（mèi妹）：衣袖。⑤比肩：肩并肩。继踵：脚挨脚。

幕，挥洒汗水就成大雨，肩并着肩，脚挨着脚，大有人在，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王说：“即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派你出使呢？”晏子回答说：“齐国任命使臣，各有各的分工：那些贤能的人出使贤明的君主，没有才德的人出使没有才德的君主。我晏婴最是缺德少才，所以就很适合出使楚国了。”

秦使造命 （卷十二《奉使》）

本文记载秦、楚交战时的一个外交斗智故事。秦国使者面对楚国的戏弄和威胁，镇定无畏，沉着应对，使生命威胁成为以牺牲换得祖国自卫反击的有力手段，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外交胜利。

秦、楚穀兵^①，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

“卜之何？”对曰：“吉。”楚人曰：“噫^②，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③，王方杀子以衅钟^④，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穀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⑤，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熟计之^⑥。”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⑦。

①穀(gǔ古)兵：交战。一说，“穀兵”是“穀兵”之讹。
穀(gòu(够)：张弓而射。 ②噫(yī依)：感叹声。 ③龟：古代用龟甲占卜吉凶。 ④衅(xìn信)钟：杀衅畜取血涂在钟上，用来祭祀。 ⑤错秦相楚：与秦国冲突而帮助楚国。错(cuò措)：厝，引申为冲突。相：帮助。

⑥熟(shú孰)：仔细。 ⑦造命：幸运的意思。

秦楚两国交战，秦王派人出使楚国。楚王派人戏弄秦国的使者说：“你来的时候也占卜过吗？”秦国使者回答说：“是的。”“占卜的结果怎么样呢？”回答说：“吉利。”楚国人说：“噢，说得太过分了！你们秦国没有用来占卜的好龟。我们大王正要杀你去衅钟，这样的吉利怎么样？”秦国使者说：“秦楚两国交战，我们大王派我前来，先侦察一下。如果我死了而没有回去，那么我们国王知道警惕戒备，就会整顿军队来防备楚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吉利。而且假使一个人死后没有知觉，那又何必用他的血去涂钟呢！如果死了的人有知觉，我怎么会背叛秦国而帮助楚国呢？我将要使楚国的钟鼓没有声音。钟鼓没有声音，那么将无法整顿好它的士兵，治理楚王的军队。杀死人家的使者，断绝人家的计谋，不是古代通行的作法。你这位大夫，试着反复考虑考虑。”楚国官吏将秦国使者讲的话报告给楚王，楚王赦免了秦国的使者，这就叫做“造命。”

毋择献空笼（卷十二《奉使》）

奉命献礼的使者，把礼物丢了，大为失职，难免论罪。但这位使者居然能够不重备礼物，不自尽，不逃跑，却胜利完成使命，并且大受赞赏。本文记述毋择献空笼的故事，有趣地表现了他怎样以胆识和辞令弥补过失，完成使命。

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侯^①。毋择行道失之，徒献空笼。见齐侯曰：“寡君使臣毋择献鹄，道饥渴，臣出而饮食之，而鹄飞冲天，遂不复反。念思非无钱以买鹄也。恶有为其君使，轻易其弊者乎^②？念思非不能拔剑刎颈^③，腐肉暴骨于中野也，为吾君贵鹄而贱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陈、蔡之间也^④，恶绝两君之使。故不敢爱身逃死，来献空笼，唯主君斧质之诛^⑤。”齐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贤于鹄远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愿献子大夫以为汤沐邑^⑥。”毋择对曰：“恶有为其君使而轻易其弊而利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①魏文侯：战国时魏国国君，姓毕，名斯。舍人：魏文侯的侍从宾客。毋择：生平不详。鹄（hú胡）：天鹅。

②弊：与“币”通，礼物。③念思：心中想法。④走：逃。⑤斧质：古代斩首行刑用的斧和砧。斧质之诛，即砍头。⑥汤沐邑：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给国都四周地区的封邑，以供来朝期间住宿洗沐之用。这里，齐王赐给毋择汤沐邑，表示尊敬，愿他常来。

魏文侯派舍人毋择给齐侯奉献一只天鹅。毋择走在路上时却让天鹅给飞跑了，就只献给齐侯一只空笼。他去见齐侯说：“我们国君派臣下毋择来奉献天鹅。路上，天鹅饥饿口渴，臣下将它放出来喂水喂食，可是天鹅高飞冲天，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心想不是没有钱再买一只天鹅，而是觉得哪有做为君主的使者可以随便改换国君的礼品呢？我心想不是不能拔剑自刎，使自己的尸体腐烂，让骸骨暴露在旷野之中，而是害怕给我们的国君带来看重天鹅而轻视士人的恶名；我心想不是不敢逃到陈国或蔡国中去，而是害怕由此而断绝两国的往来。所以我不敢爱惜自己而逃避一死，就来献上空笼，请君主砍我的头吧！”齐侯非常高兴，说：“我今天听了你讲的三条献空笼的道理，远远地胜过得到一只天鹅。我在都城郊外有方圆百里的土地，愿意献给先生作为汤沐邑。”毋择回答说：“哪里有为他的国君出使而随便变换礼物，反而得到诸侯赐给土地的好处呢？”毋择就走出去，没有返回了。



武王犯三妖 （卷十三《权谋》）

周武王决心伐纣，途中狂风吹断军旗，大雨封闭道路，占卜龟甲火灭，都是不利征兆。大夫散宜生认为是妖孽作怪。周武王却有独到见解，认为是天助迹象，把不利说成有利，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终于获得了伐纣的胜利。不难看到，本文旨在歌颂武王伐纣符合正义，所以英明果敢，冒犯“三妖”，独见精微。

武王伐纣①，过隧斩岸②，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③，示民无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隧④，大风折旆⑤。散宜生谏曰⑥：“此其妖欤⑦？”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霁而乘以大雨⑧，水平地而嗇⑨，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⑩。”卜而龟燔⑪，散宜生又谏曰：“此其妖欤？”武王曰：“不利以祷祠⑫，利以击众，是燔之已。”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⑬，其所独见者精也。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经过隧道后，就把两岸挖塌；渡过河水后，就把船只毁坏；越过山谷后，就把桥梁拆掉；走过山地后，就把草木焚烧，以此向

①武王：即周武王姬发。纣（zhòu宙）：即商朝末代君主纣王。②隧（suì岁）：隧道。③莱（lái来）：泛指草木。④有戎（róng容）：古国名。位居我国西北部。⑤旆（pèi配）：大旗。⑥散宜生：西周初年大臣。⑦欤（yú于）：疑问语气词。⑧霁（jì计）：停，止。⑨嗇（sè涩）：闭塞。⑩洒兵：洗涤兵器。⑪燔（jiān尖）：火熄灭。⑫祷祠：祭祀祈福。⑬禽：通“擒”，捕捉。牧野：地名，在今河南淇县西南。

百姓表示不再返回的决心。大军到了有戎国隧道时，大风吹折了军旗，散宜生进谏说：“这大概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是上天派兵来帮助我们。”大风停止了，接着下起了大雨，遍地是水，道路闭塞。散宜生又进谏说：“这大概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不是，是上天降雨为我们洗涤兵器。”武王占卜，龟甲燃起就灭，散宜生进谏说：“这大概是妖孽作怪吧？”武王说：“此时祭祀祈神不吉利，但进击敌人是吉利的，这就是龟甲火灭的意思。”所以，武王顺应天地之意，虽然触犯了三种妖孽，但能在牧野擒住纣王，他的独到见解，是精辟入微的。



百世之谋 （卷十三《权谋》）

晋楚城濮之战，是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本文记述晋楚交战之前，晋文公咨询策略及战后行赏。赞扬晋文公英明，在战术上采取咎犯的建议，兵不厌诈；在战略上，接受雍季劝告，留有余地。结果战争胜利，赏赐得当。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①，君问于咎犯^②，咎犯对曰：“服义之君^③，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君问于雍季^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⑤，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⑥，寡人既行之矣。”

晋文公和楚国人在城濮作战，以国君身份向咎犯请教。咎犯回答说：“奉行仁义的君主，对于信

①晋文公：春秋时晋国君主，五霸之一。荆：楚国的古称。城濮：春秋时卫地，故地在今河南范县南边。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次年晋国出兵与楚国战于城濮。楚强晋弱，晋军选择楚军薄弱环节，击溃楚军右翼，同时佯装退却，诱使楚军左翼追击，然后再回头夹攻，结果楚军大败。②咎(jiù)犯：即狐偃，字子犯，晋文公舅父。

③服义：奉行仁义。④雍季：晋文公的大臣。⑤田：同“畋”，打猎。⑥权：暂时机变的手段。

用从不感到满足；施行战争的君主，对于欺诈从不感到满足。对楚作战只要欺诈就行了。”又以国君身份向雍季请教，雍季回答说：“烧光树林来打猎，获得野兽虽然很多，可是第二年就不能再来打猎了；把湖泽的水淘干来捕鱼，得到的鱼虽然很多，可是第二年就不能再来捕鱼了。欺诈同样可以苟且得利，可是以后就没有什么回报。”于是晋军与楚军打仗，大败楚军。等到行赏时，首先赏赐雍季，而后才赏赐咎犯。晋文公的侍从说：“城濮这一仗，全凭咎犯的计谋。”文公说：“雍季的话，是百世的计谋；咎犯的话，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我已经这样做了。”



王孙商善谋（卷十三《权谋》）

本文主要记述王孙商给卫灵公出谋划策、报仇雪耻的故事。实质上这是一个煽动群众的阴谋，反映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要挟欺诈，利用民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它描述简洁生动，真实无杂，可读可赏。

赵简子使成何^①、涉他与卫灵公盟于郟泽^②。灵公未喋血^③，成何、涉他掇灵公之手而搏之^④。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⑤：“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于国曰：‘有姑姊妹女者^⑥，家一人质于赵^⑦。’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征之^⑧，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于卫，成何走燕^⑨。子贡曰^⑩：“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俱至，可谓善谋矣。”

①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晋国的卿。他战胜范氏、中行氏，就奠定了建立赵国的基础。成何：赵简子的大臣。涉他：赵简子的大臣。②卫灵公：卫国君主，卫襄公的庶子，名元。郟（zhuan专）泽：地名，在今山东。

③喋（die 喋）血：歃血为盟。④掇（zuan 尊去声）：拉。搏（zan 尊上声）：压抑。⑤王孙商：卫国大夫。⑥姑姊妹女者：婆婆媳妇、姐姐妹妹。⑦质：人质。⑧征：征召。⑨走：逃跑。⑩子贡：卫人，孔子的弟子。

赵简子派遣成何、涉他前往郟泽与卫灵公缔结盟约。灵公尚未歃血成盟，成何、涉他就按住灵公的手并往下压。卫灵公十分生气，打算反叛赵国。王孙商说：“如果君主您想背叛赵国，不如让百姓一起跟着憎恨赵国。”灵公说：“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请您命我向全国下令说：‘凡是有婆婆媳妇，姐姐妹妹的，每家出一人到赵国做人质。’百姓一定怨恨赵国，您就可以借机反叛赵国啦。”灵公说：“很好。”于是就命令王孙商下令，三天就向各家征召女役，五天命令征召完毕。结果，国人的哭声响遍里巷。灵公就召集国中大夫商议说：

“赵国行为无道，反叛他们可以吗？”大夫们都说：“可以。”于是卫国就从西门出，关闭东门。赵简子听说这件事，就把涉他捆绑起来斩首，以此向卫国谢罪；成何也逃到燕国去了。子贡说：“王孙商真称得上善于计谋了！憎恨一个人就能伤害他；有了患祸能想法解决它；想要利用百姓，就能使他们依附自己。一个行动而三样东西都得到，可真称得上善于计谋了。”

郑太子忽辞齐婚（卷十三《权谋》）




本篇记载郑国太子忽两次辞谢齐国婚姻的故事。他“自求多福”，明智自立，既不求结亲攀附大国，也不把婚姻作为功德的报答来接受。于国保持自主，于己避免私嫌，在古人看来，这是善自为谋的思想品德。

齐欲妻郑太子忽^①，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②，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③’，在我而已矣。”后戎伐齐，齐请师于郑^④，郑太子忽率师而救齐，大败戎师。齐又欲妻之，太子固辞。人问其故，对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救齐之急，受室以归^⑤，人其以我为师婚乎。”终辞之。

齐国想嫁女给郑国太子忽为妻，太子忽辞谢了。有人问他辞婚的缘故，太子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配偶，齐国是个大国，不是我的配偶。《诗经》上说：‘自求多福。’只由我自己决定罢了。”后来戎国攻打齐国，齐国请求郑国出兵援救。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去援助齐国，大败戎国军队。齐国又想嫁女给太子忽为妻，太子坚决辞谢。有人又问

①妻：以女嫁人为妻。郑太子忽：郑庄公之子，公元前702年即位，为郑昭公。公元前695年昭公打猎，被郑大夫高渠弥射杀。 ②偶：配偶。 ③“《诗》云”句：见《诗经·大雅·文王》。大意是：自己愿意追求更多福气。 ④师：军队。 ⑤受室：接受妻室。

他辞婚的缘故，他回答说：“在齐国没有大事时，我尚且不敢，现在我奉君主之命救援齐国的危急，如果我接受妻室回去，人们岂不认为我率军出征是为了娶妻吗？”终于辞谢了这门亲事。



楚弓楚得 （卷十四《至公》）

本篇记载了楚共王和孔子对于失物的两种见解和态度，借以比较两人胸襟，赞美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①，左右请求之。
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

楚共王出外打猎，遗失了他的弓。左右侍从请求前去寻找，共王说：“算了。楚国人遗失的弓，由楚国人拾到，又何必去寻找呢？”仲尼听说这件事，说：“可惜呀，他的心胸还不够宽大。也可以说：‘人遗失了弓，由人拾到’就行了。何必一定是楚国人呢！”仲尼真可称得上大公无私了。

^①楚共王：春秋楚庄王之子，名审，在位31年。

咎犯荐仇（卷十四《至公》）

本篇记述咎犯推荐冤家对头的故事，赞扬他以国家为重，公私分明，不以私害公。

晋文公问于咎犯曰：“谁可使为西河守者①？”咎犯对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仇也？”对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羔见咎犯而谢之，曰：“幸赦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子也。”

晋文公问咎犯说：“谁可以做西河太守？”咎犯回答说：“虞子羔可以。”文公说：“他不是您的仇人吗？”咎犯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做西河太守，而不是问我的仇人是谁？”虞子羔来拜见咎犯，感谢他说：“幸蒙您宽恕了我的罪过，把我推荐给君主，使我能当西河太守。”咎犯说：“推荐你，这是公事；怨恨你，这是私事。我不拿私事来伤害公理。你快走吧，要不然我就射你了。”

①西河：今陕西旧同州府地。在黄河西，因此称此地
为西河。守：官名，相当汉代的太守。

楚令尹子文族人干法

（卷十四《至公》）

本文歌颂楚国令尹子文公正无私，不恃权位以庇护犯法的亲族，坚决反对法官迎合权贵而破坏法令。

楚令尹子文之族^①，有干法者^②，廷理拘之^③，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凡立廷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法也^④。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岂吾营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驳于法也^⑤？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于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⑥，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违夫子之意。”于是黜廷理而尊子文^⑦，使及内政。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

①令尹：官名，春秋时楚国最高的官职。子文：即斗谷于菟（tù兔），春秋时楚国令尹，为官清廉公正。②干：冒犯。③廷理：楚国官名，掌刑法。④司（sī思）：通“伺”，侦察。犯：触犯。察：审察。⑤驳（bó博）：乖舛，错乱。⑥柄：权柄。⑦黜（chù触）：贬斥。

忧乎！”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①。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②，方正公平。”

楚国令尹子文的族人有触犯刑法的，法官把他逮捕了，当听说是令尹的族人就又把他就放了。子文把法官叫来，并责备他，说：“凡是国家设立法官，就是要他管理违犯大王法令和审察触犯国家法制的。正直的人掌管法律，温和而不屈服，刚强而不武断。现在你放弃国法而违背王令，释放触犯刑法的人，这是办理不端正，心思不公平的表现，难道是我有谋求私利的心思么！为什么法官这样违背法律呢？我身居高位作为士人百姓的表率，士人百姓有时怨恨，但我不能使他们免于法律的惩治。现在我的族人触犯刑法是很明显的，可是假使法官为了揣摸我的心思就释放他，这是把我不公平的心思在全国明显暴露。执掌一个国家的权柄，却以私心著称，与其我不合正义地活着，倒不如我死。”于是就把他的族人交给法官说：“不惩治他，我就将去死。”法官很害怕，于是就惩治了令尹的族人。

①程（chéng成）：规章程式。 ②萌：发生。

楚成王听说这件事，连鞋都没来得及穿，立即来到子文的房里，说：“我年纪轻，安排法官用人不当，因此违背了您的心意。”于是就罢黜了那个法官，更加敬重子文，由他兼顾内政。国人听说这件事，说：“象令尹这样办事公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相互作歌道：“子文的族人，触犯国家章程，法官放了他，子文不答应。他体察百姓萌生的怨恨，真是为人正直，办事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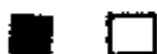
枭 逢 鸠 （卷十六《谈丛》）

这是一篇寓言。它的寓意是：本性不善，令人厌恶，企图逃避是不行的，只要改过就行。古人以为猫头鹰是一种恶鸟，鸣声象征不吉利，因此用它来作比喻。

梟逢鳩^①，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②。”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③，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猫头鹰遇到了斑鳩。斑鳩问：“您将要到哪里去呢？”猫头鹰说：“我要搬到东方去。”斑鳩说：“为什么？”猫头鹰说：“村里人都厌恶我的叫声，由于这个缘故我想搬到东方去。”斑鳩说：“您能改变叫声，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改变叫声，即使搬到东方，那里的人还会厌恶您的叫声。”

①梟(xiāo消)，猫头鹰。 ②徙(xǐ喜)：迁移。
③更(gēng耕)，改变。



弥子瑕爱于卫君（卷十七《杂言》）

本文是一篇讽刺性的说理杂文。作者通过卫卫国君对宠臣弥子瑕同一行为的褒贬变化，揭露宠臣的命运取决于君主的爱憎。讽刺君主以个人爱憎用人论事，毫无是非。

弥子瑕爱于卫君^①。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②。弥子瑕之母疾，人闻，夜往告之，弥子瑕擅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贤之曰^③：

“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游果园，弥子瑕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而忘其口味。”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故尝矫驾吾车^④，又尝食我以余桃。”故子瑕之行，未必变初也，前见贤后获罪者，爱憎之生变也。

弥子瑕深得卫国国君的宠爱。卫国的法律规定，偷驾国君的车子，论罪要砍掉手足。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听说，就连夜进宫告诉弥子瑕。弥子瑕擅自驾着国君的车子出去了。卫君听说这件事，赞美他说：“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敢犯砍手足的罪呢！”卫君游览果园，弥子瑕吃桃子，觉得味道鲜美，就不再吃，把留下来的桃奉献卫君。卫君说：“这是爱我而忘掉自己的口味。”等

①弥子瑕，春秋时卫国大夫。卫君：指卫灵公，名元，在位42年。 ②刖(yuè月)，断足。 ③贤：赞美。 ④矫：假托，诈称。

到弥子瑕容颜衰老，卫君对他的宠爱也淡薄了。后来，他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从前擅自驾驶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所以弥子瑕的行为比起当初来未必有什么变化，但先前的行为受到称赞，后来却受到惩罚，这是卫君的爱憎发生了变化。

孔子之宋 （卷十七《杂言》）

由于外貌相似，孔子被误认作宋国要犯阳虎，受到宋国士兵包围。子路气得要动武，孔子叫他一起唱歌，居然就此消除误会解了围。它表现孔子自信仁义人与不仁义人的内在气质不同，并且相信可以用仁义人的举止风度消除世俗的误会。本篇以此赞美了圣人，宣扬了儒教。

孔子之宋^①，匡简子将杀阳虎^②，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③。子路怒^④，奋戟将下斗^⑤。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⑥，礼乐之不修^⑦，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⑧。

孔子到宋国去，匡简子正要杀阳虎。孔子长得很象阳虎，因此士兵就包围了孔子的房舍。子路很生气，举起戟要去和他们搏斗。孔子阻止他说：

“多么讲究仁义的人也不能避免世俗习气！《诗

①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往，到。宋：宋国。②匡简子：宋国大夫。阳虎：字货，春秋后期季孙氏的家臣，挟持季桓子，据有阳关（今山东泰安南），掌握国政，权势很大。公元前502年，他企图废除三桓的势力，被击败，出奔阳关。次年出奔到齐，后又经宋奔晋，为赵鞅家臣。③甲士：披戴铠甲的士兵。④子路：孔子的弟子。⑤奋：举起。戟（jǐ）：古代的一种兵器，是矛和戈的合成体。⑥《诗》《书》：《诗经》、《尚书》。⑦修：治理，研究。⑧三终：指唱歌唱完了三遍。

经》、《尚书》不学习，礼乐不振兴，这是我孔丘的过错。如果我的相貌象阳虎，那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天命呀！仲由来唱歌，我来和你。”于是子路唱起歌来，孔子跟着唱，唱完三遍，士兵便解围了。

齐大旱之时（卷十八《辨物》）

本篇写齐景公祈雨的故事。他提出收税祭祀山神或河伯，以求雨。晏子指出山神和河伯也怕干旱，需要雨水，所以建议齐景公和山神河伯一起竭诚求天降雨。显然，天降雨并不是由于景公的诚心感动上天，也不是晏子向天求雨的见解正确，而是反映了晏子审天屈君、以行仁政的政治思想。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水^①，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②？”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③。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雨，发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④？”晏子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⑤，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⑥，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⑦。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于乎！其惟有德也。”

①祟(suì岁)，兴妖作怪，造成灾祸。②灵山：在山东临朐县东北二十里。③祠(cí词)：祭祀。④河伯：即河神。⑤鳖(biē憋)：甲鱼。⑥灵山：此指山神。⑦树：种植，耕作。

齐国大旱的时候，齐景公召集群臣问道：“天已经很久不下雨了，百姓都露出饥饿的神色。我派人占卜，说是在高山广水有鬼怪作祟。我想稍稍收点赋税来祭祀灵山之神，可以吗？”大臣们没有人回答。晏子上前说：“不可以，祭祀山神是没有好处的。那灵山本来是以石头作为身躯，以草木作为头发，上天长久不下雨，它的头发将会枯焦，它的身体将会烤热，难道它不希望下雨吗？祭祀灵山没有好处。”景公说：“这样不行，我打算祭祀河伯，可以吗？”晏子说：“不可以，祭祀河伯没有好处。那河伯以水作为国家，以鱼鳖作为百姓，上天久不下雨，水泉就会减少，百川将要枯竭，它的国家就将灭亡，它的百姓将要灭绝了，河伯偏偏不用雨吗？祭祀它有什么好处？”景公说：“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晏子曰：“君主如能诚悬地离开宫殿，露宿野外，与灵山、河伯共同忧患，大概有幸会下雨的吧！”于是景公真地走出宫殿，到野外露宿。过了三日，天果然下起了大雨，百姓全都能种植耕作。景公说：“好呀！晏子的话可以不采用吗？他就是有德的啊。”

起死回生 (卷十八《辨物》)

本文记述扁鹊为赵王太子治病的故事。赞美他高明的医术、求是的医风和谦逊的医德。文末将医比政，讽刺了不可救药的乱国之君。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不但突出扁鹊不信巫术，不信夸张，而且强调起死回生并不可能，“特使夫当生者活耳。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表现出卓越的医学见解和科学精神。

扁鹊过赵王^①，王太子暴疾而死^②。鹊造宫门曰^③：“吾闻国中卒有坏土之事^④，得无有急乎^⑤？”中庶子之好方者^⑥，应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鹊曰：“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活太子^⑦。”中庶子难之曰：“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⑧，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⑨，以刍为狗^⑩，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⑪。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柎^⑫。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盲莫^⑬，炊灼九窍而定经

①扁鹊：战国时勃海郡鄚（今河北任丘）人，姓秦，名越人。医术精妙，擅长各科。因诊治秦武王病，被秦太医令李醯妒忌，派人杀害。有人认为扁鹊是轩辕时名医，而战国郑医秦越人，医术独冠当代，故以此号之，非越人自称。过：拜访。②疾：病。③造（zào爆）：到，去。④卒（cù促）：突然。坏土：此指葬埋丧事。⑤得无：岂不是。⑥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和相国的侍从官。⑦郑：应为“鄚（mò莫）”。《史记·集解》引徐广说：“郑”当为“鄚”。⑧苗父：传说是上古神医。⑨菅（jiān肩）：草名。根部坚韧，如细竹丝，可编织席子。⑩以刍（chú锄）为狗：古代结草为狗，供祭祀时用，祭祀后扔掉。⑪平复：病愈康复。⑫俞柎（fū夫）：一作“俞跗”，传说是黄帝时良医。⑬盲（huāng荒）：指心脏和膈膜之间部位。莫（mò末）：通“谟”，谋划。

络^①，死人复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甚大，所见者甚少。钧若子之方^②，岂足以变骇童子哉？”扁鹊曰：“不然。物故有昧掇而中蚊头^③，掩目而别白黑者^④，太子之疾，所谓尸厥者也^⑤。以为不然，入诊之，太子股阴当温，耳中焦焦，如有嘤者声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报赵王，赵王跣而趋^⑥，出门曰：“先生远辱^⑦，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则粪土之息^⑧，得蒙天履地而长为人矣。先生不有之，则先犬马填沟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鹊遂诊之，先造轩光之灶^⑨，八成之汤^⑩，砥针砺石^⑪，取三阳五

①九窍（qiào翘）：耳、目、口、鼻等七窍及前阴、后阴。②钧（jūn均）：调和，调理。③昧（mèi妹），昏暗。掇（tì替）：古代的首饰，能搔头。中（zhòng重）：射中目标。④别：辨别。⑤尸厥：一种假死病。⑥跣（xiǎn显）：光着脚走路。⑦辱：屈尊。⑧粪土之息：古人称自己儿子为粪土息，一种谦称，犹言贱子。

⑨轩光之灶：灶名。一种特制的开敞光滑的煎药灶具。

⑩八成之汤：八分熟的汤水。⑪砥（dǐ底）：磨刀石。此作动词用。石：石针。砺（lì利）：粗糙的磨石。

输①，子容持药，子明吹耳，阳仪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矫摩②，太子遂得复生。天下闻之皆曰：“扁鹊能生死人③。”鹊辞曰：“予非能生死人也④，特使夫当生者活耳⑤。夫死者犹不可药而生也。”悲夫！乱君之治不可药而息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⑥。”甚之之辞也。

扁鹊拜访赵王，赵王的太子突然得病身亡。扁鹊来到宫门说：“我听说国都里突然出现了丧葬之事，该不是发生紧急了吧？”中庶子是个喜好方术的人，回答他说：“是这样的。王太子突然得病死去。”扁鹊说：“你进去禀告，说郑国医生秦越人能救活太子。”中庶子责问他说：“我听说上古有

①三阳：《史记·正义》引《素问》云：“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太阴、少阴、厥；太阳、少阳、阳阴也。”五输，即五会。输是“会”之误。指百会、胸会、气会、腰会。②子容、子明、阳仪、子越、子游，都是扁鹊的弟子。③生死人：使死人复活。④予：我。⑤特：只，仅。⑥“《诗》曰”句，见《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板》。意思是说，错误越多，就象火势一样炽盛，濒临死亡，良药也难救活。熇熇（hè hè）：形容火势炽盛。

位医生叫苗父。苗父治病时，用菅草编织席子，用柴草扎成狗，面向北方进行祈祷，只念十句咒语罢了。那些搀扶来的病人或是抬着来的病人，都能病愈复原，您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我不能。”中庶子又说：“我听说中古时有位医生叫俞柎。俞柎治病时，能触摸病人的脑髓，除掉膏肓中的疾病，烧药草灸九窍而稳定经络，使死人重新为活人，所以人称‘俞柎’。您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我不能。”中庶子说：“先生的医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用竹管窥天，以锥子刺地，所要窥视的物体是那样的大，而您所见到的物体又是如此的小。凭着先生这样的医术来调理，难道能够哄骗吓唬小孩子吗？”扁鹊说：“不是这样。事物原本就有这类情况，有时在昏暗中用搔头簪能击中蚊子的头，有时蒙上眼睛能辨别出黑白的东西。太子的病，就是所说的‘尸厥’。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可进去诊察一番，太子的大腿和阴部应当是温的；耳中焦燥，象有人吹口哨的声音，都可以治好。”中庶子进宫禀告赵王，赵王光着脚快步走来，出宫门说：“先生远道屈驾而来，有幸光临我处，先生幸而治好他，那么贱如粪土的孩子就能戴天踏地而长大成人了。如果先生不调治他，那么他就比犬马命短，先填没沟壑了。”话没说完，眼泪就沾湿了

他的衣襟。于是扁鹊就给太子诊治，先制造一个轩光大灶，煮熟八分的汤水，在磨石上磨针，取三阳五会经脉穴位进行针灸，子容捣药，子明用药末吹耳，阳仪叫唤神魂，子越扶起身躯，子游用力按摩，过一会，太子就得以复活了。天下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扁鹊能够使死人复活。”扁鹊告诉大家说：“我是不能使死人复活，只是使那些应当活的人让他活着罢了。死人是不能用药物救活的。”可悲呀！乱国的君主是不能用药物使它复苏的。《诗经》说：“多将罔罔，不可救药。”这是极为形象的说法。

裸 葬 （卷二十《反质》）

本文记述杨王孙坚持死后裸葬的故事。他并不根本反对孝道的丧葬礼法，而是反对奢侈浪费的厚葬风气，因此坚持以身作则，带头裸葬。为此，他以先秦哲学神、魂分离的学说和庄子返朴归真的自然思想以及传说唐尧薄葬的典范，论证了裸葬的合理。不难看出，除了提倡节约外，他的论述中含有朴素的唯物观点。

杨王孙病且死①，令其子曰：“吾死欲裸葬，以反吾真②，必无易吾意。”祁侯闻之③，往谏曰：“窃闻王孙令葬④，必裸而入地，必若所闻，愚以为不可⑤。令死人无知则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于地下也，将何以见先人？愚以为不可。”王孙曰：“吾将以矫世也⑥。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世竞以相高，靡财殫币⑦，而腐之于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归者得至，而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⑧，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乃合道之情。夫饰外以夸众，厚葬以隔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而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

①杨王孙：汉代城固人，治黄老术，家业千金。
且：将娶。 ②真：本原，本性。 ③祁侯：杨王孙的好友。
④窃（qiè切）闻：私下听说。 ⑤愚（yú于）：自称的谦词。
⑥矫世：匡正世俗。 ⑦靡财殫（dān丹）币：浪费财物，竭尽金钱。
⑧冥冥：专默精诚。

块然独处^①，岂有知哉？厚裹之以币帛^②，多送之以财货，以夺生者财用。古圣人缘人情^③，不忍其亲，故为之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矫之也。昔尧之葬者^④，空木为椁^⑤，葛藟为絨^⑥，其穿地也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于无用，不损于无益。今费财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谬哉，可谓重惑矣！”祁侯曰：“善。”遂裸葬也。

杨王孙病得快死了，嘱咐他的儿子说：“我死后要用裸葬。为的是回复我的本质，千万不要改变我的主意。”祁侯听说这件事，便前去劝他说：

“我私下听说王孙您嘱咐安葬，一定要裸体埋入地下。如果真象我所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是不可以的。假使死人没有知觉就罢了。如果人死以后有知觉，

①块然，孤独的样子。②币帛，古代丝帛可作交易的货币，故称。这里指丝绸。③缘，由于。④尧：唐尧，传说是上古的贤明帝王。⑤椁（dǔ）：匣子，这里指小的棺材。⑥葛藟（lěi）：一种蔓生植物，纤维可供编织。絨（jiān）：绳索。

这就是在地下杀戮尸体，还怎样去见祖先呢？我认为是不可以的。”王孙说：“我是想以此来矫正世俗。厚葬对于死者实在没有益处，可是世人却以此竞相争耀，浪费财物耗尽钱币，而让葬物在地下腐烂。或者就是今天埋进去，而明天就被挖出来，这真是与暴露尸体在荒野里有什么两样呢！至于死亡这件事，是人结束一生的变化，也是物的回归为物。回归的能够达到目的，而变化的能够变为异物，这些物各自返回到它的本质。它的本质默默存在，看它没有形状，听它没有声音，这才是合乎道的真情。修饰外表来向众人夸耀，用丰厚葬殓来隔绝本质，使回归的不能达到目的，变化者也就不能变为异物，这是使事物各自失去他们本然。况且我听说，人的精神是上天所有的，人的形体是大地所有的，精神离开形体，而且各自都返回到他们的本质，所以叫做鬼。鬼的意思是归。它的尸体孤独地躺在那里，哪里还有知觉啊！厚厚地用货币布帛裹着尸体，多多地送财宝货物给尸体，这是剥夺活人的财用。古代的圣人由于人情，不忍心让他们父母裸体埋葬，因此就制订了葬礼法度。现在则超过了礼法范围，所以我想用裸葬来矫正世俗。先前唐尧的安葬，把木头挖空做个棺槨，用葛藟草搓成绳索把棺槨捆起来。他挖地为墓穴，地下不断泉水，地

上不冒臭气。所以圣人活着容易高尚，死了容易埋葬，无用的东西不添加，不被无益的东西所损耗。现今浪费钱财而厚葬，死去的人不知道，活着的人又不能取用，真是荒谬啊！可称得上最大的糊涂了！”祁侯说：“太好了。”于是杨王孙死后就把他裸葬了。